

推薦序 王汎森	1
緣起	
金瓜石、九份、牡丹坑，三大金礦分足鼎立	
金瓜石：「亞洲第一貴金屬礦山」美譽	9
一、序曲	
被時光淡忘的金色山城	16
二、居所位置的階級區分	22
三、有故事的石階	29
四、「上品送金九，下品送臺北」	
一應俱全的供應社	34
五、停止脈動的人潮與聲音	
各出奇招的生意手法	38
六、公學校	
學童募集，努力招生	42
七、永遠的所長：三毛菊次郎	
打造十三層選礦廠	46
八、公學校與小學校的紛爭	
輪流的第一名	50
老師，什麼是強姑魯？	56
九、阿繡與赤瀨校長一家的情誼	
十、戰敗國民的悲哀	60
十一、祈堂路的風光	
「日時全乞食，暗時全紳士」	
酒色財氣帶來偷拐搶騙	64
十二、日治時代的娛樂	
看電影先寄放木屐	72
十三、金瓜石的貴人——「仁祥仔叔」	76
十四、勸濟堂	
被盜取的石燈籠	
抽鴉片的父親	78
十五、臺北初探索	
去臺北開孔明車	84
十六、謊言織就的「五二七瑞芳事件」	
監獄老人的坦白	90
十七、逐日枯竭的礦源	
人為造就的土石流浩劫	94
十八、鑿岩工養成所	98
十九、礦坑裡的性別歧異	102



目錄

二十、工殤事故	105
暗夜裡的悲愴哭聲	
二十一、溫州人的眼淚	112
省吃儉用的四萬多日圓匯款	
二十二、小夏的故事	118
從扒土工到鴨頭工	
二十三、礦工職業病：「矽肺症」	124
沒有一個溫州人的肺部是好的	
二十四、青草祭	126
神明允諾的靈藥	
二十五、埋骨金泉寺	129
二十六、黑暗戰俘營	132
悲慘的戰俘命運	
一紙緊繫生死的密令	
二十七、被戰爭奪去光采的金礦	138
千奇百怪的偷金法	
盜採黃金的「九寶」	
煉金樓變成「抓扒仔室」	
二十八、改朝換代的山城政治風貌	146
外行管內行，逐日紛亂的礦區	
二十九、語言再教育	152
日語、臺語全忘記，只准說國語	
辛苦的老師與迷糊的學生	
三十、總工程師：胡笙的故事	157
專業有料的外省工程師	
三十一、舊皇族與太子賓館	161
三十二、銅煙	166
以銅養金，賠上了環境	
生計與環保的角力	
三十三、三十五億元的禮樂煉銅廠	174
三十四、火燒山與颱風的重擊	180
三十五、混合的宗教信仰	184
盛大的盂蘭盆會祭典	
媽祖遶境，永保平安	
三十六、改天，帶你去美麗的金瓜石	192
老金瓜石人的回憶地圖	
後記	206



緣起

臺灣東北角一帶，自數百年前便流傳著產金的傳說，十九世紀末在此發現砂金與金礦後，吸引蜂擁而來的人群來到金瓜石、九份一帶採金。砂金主要落在河中，僅須下水淘洗即可，相對的，露出地表或藏在地底的金礦礦脈，則須經過開採、提煉等一系列程序才能採得「粗金」，這些露出地表被開採的礦脈，即是俗稱的「露頭」。當時不僅河川兩旁佈滿淘金客，聚集在露頭附近的人群也把各處的岩壁鑿得坑坑洞洞，導致土石崩塌、土石流的災難不斷。不分晝夜，四處都可見人群進進出出，有人滿懷希望而來、有人得意而去。人與人各分地盤，互有糾紛，清朝政府為了避免事端擴大，於是設立「金砂局」管理，同時也抽取礦稅。

金瓜石、九份、牡丹坑，三大金礦分足鼎立

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中日發生甲午戰爭，臺灣在馬關條約中割讓予日本，日本治臺之初，對臺灣礦業抱持相當大的期待，認為臺灣的金礦礦藏不僅豐富，分布範圍也廣，日本學者橫堀治三郎甚至發表演說，主張臺灣東部蘊藏十分驚人的金礦量，據他的估算，這

批金礦一旦開採出來，價值根本是天文數字。橫堀治三郎的演說在日本國內引起很大的轟動，促使日本政府更積極投入相關的履勘探測作業，但他們也很快發現，除了金瓜石、九份與牡丹坑，其他地區的金礦量都不具開採價值。金瓜石、九份、牡丹坑這三個緊緊相鄰的礦區於是成為臺灣最重要的三大金礦產地。

當時能取得這幾個地區礦權的人，都是與日本政府關係良好的實業家。金瓜石與九份兩個礦區的礦權分別由田中長兵衛與藤田傳三郎兩位取得，木村久太郎則因在牡丹坑一帶發現新礦脈而崛起。由於三大礦區緊緊相鄰，所以當時便有人呼籲應進行合併以擴大規模，至於誰併誰則尚無定論。不久，牡丹坑金礦因為在挖掘過程中越界採金，遭到田中長兵衛的嚴重抗議與索賠，加上木村久太郎在基隆經營煤礦，獲利頗豐，無心再涉足金礦業，於是乾脆將牡丹坑的礦權讓出，成就了金瓜石與牡丹坑的合併事業。三大金山中剩下金瓜石與九份並立。

金瓜石與九份兩地的舊名其實各自不同。金瓜石原名「九份」，九份原名「煥仔寮」，所以在某些日文舊籍中記載的九份，其實指的是金瓜石。金瓜石與九份這兩大金礦的發展各有波折。九份（即煥仔寮）的礦藏最初很受各界期待，這份期待吸引藤田傳三郎這位實業家投資大筆資金，引進許多的機械設備，希望在此開創一番事業，但是開採數年後，藤田傳三郎却開始後悔當初的決定，他預測九份的礦藏並不如想像中豐富，加上開採以來，他一直為工人盜金以及礦區管理不易等事頭痛不已，於是 he 很快萌生退意。當地開礦的人力向來由基隆顏家的顏雲年供應，因此藤田傳三郎在眾多競逐礦權名單中，讓出價格較低的顏雲年取得礦山經營權的租約。

顏雲年接手後，採取完全不同的管理制度。他放棄過去藤田傳三郎的直營制，改採包租制，與承包商約定抽成比例，然後將礦區劃分成各區發包出去；承包商又再轉包，由承包者自行承擔採金成敗的風險。

由於九份金礦礦脈厚薄不一，分布零散，採取承包者自負成敗的方式可激勵各人的動能。於是經常可見有人在一地挖坑又在另一地掘洞，沒有次序，多靠經驗與運氣。因為是個人承包，不可能採用任何先進的採礦技術與機器，於是採礦的方式不僅沒有與時俱進，反而比過去倒退，日本人更譏諷這是「狸掘法」。但令人驚訝的是，這種落伍的開採方式的判斷有誤，也在巨額獲利下，擁有足夠的資本取得完整的經營權，成立了「臺陽礦業株式會社」。九份也成為全臺唯一由漢人經營的金礦礦區。

金瓜石：「亞洲第一貴金屬礦山」美譽

金瓜石則有完全不同的命運。金瓜石礦藏的黃金含量高，品質佳，所以最受矚目，取

得礦權獨占經營的田中長兵衛最初因經營釜石礦山成功而崛起。釜石礦山位於日本東北地方，是日本近代製鐵的發源地，安政四年（一八五七）製鐵成功的那一天——十二月一日，便被定為鐵的紀念日。釜石礦山先由官方經營，但因重大挫折而廢山，而在日本政府決定廢山後，許多人都對釜石礦山表示興趣，如藤田傳三郎便曾提出購買製鐵相關設備的申請。但田中長兵衛的眼光更高，他決定重新操作高爐，並且在試驗四十幾次後再次製鐵成功，於是順利從政府手中取得釜石礦山礦權，成立了釜石礦山田中製鐵所。釜石礦山所產的岩鐵很適合鑄造大砲與兵器，與國防工業的關係甚深，這很可能是田中長兵衛能取得金瓜石礦權的關鍵原因。

田中長兵衛取得金瓜石礦權後，成立「金瓜石礦山田中事務所」，自任社長，田中清擔任所長。在開採之初，金瓜石頗有新興礦山的無限前景，但在藤田傳三郎退出九份的經營權後，田中長兵衛也因為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經濟不景氣，在日本的事業發生危機，連帶影響了對金瓜石的經營。為節省成本，擔任所長的田中清決定停止製煉礦砂，轉以採礦、賣礦為主，並且利用運費低廉的海運把礦砂運往日本販售，讓金瓜石礦業的經營單一化。於是，金瓜石擁有的全臺唯一的乾式製煉廠也遭到閉廠的命運。

田中清的這項決定，從成本利益考量來看是合理的，也符合當時的趨勢。由於單一礦山生產的礦砂量通常無法達到足以單獨製煉的規模，委託某製煉所代為製煉，成為日本內地礦山普遍採用的方式。但擔任臺灣總督府礦務課長的福留喜之助，卻持有不同的立場與態度。福留喜之助是一位對礦業懷抱熱誠的學術官僚，他精通中文，遍讀史籍，蒐集了臺灣各地礦脈存在的證據或可能性，並曾多次親身前往各地履勘。金瓜石礦山名義上雖由田中長兵衛所有，但當時的礦業受到政府的管制，所以官方對相關事務握有發言權。對於原本能進行製煉的金瓜石變成僅能採礦、賣礦的情況，福留喜之助顯然不太能夠接受，於是與田中清這一官一民當場吵起來，但吵完架卻沒有得到任何結論。田中清回到金瓜石後，暗中布置，把煉製礦砂的煉爐炸毀，並且謊稱是煉爐意外爆炸所致。這個舉措使得福留無法再堅持己見。從此，金瓜石開採出來的礦砂多被運往日本，賣給位於九州的「佐賀關製煉所」。

金瓜石不再煉製礦砂，而田中長兵衛也在一連串財務危機的打擊下，不僅所擁有的日本釜石礦山被三井財閥併購，連金瓜石的礦權也不保。一九二四年，田中長兵衛的長子田中長一郎來臺處理金瓜石礦業的相關事務，他以股份的方式，把礦山事務所讓給當時在臺的日本大企業家後宮信太郎。次年成立的「金瓜石礦山株式會社」即由後宮信太郎擔任社長。

後宮信太郎是在臺灣發跡的新興實業家，擁有相當雄厚的資本。他在接手金瓜石礦業之初，度過一段慘澹經營的時光；一方面金瓜石金礦產量大不如前，加上世界經濟不景氣，

使整個金瓜石礦業陷入空前的低潮。但是後宮信太郎仍致力於新礦脈的開發，推動開採作業機械化，情況方才漸漸好轉。此後在一波金價上漲風潮中，後宮信太郎更因取得先機而獲利豐厚，贏得「金山王」的美譽。

但金山王的名號終究不敵財閥併吞，經過十數年開採後，金瓜石的礦砂品質已有下降的趨勢，必須汰換採礦設備才能增加產量，但後宮信太郎的資本額有限，倘若冒然進行設備更新，投注成本太多，風險太大。此時，日本大財閥之一的日本礦業公司有意向臺灣發展，旗下的佐賀關製煉所原本即是金瓜石礦砂的主要買主，既有多年製煉經驗，對金瓜石礦砂性質也十分熟悉，因此與後宮信太郎接洽，買下金瓜石的礦山經營權，成立「日本礦業株式會社金瓜石礦山事務所」。後宮信太郎則在同年取得朝鮮金井礦山的礦權，田中清亦隨其前往金井礦山擔任要職。

相較於田中長兵衛、後宮信太郎等中小企業式的經營法，日礦公司挾其雄厚資本，不僅積極進行設備機械化的工作，也選擇新址興建全亞洲最大的新選礦場，此即後來人稱的「十三層選礦場」。新選礦場興建完成後，舊的第一、二選礦場由於產能不敷所需，加上設備老舊，於是廢棄不用。在日礦的規劃經營下，金瓜石的金、銅產量遽增，金礦產量更在一九三八年達到高峰，使金瓜石得到「亞洲第一貴金屬礦山」的美譽。

如同當時報刊所說，個人主義囂張的九份，與獨立自主、人人安居樂業的金瓜石，形成

了完全不同的對比。九份的迷亂奢華與哀淒貧窮同時並存；有人一夜致富，也有人窮途潦倒。財富雖然帶來繁華，但聚集財富的同時也帶來了混亂、犯罪、娼妓、詐騙，以及許多人性最黑暗的部分。相對的，在日本人的治理、日礦規劃下的金瓜石，隱約存在著一種秩序感，無論娛樂或放蕩，都有一個不能跨越的界限。即使常有盜採黃金的傳聞，但也只有在九份，盜金者才敢把黃金拿出來消費；金瓜石則恆長維持它的節制與安定。

時間像篩子，把過去的歷史一篩再篩，只留下美麗的記憶，令許多人懷想思念，屬於過去的、已發生或曾經發生的種種，都隨著記憶凝固下來。如今，金瓜石在風華歲月淘盡一切後，留下了樸素的面目。基隆山旁，這座曾是金鑲銀裹的山城，終於回歸最原始的模樣。過去的記憶憩息在這些山城的人文地景上，撥動一根根歷史的琴弦，訴說那些可能存在或已不存在的美麗故事。

一、序曲

清明時節，微陰早晨，繁富一個人從臺北火車站搭上東部幹線的區間車，坐在一路顛簸的車身中，窗外景物一幕幕從眼前搖晃過去，高樓大廈的建築漸漸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整片的樹叢，偶而會有幾棟高樓夾雜出現在一片青山綠巖間。

繁富戴著黑底有前沿的便帽，帽沿剛好遮住蒼老的眼角與臉龐，當火車抵達瑞芳站後，繁富站起身，挺起瘦長的身軀，手上提著一把可當手杖的傘，夾雜在年輕男女間，快步從月臺走出火車站。

車站外是廣場，同時也是瑞芳最繁華的鬧區，有連鎖咖啡店、便利商店與小型超市，也有傳統豆漿店、水果攤以及各式小吃與攤販，許多都是頗負盛名的老店，與火車站共同經歷數十年的歷史，吸引許許多多的外來客。

儘管如此，廣場前卻只有一條小小的馬路，連紅綠燈也不需要，許多與繁富一起下車的人，不約而同穿越馬路，走到廣場對面的公車站牌下等車。

這些年輕男女一群群站在一起，有些人愉快地談笑，也有人手上拿著旅遊手冊，手冊上印著密密麻麻的日文字，繁富看了一眼，這些日文正是關於金瓜石的旅遊資訊，加上幾張



九份與金瓜石老街與景點的照片。金瓜石與九份這兩座金礦山因為曾經歷日本統治，保留許多日治時期的聚落與礦業遺跡，因此成為年輕一輩的日本男女來臺觀光的景點。手冊上所介紹的，正是這些過去的歷史記憶。

搭上公車後，繁富選擇左側靠窗的座位，隨著公車行進，日光與陰影不斷交錯灑落在窗邊與座位上，在常年有雨的東北角，陽光似乎顯得格外親切與可愛。公車很快從平地駛入山區，在山間一圈圈往上爬坡繞行，山路右側是山壁，左側是蔚藍的大海，可以清楚地看見孤立海中的基隆嶼。沿途雖設有公車站，卻幾乎沒有人上下車，於是，約莫才十分鐘的時間，公車便已來到九份，一些乘客在此下車，車內原本嘈雜的人聲頓時安靜了許多。

金瓜石車站 臺金公司時期的金瓜石車站是金瓜石與外界聯絡的中樞，臺灣省公路局客運往來基隆、瑞芳與金瓜石間。如今公路局的標章已不復見，建物經整修後作為黃金博物館區的遊客服務中心。



364436

稍做停靠後，公車很快駛過基隆山側，當基隆山在左側出現時，海景也被阻隔在外，眼前已是群山環繞的金瓜石。相較於觀光業發達的九份，金瓜石山城顯得寂靜許多，人聲、車聲似乎都被隔絕在群山之外，沿途沒有商店，只有許多不起眼的平房，以及幾處無人居住的荒地與墳墓，整座山城就像一座古老的小鎮，仍保留了樸實的特色。

從車窗看出去，一幕幕的山林景色，不同的蕨類、草叢與樹木，溫柔含蓄地，展現它們的活力。繁富打開窗，讓山風吹進來，感受不同於車內空調的涼意，以及山城植物的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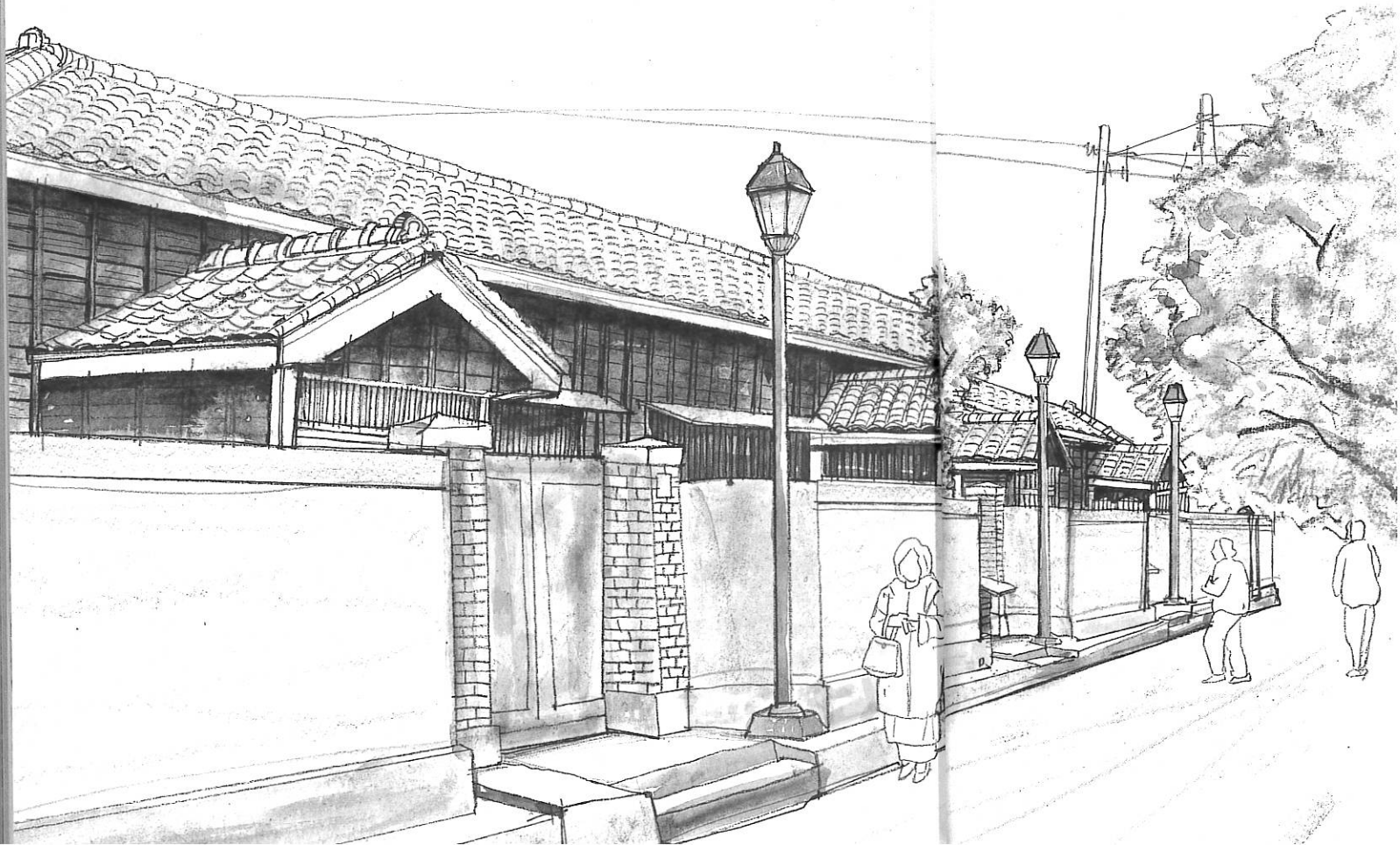
很快地抵達公車的終點博物館區，繁富慢慢走下車，園區入口處的紅磚道，在明亮的空氣中閃耀光芒，引導人們行進的足跡。

被時光淡忘的金色山城

一百年以前的金瓜石，曾因蘊藏豐富的金礦而受到矚目，早

期先有日本政府進行開發，二次大戰後，金瓜石的礦權易手，轉為國民政府的臺灣金屬礦業公司所有，隨著礦藏日減，臺金公司在一九八〇年代正式關廠，金瓜石也漸漸被人們所遺忘。

在一座被遺忘的山城中，時光似乎也停止流動，整個地區靜悄悄地，幾乎連聲音也沒有。即使在此後的二十多年中，臺灣社會經歷許多劇變與轉折，金瓜石卻似乎完全不受世俗喧囂的影響，靜止在二十世紀後半的某個時間點。直到進入二十一世紀，金瓜石終於又因為它的礦業遺跡而受到注意，許多礦業機具被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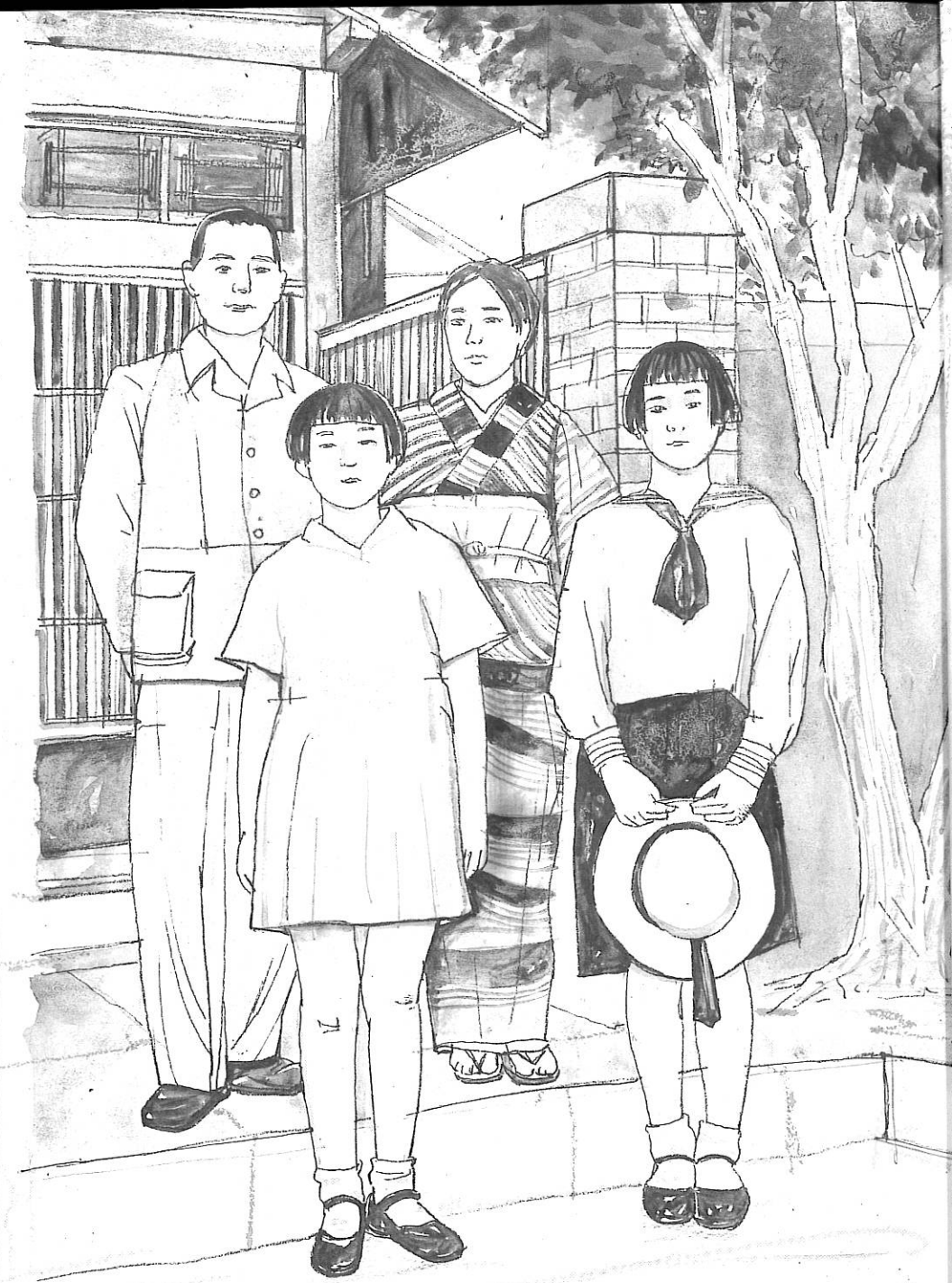
四連棟日式宿舍前 無論看過四連棟幾次，都會想再多看它一眼，看它內斂的光華，古樸的色澤，在昏暗與明亮交錯空間中，感受時空的移轉。

存下來，許多房舍也被重新修建，整座山城的模樣跟過去的記憶有點相似又不盡相同，彷彿脫胎換骨一般。

過去園區的入口處曾是客運總站，也是金瓜石對外聯絡最重要的地方，牆面上曾高掛「金瓜石火車站」六個大字，如今這棟建築已改建為博物園區的遊客中心，公車站旁曾是臺金公司的拱門入口，如今也被拆卸下來。不變的是拱門入口旁的小亭子，過去總會坐著一位警衛，登記訪客的資料，如今這位警衛退休，也離開了，換上的是一位年輕而陌生的保全人員。

沿紅磚道走去，位在右側的是博物館重新翻修整建完成的四連棟日式宿舍。這間日式宿舍，無論是日治或臺金公司時期，都僅供高級職員居住，一般礦工根本無緣進入。在這二十多年的空白歲月中，高級職員紛紛離開金瓜石，四連棟也漸漸頹圮，直到如今，才因重建而恢復舊觀，並且對外開放參觀。

在導覽人員的指引下，繁富與其他遊客一起走進這間過去不易進入的日式宿舍，撫摸那兩扇合掩的木門，看著在天光雲影間閃動光芒的屋瓦，繁富把臉貼近，重新感受這個地方曾給予他的回憶。屋內充滿檜木香味的空氣，似乎有一股魔力，把人拉進那既虛幻又真實的美好時光。沒有時代的變遷、動蕩與變化，時間似乎停在往昔某個有溫柔陽光的午後。



日本家庭合照 曾經居住在四連棟內的一戶日本人家，父母與兩個女兒一起站在門前合照。許許多多年後，當照片中的小女孩已年長年老，才因小學校同學會的機緣重回此地，並以這張照片重新建立起她與金瓜石所聯繫的記憶。

二、居所位置的階級區分

在山城金瓜石，住所位置與山坡地的高低，代表的不僅僅是視野的寬窄大小，也是居住者身分高低的表徵。身分高的人住在高處，身分低的便住在低處。

繁富過去所住的祈堂路，屬於本地礦工住家或商家的集中區域，位於山谷間，並有「內九份溪」從中截切而過。由於山谷空間有限，祈堂路上的房舍結構十分密集，家家戶戶彼此相連沒有空隙。從上往下俯瞰，便可看見許多黑簷斜頂的低窄房舍，油毛氈的屋頂一塊塊貼滿祈堂路的四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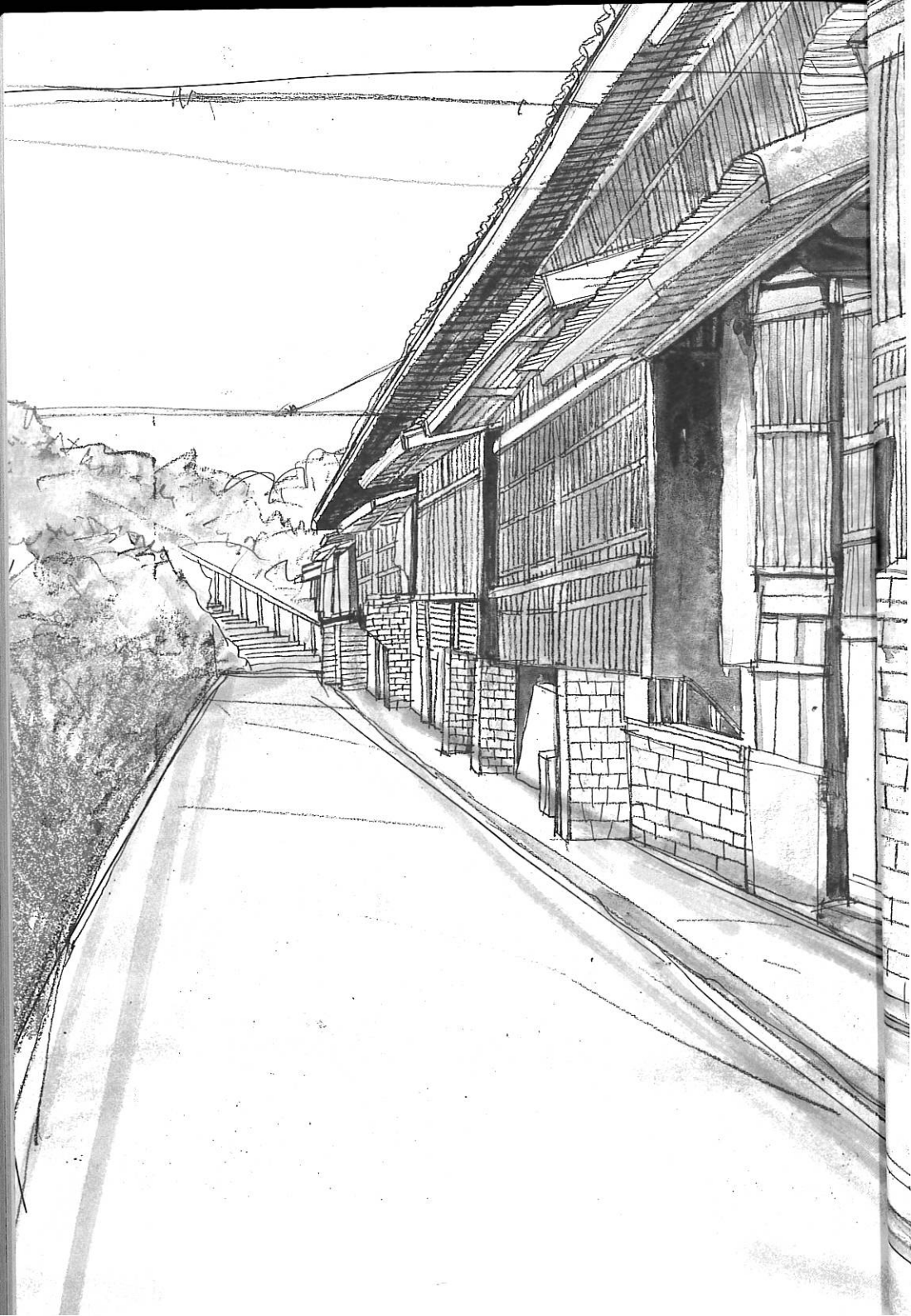
在山坡地的中段處，是監工的住所，當地人稱三列厝的連棟式長屋，這三列長屋的門戶都朝向同方向，所以每戶都只有雙號門牌，沒有單號的住家。三列厝興建之初，主要供日本礦工居住，所以採取比較不講究的長屋形式，但因山城的人口愈來愈多，位於金字塔最下層的礦工不得不把長屋讓出來，遷往祈堂路去，而空出來的長屋則改由監工居住。監工中有日本人也有本地人，他們的職級雖較公司的職員低，但又比礦工高。

在山坡地高處，是包括四連棟在內的日式宿舍區。這些日式宿舍多半是獨棟、雙併或連棟的形式，往往以檜木為建材，採用黑瓦屋頂、紅磚牆、木頭窗櫺，樑柱支撐或在窗框交接處以卡榫銜接，前庭後院多半有一片小空地供栽植花卉草木。每間都有獨立的衛浴設備與自來水系統，每一區則有消防栓與消防設備。

日本戰敗後、國民政府尚未完全接管金瓜石的那段短暫期間，在日本人離開金瓜石，人去樓空的時候，不少本地人開始爭搶這些日式宿舍。繁富當時曾得到一位日本友人知會，得以在第一時間遷入這位友人所住的宿舍，對繁富而言，這間宿舍所代表的不僅是住所，還象徵他與這位友人的情誼，以及許多珍貴的回憶。他始終記得午後坐在院落一角的情景，看著眼前的院落圍牆，以及寬敞明亮的空間，感覺那景緻之美，以及淡雅、簡單，乾脆又不銳利的氛圍。

這些日式宿舍向來是本地人希冀入住的房舍，想入住的當然不會只有一兩個人，每個人只要占到一點空間就不肯離開。於是在那段時期，常可見三四戶人家、十幾個人擠在一間宿舍內，原本寬敞的室內空間變得狹窄，雜亂的日常用品把剩餘的空間瓜分到沒有一點留白處。許多洗過的鍋碗瓢盆被放在庭院裡，院落間扶疏的草木則因無人照顧而漸漸枯萎。廁所、衛浴設備也以最快的速度變髒、變臭。小孩喧鬧與夫妻大聲嘶嚷的聲音；汗臭、尿味以及各種形容不出的味道交雜在一起，聲音、味道變得跟祈堂路相似。

隨著日式宿舍區的居住環境惡化，繁富很快地又搬回祈堂路。其實不管願不願搬離，在國民政府接管金瓜石後，本地人馬上從這些日式宿舍被驅逐出去。取而代之的是臺金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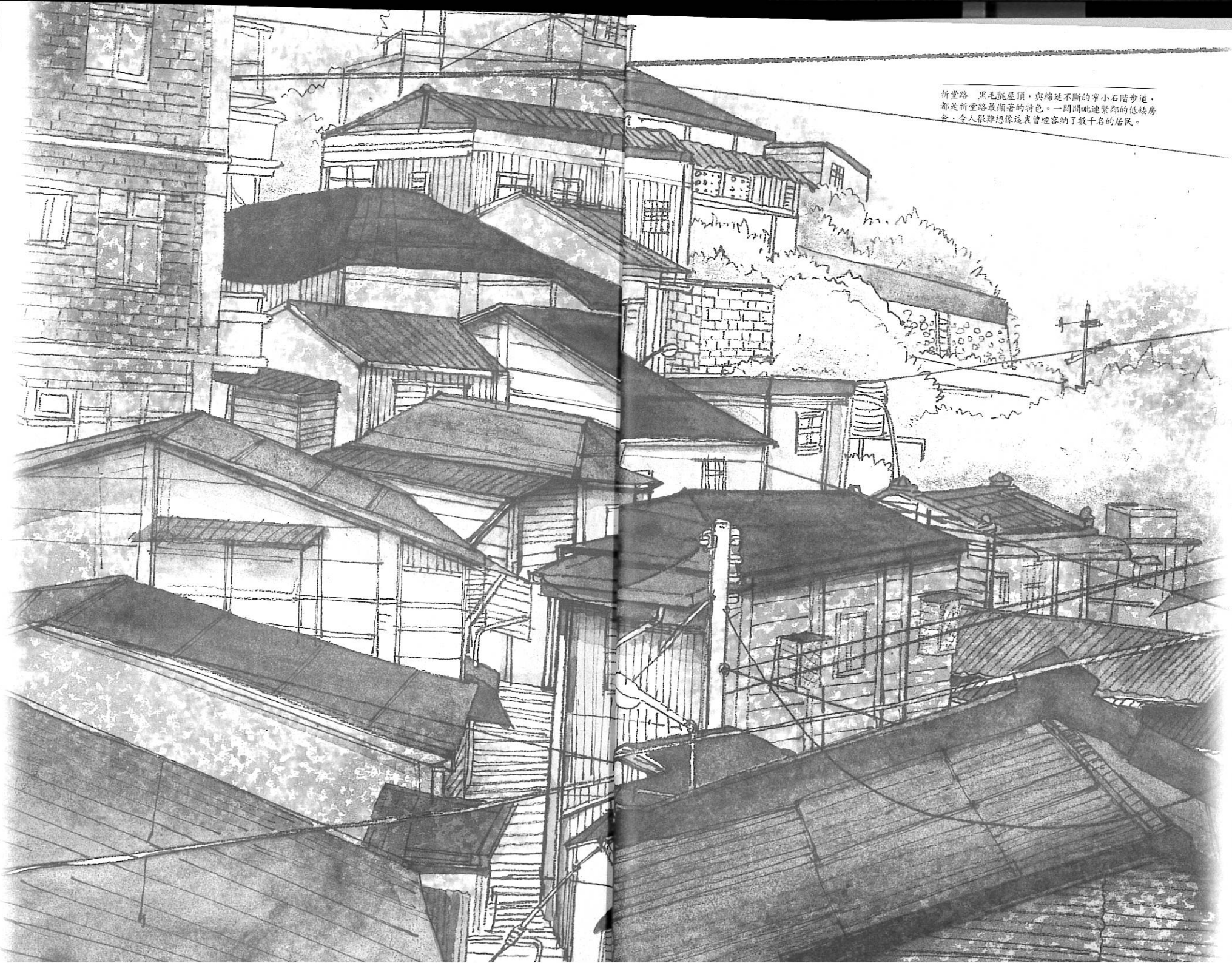


的高級職員入住，繼續高高俯瞰山谷間祈堂路上的本地礦工。

如今，這些高級職員宿舍有的拆除有的頹圮，只有這間四連棟日式宿舍，在經過一番整建後，以原本的樣貌座落在紅磚道旁。博物館的導覽人員告訴繁富，四連棟在經過多年荒廢後，不少建材其實不堪使用，尚可用的建材也必須重新保養，當初的整建過程十分費時費力，老師傅們必須將整棟建築解體，對尚可用的建材進行清洗、防蟲與防腐的處理。而因為日式宿舍的建材在臺灣早已停產，不得不進口越南檜木，但老師傅們仍盡可能讓新建材的顏色、質感與尺寸能與原本的建材相符。最後再以日式傳統工法施作，將新舊建材組裝建造成四連棟。也許，金瓜石所有日式宿舍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想望，都共同凝聚在這四間連棟的宿舍上了。

日式宿舍門前一景 從四連棟所在處往上坡段走，便可見一排日式宿舍靜靜的座落於山林之間。這是除了三列厝以外，金瓜石少數保存完好的長屋式宿舍。住在宿舍中的耆老遇見博物館員時，偶而會開玩笑的問他們，何時可以把這些宿舍整修得跟四連棟般美麗。

祈堂路 黑毛氈屋頂，與綿延不斷的窄小石階步道，
都是祈堂路最顯著的特色。一間間毗連緊鄰的低矮房
舍，令人很難想像這裏曾經容納了數千名的居民。





三、有故事的石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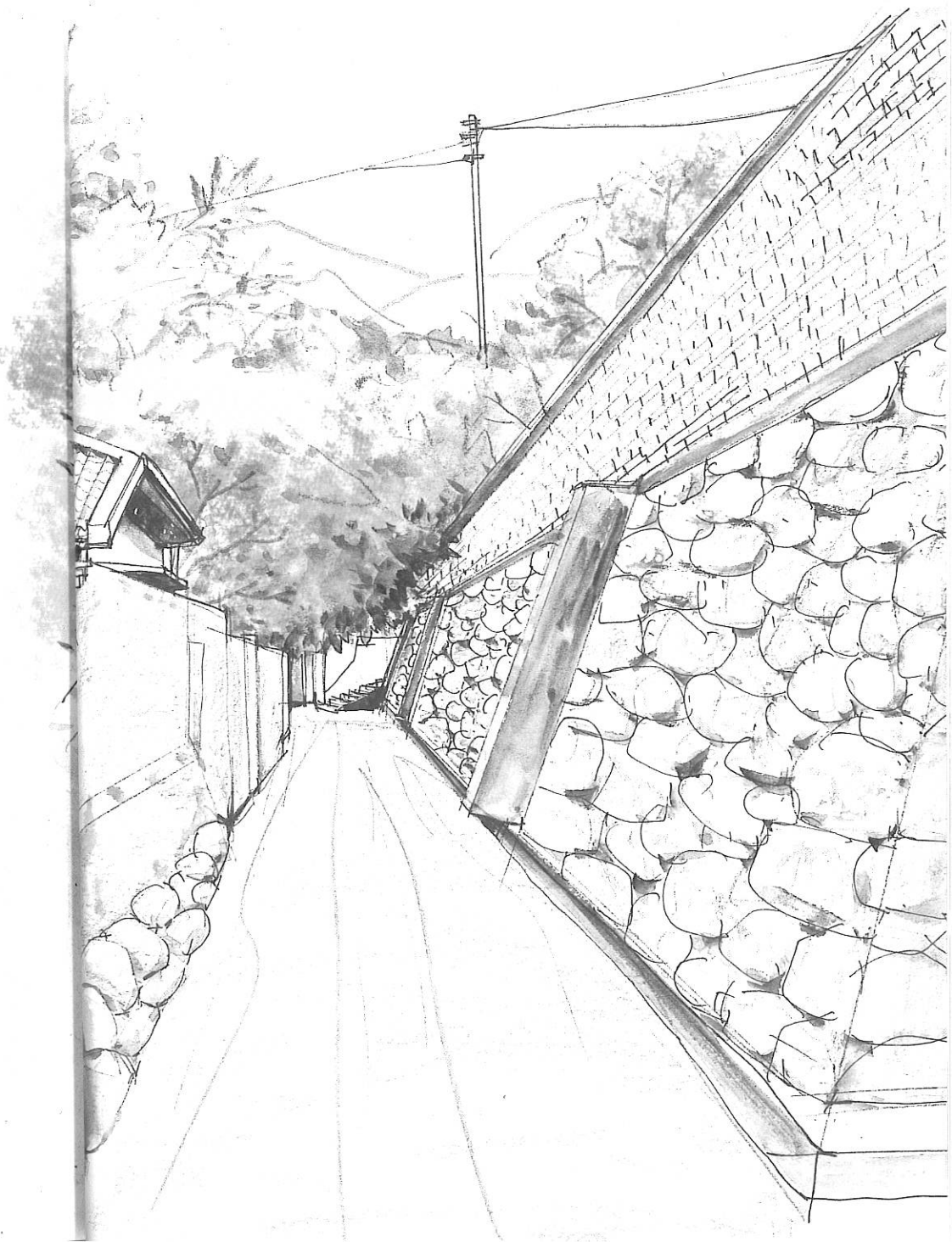
走出四連棟後，繁富沒有隨其他遊客繼續前行，而是折向左側的石階步道，往下朝三列厝與祈堂路的方向走。

石階可說是金瓜石最富特色的地景之一，由於金瓜石的房舍都是沿山坡而建，石階便成為不同地段人家交通往來的主要憑藉。這些石階多半是因應實用、因陋就簡鋪設而成，階面窄，遇雨天時又容易積水變得濕滑難行，走在上面必須十分小心，以免滑倒受傷。除了石階外，還有許多繁複的羊腸小徑與石階銜接在一起，在山谷間曲折地穿過許多房舍地景。石階與小徑，構成了整座山城的主要交通動脈。

對從小生長於金瓜石的繁富而言，行走石階步道早已成為他日常生活中一部分，即便年歲已老，離開金瓜石也有好長的一段時間，但踏上石階步道，對他而言仍像走在平地上一樣。

走過一段石階步道後，出現在眼前的五號路，即過去監工所住的三列厝所在。過去的五號路上，盡是泥土與砂石，一旦下雨，整條路就變得泥濘難行，金瓜石一年有兩百多日的雨天，於是這條路也有兩百多天是泥濘的樣子，久而久之，連繁富也忘了它原先的模樣。

祈堂路石階 對金瓜石人而言，每天爬幾百級的石階，已如家常便飯一般。當地的許多耆老，即使身形已有些佝僂，卻仍能以你所料想不到的速度自由上下於山谷各處。



如今五號路鋪上柏油，雖然變得好走，但卻少了一種滋味。繁富每邁出一步路，總不免有走得太快的錯覺。

五號路的一側是三列厝，一側是人字砌駁坎^註的石壁。日治時期，石壁內層挖有防空洞，戰時若遇空襲，附近人家或行人便可躲入防空洞避難。在第一列長屋的最右端，則是繁富的兒時玩伴阿繡的家。

阿繡的房舍外觀仍維持舊時的模樣，入口玄關及相對寬敞的正廳，雖然採光略嫌不足，但通風極佳，雖是木構房子，但在多雨的金瓜石卻沒有濕霉的味道。繁富站在門口，沒有多作張望，已可從窗外看到屋內的情景；不必敲門或按鈴，屋內的人已可發現外頭來了客人。

「在家啊！」

「剛出去一下又回來，沒什麼代誌做。」

隔了許多年沒見的兩人，一見面講的話，卻好像鄰居間的閒談。也許是因為放在數十年的人生中，這段時間的分別，只是人生中的一小部分罷了。

註

人字砌駁坎、石砌駁坎是山坡地開發時，為維護邊坡穩定所構築的擋土設施。砌駁的訣竅，在於以穩定的三角錐法將石塊砌成一個個穩定的結構體。由於其結構體的外觀呈人字形，故稱作人字砌駁坎。

人字砌駁坎 日治時期，石壁內層挖有防空洞，戰時若遇空襲，附近人家或路過的行人便可迅速躲入洞中避難。如今這些防空洞都已封閉不用，甚至連入口也找不到了。



石階步道 過去林立於石階步道兩旁的日式宿舍，如今都已成為斷垣殘壁。重新修整過的石階，與四周荒涼的景象，形成明顯的對比。

四、「上品送金九，下品送臺北」

日治時期，阿繡原本也住在祈堂路上，與繁富家是鄰居，日本戰敗之初，阿繡也在一位日本友人的知會下遷入三列厝中居住，當時注意到三列厝的人較少，所以阿繡一人便占到一整間房。當國民政府將日式宿舍區的人驅離時，卻獨漏三列厝這一區，阿繡最初還懷著志忑的心情，也做好隨時遷離的準備，但時日一久，見沒有事發生，便定居下來。

繁富與阿繡兩人的年齡相仿，在祈堂路上既是鄰居，在學校裡又是同班同學，兩人常有許多話聊。對繁富而言，阿繡是一位奇人，她喜歡讀書，但最常讀的不是學校課本，而是各式各樣的文藝小說。阿繡的腦袋總是裝滿許多文藝小說的新鮮情節，繁富不常讀這類書，卻可從阿繡那邊聽來許多故事。

一應俱全的供應社

從公學校畢業後，阿繡先留在學校當了兩年校工，後來又轉往金瓜石當地的供應社工作。供應社相當於現在的福利社，由日本礦業公司經營，位於日式宿舍區旁，屬於日本人居住生活圈的一環，販售許多食物與日常生活用品，由於販售的物品種類多，價格又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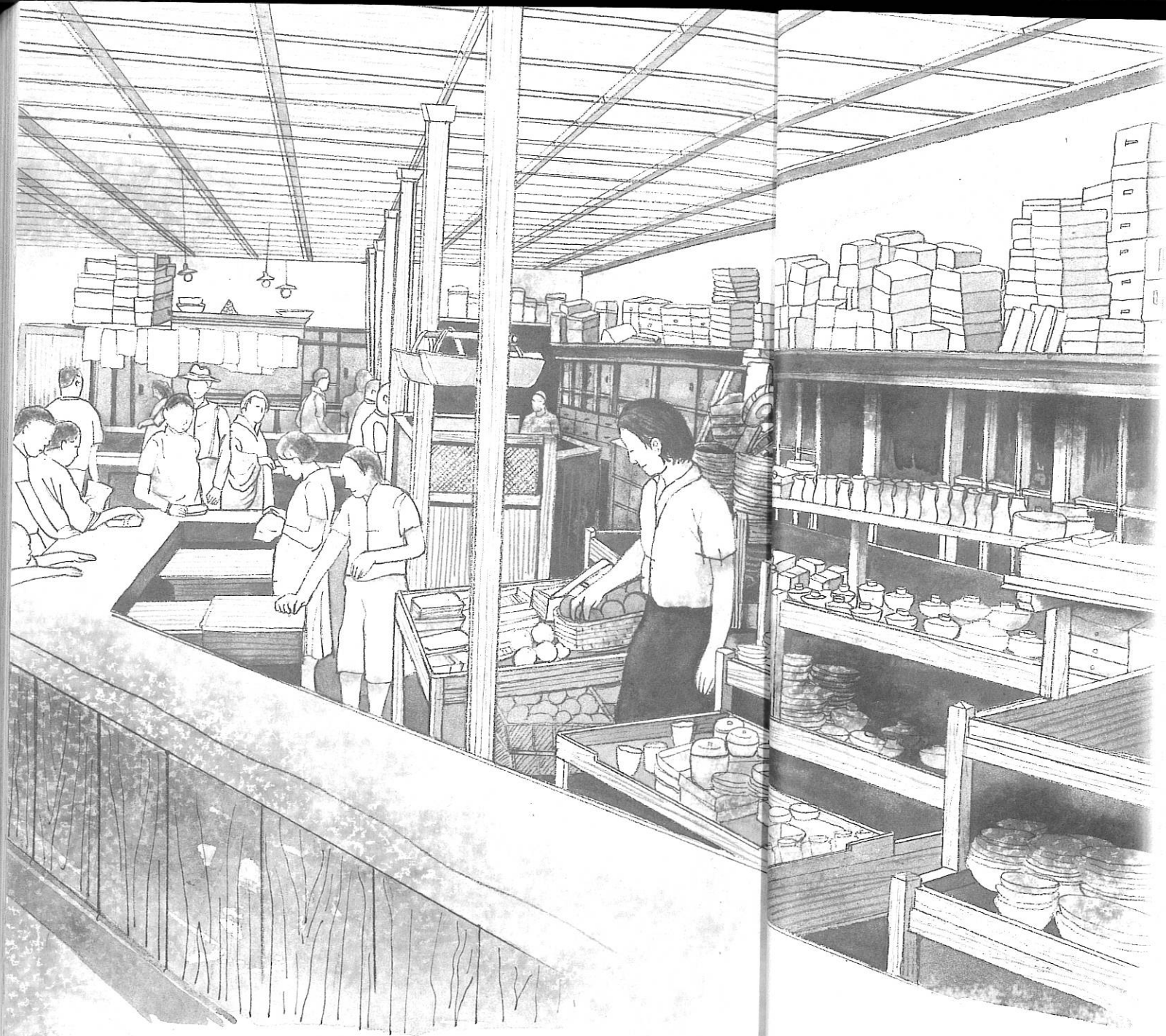
宜，而且金瓜石僅此一家，所以店內總是人滿為患。

過去金瓜石的居民曾經高達兩三萬人，供應社為了滿足山城居民的生活需要，每天都派出一輛輛的大卡車，不斷把貨物從臺北、瑞芳送上山，連米也是以幾百包的數量往這裡送。人們常在供應社還未開門的清晨時分，在門口大排長龍，等門一開，便蜂湧而入搶購生活用品。

供應社的二樓是倉庫，用來堆積貨品，當一樓的貨品不足時，便以滑梯將貨品送入一樓的店面。在人多擁擠的時候，那道滑梯幾乎一直滑下貨品，供顧客們購買。那個時代流行一句話說：「上品送金九，下品送臺北。」意思是好的、新鮮的都先往金（瓜石）九（份）送，因為這地方的人消費得起。

山城的居民，大多數都受雇於日本礦業公司，其中以當礦工最多。受雇日礦公司的礦工都會分配到一本白簿子，憑著這本白簿子，每月可以在供應社以記帳方式購買固定數量的食物與生活用品。公司給予礦工的配額很大，基本上都足夠一個家庭一整月使用。尤其有一部分是公司所提供的免費配額，超過的部分才會依記帳金額的多寡，打折後從次月薪水中扣除。由於不必付現，所以大家在供應社總是恣意採購，看到什麼就買。

為了處理記帳作業與繁忙的業務，供應社雇用一百多名員工，這些員工中有日本人也有本地人，但以女性為多。於是清晨時分的供應社，往往一邊是在門口排隊的顧客，另一邊



是一百多位站在門口等待主管點名的員工的壯觀隊伍。也因為員工實在太多，往往點名點到一半，前頭的人便先進去預備開門營業。

阿繡在供應社中主要負責記帳的業務，每天坐在櫃檯旁負責登記顧客購買的貨品，人多的時候，往往連喘口氣的時間也沒有，只見登記票券一張張被撕下來，一捲捲被拿走用完，沒多久用完的票券就堆成一大疊，必須找人把這些票券送往會計室做帳。

供應社 白天的供應社，是整個金瓜石最熱鬧的中心，周圍都是攤販與商家，而供應社內所陳列的各式生活用品，也吸引來熙來攘往、不斷進進出出的人潮。即使在供應社已塌倒而僅存地基的今天，這些繁華的過往卻像昨日的景況一般，似舊又新地存留在人們的記憶中。

五、停止脈動的人潮與聲音

對阿繡來說，供應社就像是山城的心臟脈動。在她出生前，供應社就已經存在，直到日本戰敗，供應社才被迫關閉一小段時間，但在國民政府接手金瓜石後，供應社很快又重新開張。阿繡總說：「沒有供應社，整座山城的活動就會停下來。」供應社人潮的聲音好像成了供應社的標誌，遠遠地就可聽到，在夏日寂靜的午後更顯得嘈雜，但對阿繡而言，一旦少了這些聲音，這裡就不是金瓜石了。

但供應社的繁華卻在臺金公司時期漸漸走到盡頭。臺金公司時期的金瓜石，由於礦藏漸少，以致昔日盛況不復見，許多貨品的第一運送地不再是金瓜石而是臺北。加上供應社附近開有許多私人商店，販賣的東西跟供應社相似，價格又不貴，成為強力的競爭者。當冰箱開始流行成為日常家電用品後，人們不再擔心保鮮的問題，可以一次購足較多的食物，於是有不少人也會結伴前往九份採買生活用品。九份的物價比金瓜石略低，加上兩地距離不遠，對金瓜石的店家形成了更大的挑戰。

各出奇招的生意手法

為了要在競爭中脫穎而出，有些店家便會想出不同的點子，如折價促銷或販售新奇事物等。最令繁富印象深刻的，是曾有一家店引進新鮮魚貨，成為當地的一日新聞。金瓜石在地緣上雖然離深澳港很近，但因地處山間，加上當時交通不甚方便，當地居民能吃到的魚貨種類十分有限，而且往往不太新鮮。因此當這批新鮮魚貨一陳列出來，沒多久便被搶購一空，而且每進一批都會很快賣光。其他店家見有利可圖，也紛紛效法，讓金瓜石居民在吃魚方面有了更多的選擇。諷刺的是，供應社卻在數月後，才由臺金公司的主管開會決定，引進新鮮



供應社員合照 在供應社工作的幾位員工，大家約好一天，盛裝合照留下紀念。

的魚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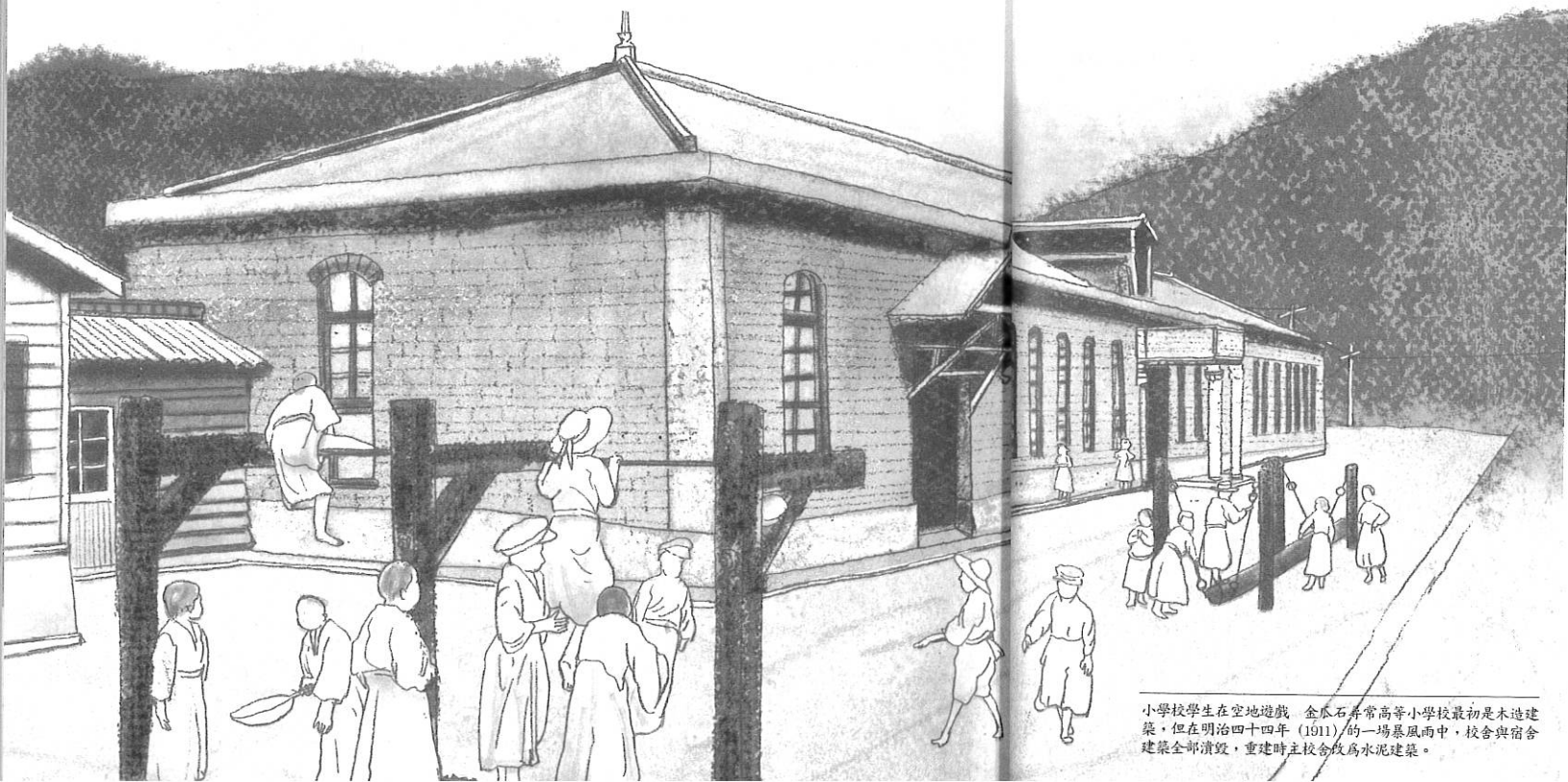
種種因素使供應社變成臺金公司的負累，於是當臺金公司的礦業營收走下坡時，首先便針對供應社下手，結束並轉讓供應社的經營權。當時人們並不認為供應社能帶來多少利潤，但阿繡卻開始四處奔走，尋求同事合資，共同頂下供應社繼續經營，而她也真的做到了。然而，隨著臺金公司的閉廠，人口外移，來買東西的人一個個離開了。過去人潮洶湧的場景彷彿海市蜃樓的虛像。當山城居民散盡，供應社入不敷出，最終仍不得不上歇業熄燈的結局。而在此後的二十多年中，阿繡再也聽不到過去的人潮與聲音。

時至今日，阿繡已不願再走回這處舊址。她低聲和繁富說：「前幾次作颱風，尤其是琳恩颱風，風刮得又猛又強，聽說把供應社的屋子都吹倒了。」

「這幾年，以前的日本同事都會回金瓜石，大家都會去供應社看看。」阿繡很平靜地說：「我都沒有跟去看，只聽他們說，供應社都沒了，只剩下地基而已。」

繁富沒有說話，他慢慢轉頭想看看四周，遠處傳來一陣嬉鬧的歡笑聲，那是從五號路旁的中學裡傳來的，為這座寂靜的山城增添不少活力。阿繡笑了笑說：「幸好有這些中學生，這裡總算多了一點熱鬧的聲音。」

五號路的一端是當地中學的籃球場，許多學生都在此打球。這塊空地旁的建築是過去日礦公司的銅加工廠，隨著金瓜石礦業沒落，工廠也跟著關閉，相關設備被清理一空，留下空蕩蕩的廠房。如今則成為當地中學的體育館。這所中學是全金瓜石唯一的國中，它的所在地是日治時期金瓜石尋常高等小學校的舊址。若沿著五號路往下走，則是瓜山國小的所在地，也就是當年的公學校。



小學校學生在空地遊戲。金瓜石尋常高等小學校最初是木造建築，但在明治四十四年（1911）的一場暴雨中，校舍與宿舍建築全部潰毀，重建時主校舍改為水泥建築。

六、公學校

過去在清朝統治下，臺灣民間主要以私塾的方式教育下一代，常由地方人士聘請有功名的士人為西席，利用如「勸濟堂」這類公共空間講學。私塾與現代學校教育最大的不同，在於現代學校講究分級、分班，私塾則否。在私塾裡，不同年齡不同程度的小孩聚在一處，依個人程度讀不同的教本：初級的可從《三字經》、《千字文》讀起，進階者則學習《詩經》、《大學》等書。

日本治臺後引進學校教育體制。臺灣總督府更採納日籍官員的建議，在全臺實施兒童義務教育，這類義務教育當時即便在日本本土也尚未普及，臺灣可謂開風氣之先。當時針對日、臺籍的兒童採取分別教育的方式，日籍兒童在小學校，臺籍兒童則入公學校。

小學校的師資、教材與教學內容，一律比照日本本土小學校的規定，所以小學校學生的程度往往較同年級的公學校學生高，加上小學校能獲得較多的資源，相關設備學習環境也比較好。



小學校學生以日籍兒童為主，但有關係的本地人，如學校老師的孩子，只要日語的聽說能力沒問題，往往也能進入小學校就讀。沒有關係或管道的本地人，從公學校畢業後，若繼續讀小學校的高等科，同樣也能進入小學校。高等科相當於初中部，當地小學校因設有高等科，等於是小學部與初中部並存，所以在校名上特別加了「高等」兩字，成為「金瓜石尋常高等小學校」。整個基隆郡，金瓜石是唯一設有尋常高等小學校的地方。

當時，本地人入高等科就讀的並不多，除了家庭環境必須

公學校學生上課情景 日本老師的嚴格是出了名的，學生在老師的督責下，絲毫不敢放鬆精神，挺直腰桿坐著，有模有樣的握著筆桿練習寫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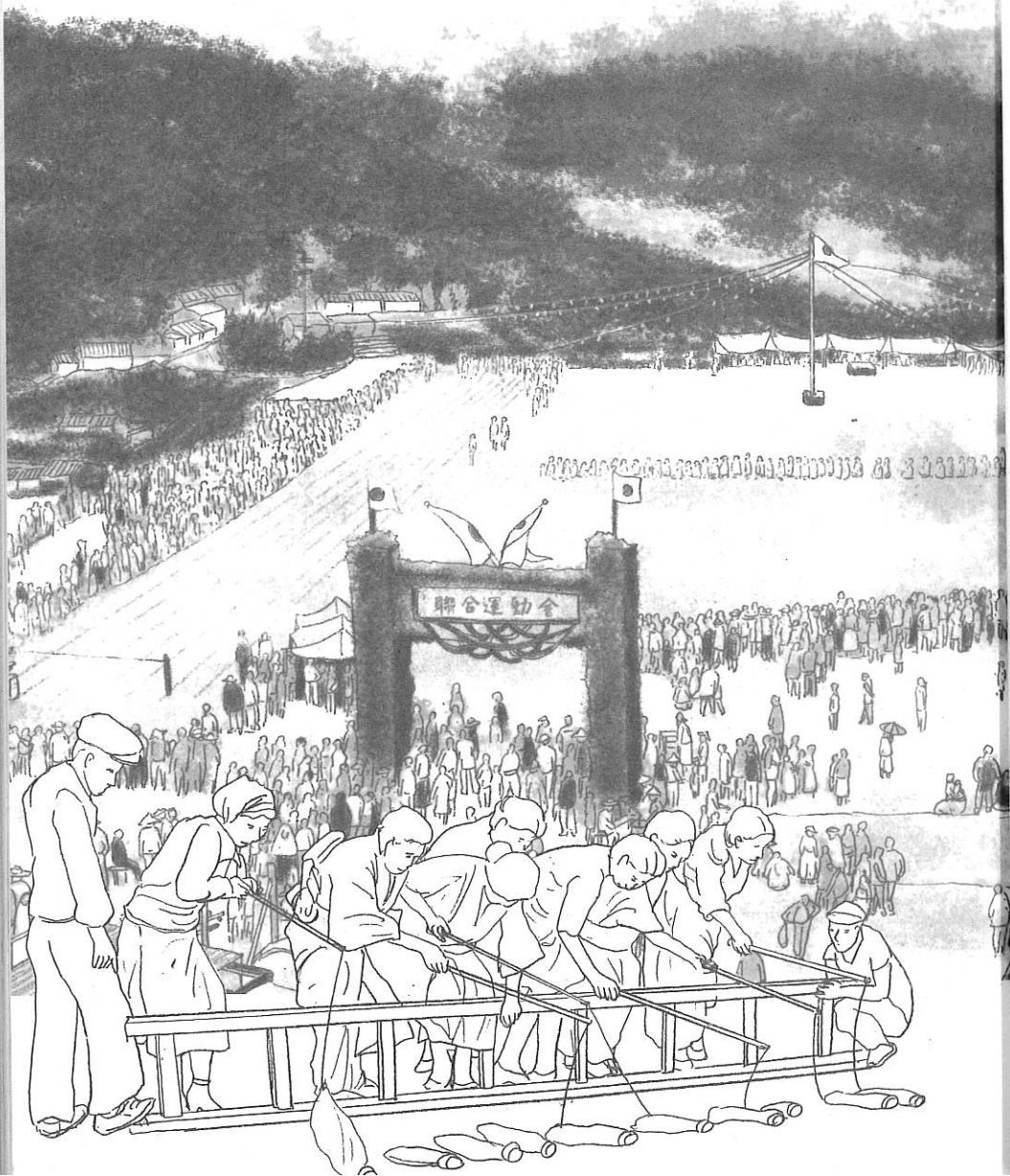
能支持，以及有意願升學、投考中學校的人才會到高等科上課。阿繡便常語帶驕傲地告訴繁富，她弟弟曾讀過高等科，並且考取基隆中學校，可惜因為戰時常有飛機轟炸，學校停課，以致無法完成學業。

學童募集，努力招生

金瓜石在明治四十年（一九〇九）已經有小學校，公學校的設置則遲了許多，直到大正七年（一九一八），瑞芳公學校才利用金瓜石日式宿舍旁的一塊空地成立分校。分校最初的規模很小，僅有兩個班，只招收一到四年級生，四年後，即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分校才有完整的一到六年級的編制，可獨立培養畢業生，並獲升格為獨立的公學校。

在金瓜石公學校成立之初，本地人對義務教育的概念仍不熟悉，也不了解教育的重要性，相較於小學校接近百分之百的就學率，本地人的子女不上學的比上學的多。所以每逢開學季節，學校老師總要挨家挨戶訪問，勸導家長送子女入學讀書，這類「學童募集」可說是當時公學校老師的重點工作。有些家長因為不讓子女入學，甚至會在學童募集期間帶子女躲入山間，避開公學校老師的打擾。這些如今看似不可思議的陳年往事，在那個時代幾乎每年都在上演。直到繁富開始上學的年代，即便本地人已漸漸接受義務教育的觀念，但每到開學的那天，仍會有老師到家裡來接他上學。

聯合運動會 每年舉辦聯合運動會時，都是公學校最熱鬧的一段時期。儘管學生仍須到校，但卻跟放假沒有兩樣，可以到處走動遊玩。運動會上有各式競技比賽，也會安排一些特別節目：如讓學生以抽籤擇題，從來賓中找出特定人物等。



七、永遠的所長：三毛菊次郎

在繁富就讀公學校的期間，金瓜石的生活環境卻發生了很大的轉變，昭和八年（一九三三）日本礦業公司接手金瓜石礦權，是造成巨大轉變的關鍵。過去金瓜石礦業曾兩度易主，先後為田中長兵衛、後宮信太郎兩位實業家所有，田中長兵衛與後宮信太郎兩人在日、臺兩地都擁有很高的聲名；田中長兵衛在日本開啟近代製鐵業的新紀元，並為金瓜石礦業奠定基礎；後宮信太郎則因經營金瓜石得到「金山王」的稱號。但兩人對金瓜石礦業都只算是中小企業式的經營法，規模有限。

日礦公司屬於日本財閥鮎川義介所有，資本規模自然不是田中長兵衛與後宮信太郎兩人可以相提並論的。日礦在取得金瓜石礦權後，旋即投下巨資興建廠房與更新設備，並且對外大量招募人員，包括兩千多名的溫州華工也在此時進入金瓜石。

隨著日礦公司的職員、礦工與華工越來越多，金瓜石的居民數也以不可思議的速度迅速增加。隨這些職員、礦工一起前來的家眷子女，不僅為供應社帶來擁擠人潮，為祈堂路帶來絡繹不絕的行人，許多空地蓋起兩層樓的房舍。公學校的學生人數激增，教室數量嚴重不足，一個班往往有六、七十名以上的學生，加上設備老舊不足，這些都成為急需解決的

問題。在此關鍵時刻，三毛菊次郎來到金瓜石。

對繁富而言，三毛菊次郎不是陌生的名字，本地人也流傳著關於這位所長的許多事情。繁富在公學校讀書時，便有幾次機會從遠處看過這位所長，三毛菊次郎頭髮梳得很整齊，留著兩撇小鬍子，穿著筆挺的西裝，很有那個時代受歐風影響的日本人的形象，也有上等人的模樣。在礦業公司工作的人都曉得，三毛所長畢業於日本最高學府東京帝大採礦科，他原本在日本擔任礦業公司的主管，前途一片看好，但卻願意攜帶妻兒毅然渡海來臺，擔任金瓜石礦山事務所所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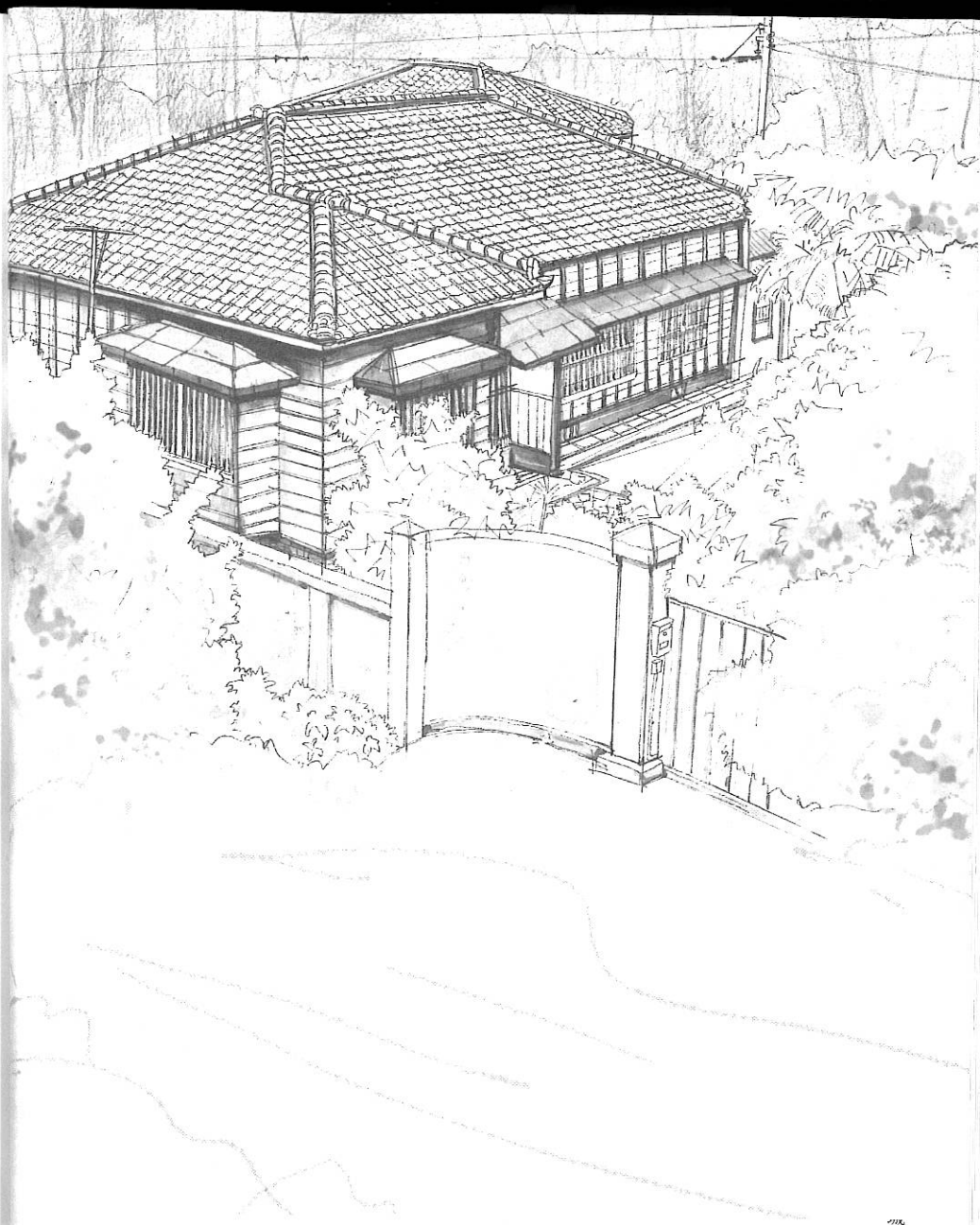


三毛菊次郎

打造十三層選礦廠

三毛菊次郎就任後，首先探勘金瓜石的地形，他很快就決定把廠房全部遷往水湳洞地，以水湳洞濱海處的斜坡為基地，興建新選礦廠，即是後來著名的「十三層選礦廠」。新選礦廠採用最新選礦技術與設備，產量遠高於舊選礦廠，所以在新選礦廠啟用後，幾所舊選礦廠相繼廢棄，形成以金瓜石為辦公與住宅區，以水湳洞為廠房區的景觀。

最讓人津津樂道的，是三毛菊次郎以事務所的名義贊助五萬日圓重建公學校。五萬元



三毛宅 如果沒有三毛宅，也許後來的人就不會曉得曾有
三毛菊次郎這位所長，也不會曉得金瓜石的許多礦業規
模，都是在他手上完成的。

在當時是十分驚人的數目，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在臺北舉行的「臺灣博覽會」，即使規模空前盛大，前後編列的預算也不過六十萬元而已。當時公學校僅有幾間簡陋的教室，位於日式宿舍區旁的臺地上，空間有限，公學校校長赤瀨川榮於是決定把公學校遷往五號路處，擇地另建新校。利用這五萬元以及地方政府配合編列的預算，分別蓋了白灰色的東樓與赭紅色的西樓，以及四棟七戶的教職員宿舍，教室則擴增達十三間。

但在十年後，也就是昭和十七年（一九四二）左右，三毛菊次郎轉調臺北市區的總辦公室，此後繁富便很少在金瓜石看到他的身影。很快的，戶田貢繼任所長，並搬進原本是三毛菊次郎所住的所長宅邸，這間宅邸是獨棟獨戶的建築，擁有十分寬敞的庭院，建築規模在整個金瓜石僅次於太子賓館。

即使如此，人們的記憶卻停駐在這一刻不再翻新，許多年後，很多金瓜石人只記得三毛菊次郎。曾有不少人問過繁富——「日礦公司的末代所長是誰」這類問題，繁富也不厭其煩地回答，但總沒什麼人記得住「戶田貢」這個名字。在多年以後的今天，曾有多任所長搬入遷出的所長宅邸，也被人們逕稱作「三毛宅」。

八、公學校與小學校的紛爭

繁富剛入學時，公學校尚未改建，他每天都得走數百級的石階到日式宿舍區上學。當時同學對日語還不熟悉，所以校方安排臺籍老師負責大部分的低年級課程，不少臺籍老師是公學校畢業後留在本校教書，所以和學生十分親近。

當時，每週一的第一堂課，公學校都會安排「修身」課程，教導天皇所頒布的《教育敕語》與為人處世的基本觀念。另有國語（日本語文）科與算術科，國語科又細分為讀方、書方、話方與綴方四項，所占課程的分量最重。此外，每週還有兩堂漢文課教授中文，以臺語發音為主。

可能是當時年紀太小，繁富對這些臺籍老師的記憶不多，惟有一位臺籍老師最令他印象深刻，他是一位劍道高手，而且職等很高，屬於高等官，平日不苟言笑，一旦有劍在手時，那股氣勢常讓人看了不禁發抖。也因為羨慕這種威風，所以體育課教劍道時，繁富便特別用心學，希望自己能學到這位老師十分之一的厲害就好。

升上中高年級後，大多數老師都是日本人，日語授課成為常態，漢語的課程也沒了。這些日本老師很有武士道精神，他們重視的不只是功課成績的好壞，更強調人格的養成，所

以在課堂上，大家總是坐得直挺挺的，很少有人敢分神想其他的事情。那個時代體罰是很常見的事，加上老師常常採取連坐或團體制裁，所以學生每天被老師打個幾下是很正常的事，甚至也有被老師打到不敢來唸書的例子。

儘管如此，繁富卻有許多和這些日本老師有關的回憶。記得有一次，同班的阿土看上雜貨鋪賣的一把小刀，又沒有零用錢買，阿土家是賣煤炭的，阿土的媽媽習慣把賣煤炭的錢鎖在一只黑皮箱中，於是阿土便拿鐵絲

把皮箱撬開，偷了五角錢買刀帶到學校。下課時阿土便拉著繁富一起躲在教室的角落把玩小刀，這柄小刀製作得很精細，兩人看得愛不釋手，還相互作勢用小刀戳刺對方，沒想到這個動作卻被從走廊經過的赤瀨校長見到，這柄小刀也理



比賽劍道的學生



所當然地被沒收。

繁富與阿土那一整天心裡七上八下，阿土應該更害怕——既怕被處罰，又怕老師追問錢的來源。等到第二天，老師把兩人叫去，卻只是一直規勸他們，說「若刺傷了人，你們的一生就完蛋了」這類的話，講著講著，老師自己甚至掉下淚來。

在那一刻，繁富心中突然起了一種感覺，覺得老師是真心在關懷他們，而非只把教書當成工作。常聽長輩說，這些日本老師很多都是離鄉背景隻身來臺，把全部心力放在教育上，所以父母也常告誡繁富，必須尊敬老師，聽老師的話，沒有這些老師的無私奉獻，他們就沒有讀書受教育的機會。直到今天，繁富仍深深記得這位老師的姓名。

輪流的第一名

另一位日本老師也很愛護學生、為學生著想。記得那年學期末，這位老師發完成績單後，把包括繁富在內的幾個人留下來，他讓大家集中坐在座位上，沈默了好久後才說：「我是日本人，而你們是臺灣人的孩子……」繁富不懂老師的用意，只是看著老師，見老師繼續說：「你們臺灣人的孩子升學機會大概不多，所以我想來想去，覺得最好讓你們幾個成績好的人輪流有第一名的記錄，對你們日後出社會多少會有好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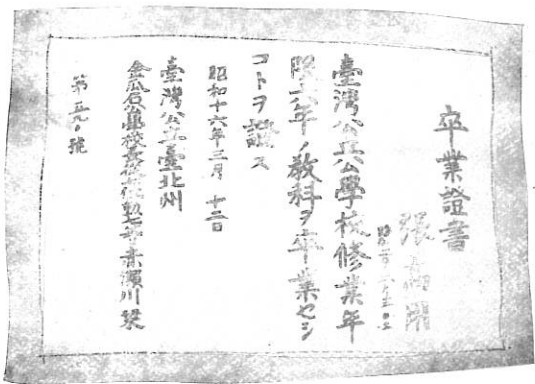
他又說：「你們要好好相處，在畢業以前，每個人都會輪到。」

在畢業的那個學期，繁富也輪到第一名。雖然這個名次在畢業後並未真如那位老師說的發揮作用，但繁富仍把這次的第一名賞狀（即獎狀）好好保存下來，作為對那位老師的紀念。

老師，什麼是強姑魯？

讓繁富印象深刻的還有另一件事。當公學校未遷建前，因為位於日式宿舍區，所以上下學時，總會經過小學校學生的活動區域。小學校學生與公學校學生間向來是不打交道的，但有些小學校學生卻會聚在一起找公學校學生的麻煩，所以公學校學生若是一個人落單，遠遠看到小學校學生，無論對方有幾人，都得繞道避開，以免出事。

據說有些小學校學生還會故意躲在路旁，等人經過時才跳出來，而被堵到的人往往被欺負得很慘。聽阿土說，曾有一位同學落單被堵，又受不了那些小學校學生不斷對他咒罵、丟石頭，於是還手回去。沒想到當天晚上這位同學家便有警察上門盤查，那晚，他家人的害怕不在話下，而那位同學更被他的父親打個半死，聽說還被罰好幾天不准喝水吃飯。



畢業證書 從公學校畢業後，學生都會得到一張畢業證書，證書上有赤賴校長的官等與全名。

因為這個緣故，放學後繁富常與阿土結伴離開，阿土住在勸濟堂，從公學校有一條輕便車道經過五坑到達勸濟堂，兩人都會沿著輕便車道走回家。輕便車即是俗稱的「五分車」，一般是用來運貨，有時也會載客，每次在輕便車道上遠遠看到有五分車來的時候，繁富與阿土便趕會緊跳到路旁讓車通過。五分車上設有兩排座位，載客時乘客兩人一排，背靠背而坐，小小一輛車便可擠上四個人，有時五分車若有空位，兩人也可搭便車。

即使如此，仍不免有狹路相逢的時候。有次繁富跟幾位同學在路上遇見小學校學生，也許對方看繁富這邊人也不少，所以只敢對著繁富他們罵：「強姑魯」、「強姑魯」^註。這個詞書本上沒教，繁富不懂，其他同學也不懂。回到家問父親，卻被父親瞪了一眼，便不再問下去。

第二天到了學校，這一天有音樂課，音樂老師是位日籍女老師，這位女老師脾氣很溫和，所以學生與這位老師的關係也很親近。下課時繁富拉著幾位同學一起趨上前問「強姑魯」這個詞的意思，繁富心裡其實有種惡作劇的心態，想看老師怎麼反應。沒想到老師聽了以後，臉馬上紅了，低下頭來，大家反而因此更好奇，只見老師拿起筆在黑板上輕輕寫了「清國奴」三個字，便不再說話。

當時繁富的年紀還小，只覺得這是罵人的話，沒有太深的感觸。等到畢業後進礦場工作，與日本人接觸的機會多了，才漸漸意識到族群問題的存在。在礦場中，若有誰罵人是「強姑魯」，都會被視為是很嚴重的事。曾有一位日本人便因這類事而受到嚴懲，課長甚至為此把大家召集起來，慎重警告所有人，不准再有這類字詞出現。

這位女老師年輕的時候來到臺灣，把這個地方當作自己的家，全心全意教育與照顧本地小孩。日本戰敗後，她隨著其他日本人一起被遣返回國，但在多年以後，她仍從日本遠道而來，把當初全班師生的合照翻拍加洗送給每位她教過的學生。當過去的事被寫入歷史，離自己愈來愈遠的時候，他也從這位女老師手上收到這張合照，接過照片的當下，他看見老師眼角的皺紋，依稀感到這些皺紋裡好像承擔了什麼。誰也沒想到，這位女老師回國後，卻在一場意外車禍中被奪去生命。

註

「強姑魯」的日原文即「ちゃんころ」，本為「錢」的異稱，但後來發展成是對「中國人」或「清國人」的一種蔑稱。關於其詞義的來源有多種說法，一說這是「清國奴」的臺語發音，在傳入日本後，成為日語的新詞。當昭和年間日本積極對中國出兵時，這個詞便常為許多日本人所使用。

九、阿繡與赤瀨校長一家的情誼

阿繡雖與繁富同班，卻有著十分不同的遭遇，而赤瀨校長也許是改變她生命的關鍵。

在繁富的印象中，公學校時期的阿繡總捧著一本文藝小說，有時薄薄一本，有時則是很厚的一本，無論厚薄，阿繡總是很專注地讀。有幾次繁富曾湊過去看，但看不了幾行就放棄了。阿繡告訴他，她有時為了讀小說，甚至徹夜未眠。

也是這個緣故，阿繡當時便以喜讀文藝小說而聞名，同學都稱她是文學少女，連赤瀨校長也聽說這件事。赤瀨校長是日本鹿兒島人，來臺後曾在臺北的某幾所公學校任教，後來帶妻子與三子三女住到金瓜石。當時阿繡能取得的書籍有限，所以赤瀨校長便找她幫忙打掃校長辦公室，代價則是讓她帶回辦公室內的過期雜誌。由於雜誌內常有小說連載，阿繡當然欣然答應。

不久，赤瀨校長找阿繡加入「女青年團」。青年團或女青年團是臺灣總督府吸收本地青年接受訓練，作為社會教化用的一種示範團體，一些表現優良的青年團或女青年團還會得到表揚。女青年團不時有一些活動，阿繡被指定負責掌旗，藉此遊歷許多地方，不僅跑遍臺北，也曾在臺北公會堂表演跳舞、唱歌。每次阿繡從臺北回來，都會拉著繁富與幾位要



日本家庭合照 日本礦業公司取得金瓜石礦山的經營權後，為增加礦產量，大量引進專門技術人員，遠渡重洋的這群人中有些是單身的，也有攜家帶眷的，他們的子女就在金瓜石出生、成長、念小學。

好的同學講她當次的經歷。

公學校畢業後，繁富進入礦場工作，阿繡則在赤瀨校長的建議下，留在學校擔任校工，由於校工只須負責一些雜務，使阿繡有更多讀書的時間。同一時期，她還在校長家中幫傭，說是幫傭，其實只是幫忙整理房子。這也讓阿繡在校工薪水外，還多了一些額外的補貼。

也因為阿繡的關係，繁富有一兩次機會能跟著阿繡窺看校長家中的擺設，儘管只有短暫的停留，卻讓他印象深刻，也讓他更具體了解阿繡所形容的日本人家的生活。與本地人家的雜亂擁擠比起來，校長家比較大，室內布置簡單又雅致，整個空間讓人感覺十分寬敞。阿繡告訴繁富，她名義上是幫傭，卻沒幫上多少忙，因為校長一家人總是把房子維持得乾乾淨淨。

金瓜石的日本人很少與本地人有較深的私人情誼，阿繡也許是少數的例外，儘管阿繡在當了兩年校工後便轉往供應社工作，並在這段期間結婚，由於工作與家務中兩頭忙，無法繼續在校長家中幫傭，但校長一家人卻極力挽留她，即使最後阿繡確實分身乏術不得不請辭工作時，校長夫人還親自登門拜訪向她道謝。儘管不再幫傭，阿繡仍不時送一些自製的醃物去校長家，維持彼此的聯繫。

每次談到赤瀨校長一家，阿繡眼中總是充滿神采，在她心中，赤瀨校長是一位很講究很有教養的紳士，而校長夫人則是一位溫柔的淑女。她好幾次向繁富形容校長夫婦：「赤瀨校長夫婦的出身都很不錯，他們的生活也很講究。」她也會講一些他們生活的細節，例如：「他們早餐慣例煮味噌湯，沒加多少料，但就是很香，很好喝。」又說：「我也曾學著做，但就是做不出一樣的味道……」不知不覺，校長一家人似乎也成了繁富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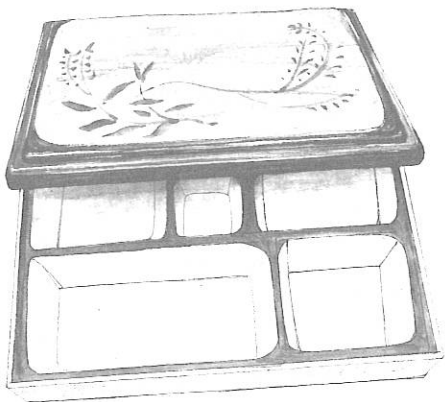
十、戰敗國民的悲哀

過了幾年，赤瀨校長離開金瓜石前往臺北任教，校長一家人則仍住在金瓜石，又過了幾年，日本戰敗，只見校長帶著滿臉倦容回來。在那段時間的某天，阿繡來找繁富，說想與他一起合資買東西。繁富一聽，馬上想到赤瀨校長。他們也將被遣返回國。

原來前兩天校長的女兒西川來找阿繡，表示赤瀨校長夫婦想到許多東西都帶不走，又不想給人糟蹋，所以問阿繡有沒有意願買。西川說，母親特別交代，這些東西只願意給阿繡，若阿繡不買，他們寧願毀掉也不賣。

那段期間，日式宿舍區常見日本人把物品擺在庭院展售，其中有不少很精緻的東西，即使是用過的，也都保持六七成新，而且價格都十分便宜。繁富當時也常過去看，但始終沒有出手購買。如今聽了阿繡提議，又想起昔日在校長家看過的那些家具、碗盤以及一些小東西，也心動了。於是依阿繡的提議，兩人合資，以很低的價格買下這些物品。而這些物品也成為阿繡與赤瀨校長一家人的牽繫。

赤瀨校長一家終究是回國了，但回去一個戰敗國，總是不會有好日子過。有人說，美國人在那邊明目張膽做了很多見不得人的事，一開始繁富還會注意聽，並轉告這些消息給



阿繡，但到了後來，連聽也不願聽了。曾有一段時間，阿繡常找繁富，問他怎麼辦才好，繁富心中一點主意也沒有，只好一邊安慰阿繡，同時也建議她寫信給赤瀨校長一家。

過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後，阿繡才接到回信：校長死了——信上這麼說的。果真如兩人所猜測的，赤瀨校長一家回國後，校長沒工作，所以一家人愁雲慘霧地過了幾年，校長便去世了。兩人看了信，一時也不知如何反應，因為預感成真，倒沒有太多驚訝。加上繁富與阿繡都各自成家，為了工作與家務忙碌不已，竟連哀傷的時間也沒有。倒是阿繡後來告訴繁富，她始終放不下校長一家人，所以在收到信後，省吃儉用幾個月買了一包米，加上一筆足夠買一兩包米的錢當運費，不惜遠道寄米過去給校長一家人，聊表心意。

「十幾年前，西川才有回信，信中說她會來臺

(左)木製便當盒(右)糖果盒 日本戰敗的那段期間，日式宿舍區常見日本人把物品擺在庭院展售，其中有不少很精緻的東西。

灣一遊。」阿繡好像在補述歷史似地對繁富說，因為那時繁富已經離開金瓜石：「西川來了後，就只想去當年她栽的那株樹看看，那株樹旁邊還有一株大松樹，赤瀨校長還在這時，就已經長得很高很茂盛。」阿繡頓了頓又說：「這些年，我雖然待在金瓜石，可是卻很少走動，也不知道那些樹還在不在。帶著西川找啊找，找了好幾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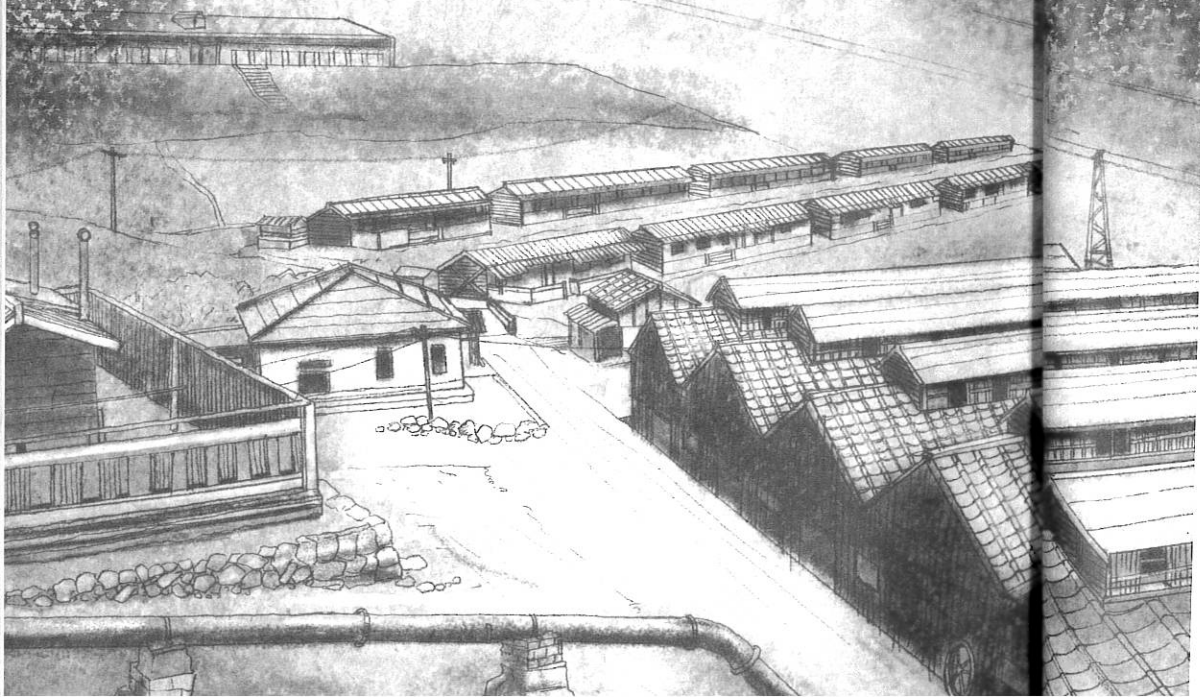
「大概不在了吧！」繁富突然插話進來。

「是啊，她栽的樹也沒了，大松樹也被砍掉剩下半截樹幹。我們又去找赤瀨校長的宿舍，結果那邊的人說，國民黨來了以後，宿舍就被拆了，後來地基又崩了，什麼都沒有了……」

繁富沒有再問，他幾乎可以想像那些他早習以為常的情景。這數十年來，他也曾接待過許多在金瓜石生活過的日本朋友，無論他們是以何種心情回來，最後幾乎都是低著頭嘆氣離開，更有不少人都哭了。

「西川也抱著樹幹哭起來……」阿繡眨了眨眼，淡淡陳述這件十幾年前的往事。

「不過，她的兒子在高中畢業後也來找過我。」阿繡笑了：「還在這邊住了十多天。」



中央停車場 金瓜石各礦坑間常以索道、纜車輸送礦石，並設有纜車間以裝卸貨物。圖右下方即供纜車停靠的中央停車場。右前方一列列排列在山坡上的連棟式長屋，即後來的三列厝，當時住滿了日本礦工。

十一、祈堂路的風光

與阿繡道別後，繁富繼續沿著山間小徑走去，經過礦山醫院舊地後，出現眼前的金德發雜貨鋪，標誌已到了祈堂路的入口。

繁富的父母原本住在雙溪，見金瓜石的礦業發展正盛，於是父親先行來到金瓜石工作，待工作穩定後，那年過年前，母親便帶著他從雙溪走山路來金瓜石與父親會合。當時繁富只有五歲，母子一路上走走停停，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天色暗了，除了月光，山區四周一片漆黑。但是在抵達金瓜石時，卻看見整座山城一片光亮，只見一間間工廠廠房、大型機具以及橫過半空運送礦石的纜車索道持續運轉，走過礦坑時，也見礦坑不斷有人進出，壓風機發出咻咻的運轉聲，加上炸藥爆裂坑壁的聲音，悶在空氣中以一種奇妙的韻律迴響。在那個電燈尚未普及的年代，夜間的廠房與辦公室卻總是燈火通明，而從日式宿舍區往下看，祈堂路也燈火通明，好像點了火的軟繩一般，在山谷間盤旋。

儘管祈堂路的街道狹長又曲折，又有石階上上下下，但夜晚街上仍有許多人潮，到處都有人在走動。對於從小生長在雙溪的繁富而言，這種熱鬧的景象是他前所未見的，原本因長途跋涉幾乎快走不動的他，一時間忘了疲累，在前來迎接的父親帶領下，繁富不斷地張

望四周。只見街道兩旁盡是高矮參差不齊的屋舍，這些屋舍以兩層樓的結構居多，二樓是住家，一樓則當成店面，有米店、麵店、菜肉販、水果攤、鐘錶行、理髮廳等等，甚至連棺材店也有。在街角還可見與繁富年齡相仿的小孩在玩彈珠、打陀螺、尪仔標等等童玩。

父親告訴他，這裏，是祈堂路上最熱鬧的一區。然後便領著他們一直走到祈堂路的尾端，在一間木板屋前停下，這間木板屋雖然不大，卻是父親為迎接他們母子所蓋的新房，打開門，屋內只見簡單的擺設。這間木板屋從此成為他們一家人的生活所在。

祈堂路上的房子一般都不大，往往客廳即臥房，所以每次若有客人來訪，便須等客人走後，才有能睡覺的空間，也因此居民彼此都會形成一種默契，一過晚上十點，不論還有多少事要談，都應該告辭離開。祈堂路上別說消防栓，大部分的房子連一套像樣的衛生設備也沒有。

過去祈堂路上有十多間雜貨鋪，走幾步路就有一間。靠近日式宿舍區處的雜貨鋪是日本人開的，光顧這間店的也以日本人居多，如今則已成為停車場，一五〇號、一五二號與一七二號同樣是雜貨鋪，賣的東西大同小異。繁富小時候便常幫父母到住家附近的雜貨鋪買東西，由於彼此認識，所以有時若帶的錢不夠，也可以暫時賒帳，等下次光顧再給即可。如今在祈堂路這一帶，只剩下、兩間雜貨鋪依然開著，陳列蔬果雜貨，似乎在宣示它供應這個地區人們生活所需的責任。



「日時全乞食，暗時全紳士」

除了雜貨鋪外，服飾店也是當地礦工經常光顧的地方。一百五十六號在日治時期是專做流行服飾的裁縫店，店師傅畢業於日本裁縫學校，對製作日式服飾頗有心得，所以常見一些日本人進出這間店。本地人則多光顧七十四之一號這間福州人所開的西裝洋服店，這位福州人所剪裁的西裝，儘管樣式上不算新穎，但顧客們都很滿意。

也不曉得是何時形成的習慣，那時代礦工入坑時所穿的工作服可以破爛不堪，但下工

新堂路上的雜貨鋪（柑仔店） 過去新堂路上有十多間雜貨鋪，走幾步路就有一間，如今只剩下一、兩間還開著，人潮雖然不再，店內的陳貨依然齊全，繼續堅持它供應這個地區人們生活所需的責任。

出坑，大家又會很在意穿著是否體面，如果沒有得體的衣服可穿時，有些人甚至會不敢上街。當地便流行這樣一句諺語：「日時全乞食，暗時全紳士」，就是在形容礦工出入坑時所穿衣服的強烈差異。所以當繁富領到第一筆薪水時，同坑同伴便帶他到福州人的店內訂作一套西裝，又在隔壁鞋店買了一雙皮鞋。從今天的眼光來看，這些西裝與皮鞋的質料都不算太好，但卻已是當時很流行的服飾。

治完裝後，接著就是理髮。對繁富而言，理髮可說是一種折磨，儘管理髮所需的時間很短，但脖子被東西束住，就會令他覺得很不舒服。但不少金瓜石礦工卻很在意頭髮修剪的問題。金瓜石有兩處剃頭店，一處在八角亭，顧客以日本人為主，本地礦工則多在祈堂路尾的剃頭店理髮。本地礦工一般都理平頭，留長髮的人極少，有些人頭髮稍長一點就無法忍受，三不五時便來光顧。也因為理髮的人多，所以每次總要排上半天的隊才輪得到。蓬首垢面這類形容詞，大概很難用在金瓜石的礦工身上。

礦坑與祈堂路成為繁富生活的兩大重心，工作服與西裝，也成為繁富的兩種主要穿著。礦工並沒有制服可穿，由於礦坑內常有水滴滴落，水中含硫酸，衣服一被滴上，很快就會形成破洞，因此大家都是找平日不穿的舊衣服來穿，有些人甚至連衣服也不穿，只穿了件內褲便上工。

等出坑下了工就不同。礦工會爭先出坑回家，以最快的速度盥洗、換裝，穿上西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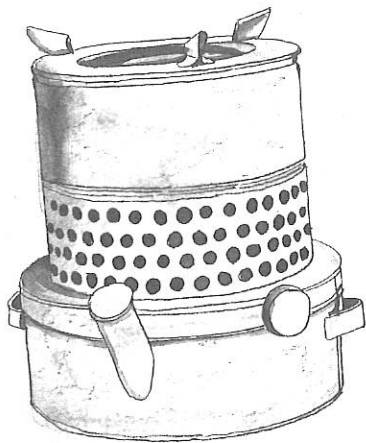
皮鞋往祈堂路上玩樂。例如祈堂路一百七十五號的矮房子，過去是一間撞球室，屋內燈光昏暗，空氣流通也不好，裡面放了幾張撞球桌，一些礦工常聚在一起打球賭錢，還有小妹在旁幫忙記分。繁富只去過一兩次，阿土卻很擅長此道，他常能藉打球贏得一頓宵夜，阿土每次贏得宵夜，不管時間有多晚，都會過來敲繁富的門，找他一起吃。

八角亭 八角亭因鄰近日式宿舍區，在日治時期專供日本人理髮之用。剃頭店內有三張理髮用的坐椅，一面大鏡子，以及一條長約三寸厚的紅檜工作臺。

酒色財氣帶來偷拐搶騙

祈堂路上還有不少茶室，常吸引許多礦工光顧，如其中一間茶室的女人多半從韓國過來，人稱「朝鮮樓」，在當地最為知名。由於礦坑的工作是排班制，一天三班，早班是八點到十四點，中班是十一到十八點，小夜班則是十八到二十三點，偶而趕工時還有二十四點到凌晨六點的大夜班。於是十四點、十八點與二十三點不同班的礦工出坑時，也是這些茶室生意最好的時段。對當地人而言，茶室也是朋友聚會喝酒聊天的地方，很多朋友相約在茶室閒聊，便可度過一整晚的時間。有些礦工甚至乾脆住下來，每天一出坑就直奔茶室，洗澡、睡覺都在裡面，醒來後又直接從茶室入坑。

有時也會聽說有人去鄰近的九份玩樂。九份與金瓜石同樣並列為全臺三大金山，但因制度不同，兩地環境與生態也不盡相同。金瓜石的礦業屬於日礦所有，礦工領固定薪水，收入穩定，但也不容易有發財的機會。相對的，九份各個礦坑則開放給個人承包，收入多寡則視挖礦成績好壞而定，收入固然較不穩定，但也給人一夜致富的機會與希望。常可見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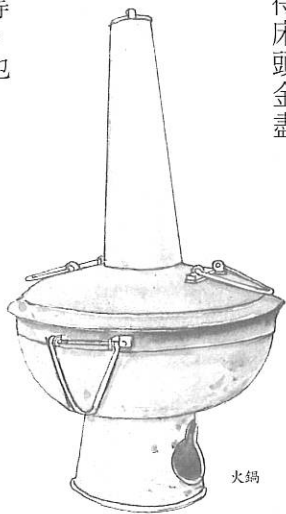


煤油爐 光復後的山城生活，婦女生火多用煤球或煤油爐。煤球具有少煙、耐燃，一次購得，可用上數個月的優點。然而，生煤球爐卻不是件簡單的事，得靠柴薪作為引子，噓人的濃煙是最大的缺點。相較之下，煤油爐則較受喜愛，把煤油倒入下方的孔，利用轉鈕調節火的大小，爐子上方可放大鍋子，要煮菜燒飯、燒洗澡水都可以，用途多多。約盛行於四〇年代。

工挖到金礦後，直接拿著煉成的粗金到酒樓消費，待床頭金盡後，才又入坑繼續採礦。相對於金瓜石的茶室，九份的酒樓更多，更精采紛呈，吸引了不少人前來。

九份的複雜，導致當地總有層出不窮的偷拐搶騙案件發生，三不五時就聽人說九份又發生什麼案件，反正常常是甲騙乙，乙聯合丙回頭報復等等。也因此，那時代的九份總被金瓜石居民視為是不好的地方，礦工若去九份訪友的人不敢說是去訪友的有趣現象。

由於茶室、酒樓文化盛行，性病問題始終困擾著金瓜石的礦工。即使到了臺金公司時期，臺金公司每年為員工安排的身體檢查中，總會查出數十個人染上性病，而確實的人數更會被刊登在當期的《金銅月刊》上公告眾人周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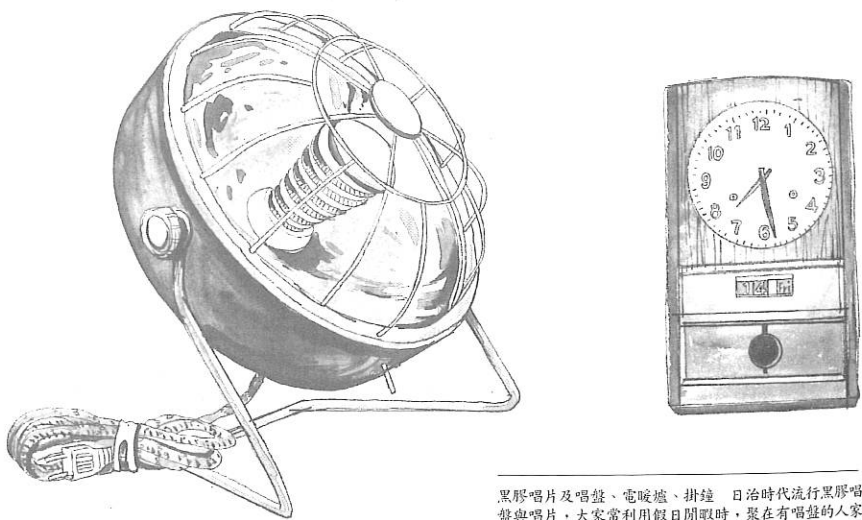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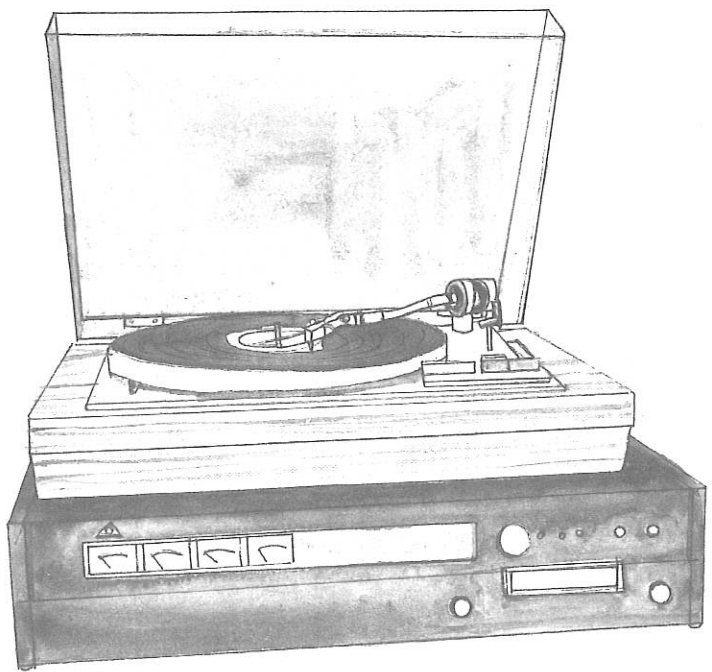
大鍋

十二、日治時代的娛樂

那時代的年輕人娛樂很有限，不是聽歌就是看電影。在沒有電視機、連收音機都少見的年代，聽歌不像今天那麼方便。當時日本礦業公司在金瓜石的許多地點都設有播音器，有事會以廣播宣佈消息或召集職員、礦工，平時則會播放一些音樂。所以即使在礦業山城裡，音樂資訊並不缺乏。

除了聽播音，大家還有各自喜歡的歌手與歌曲。那個時代流行的是唱盤與黑膠唱片，唱盤與唱片都不便宜，所以大家常利用假日閒暇時，帶著各自的唱片聚在有唱盤的人家中聽歌。唱片音質當然不會很好，但卻足以令每個人聽得如痴如醉。當時流行演歌，每個人總會有幾張演歌歌手的唱片，也有人收藏日本本土的流行音樂，連西洋流行歌的唱片也有。儘管大家都聽不懂這些洋人在唱什麼，但還是會隨著輕快的旋律哼起來。

比起聽歌，繁富更喜歡看電影。那是個瘋電影的年代，許多人都在看電影、談電影，日治時期的影片來源以日片為多，影片往往已在日本下檔，才會送來臺灣放映，儘管如此，仍吸引了許多人進場觀賞。新妻鏡、愛蘭桂等人都成為繁富所崇拜的明星偶像。



黑膠唱片及唱盤、電暖爐、掛鐘。日治時代流行黑膠唱盤與唱片，大家常利用假日閒暇時，聚在有唱盤的人家中聽歌。唱片音質當然不會很好，但卻足以令每個人聽得如痴如醉。

看電影先寄放木屐

當時金瓜石、水湳洞地區各有一間俱樂部，皆由日本礦業公司經營。金瓜石的俱樂部不在祈堂路上，而在小學校旁，屬於日式風格的屋子，俱樂部大門僅供日本人進出，本地人只能走偏門。俱樂部內有鋪著榻榻米的房間，觀眾必須先將木屐交給服務人員，以繩子掛上，領了木牌後才能入場，待散場後再憑木牌將木屐取回。電影票一張兩角，一次買一本還有優惠，比起其他地區的票價，這個價格算是很低的，所以繁富幾乎把看電影當作主要的休閒娛樂，一星期總會看上好幾場，遇上喜歡的電影，看個兩三遍也無妨。

國民政府時期，臺金公司沿襲日礦公司的制度，每星期也會在金瓜石俱樂部播放三到四場的電影，當時除了華語片外，也流行美國西部片，偶而還有布袋戲的演出。此時俱樂部已改稱中山堂，榻榻米被拆除，但又不設座位，於是便常見人們手上拿著各式各樣、五花八門的板凳入場，而觀眾所穿的木屐響聲此起彼落，在電影院裡形成另一種音效。人們看電影時的穿著很隨便，夏季尤其如此，四角大內褲、內衣全都出籠，甚至還可看到有人穿著以美援麵粉袋做成的內衣褲，上面印著「中美合作」、「淨重：20KG」等字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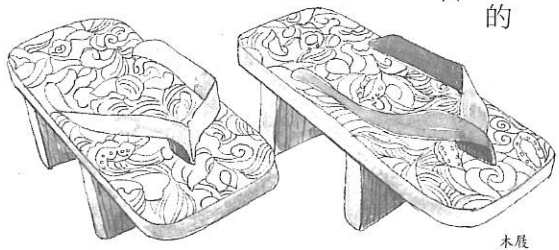
由於影片的選擇多，加上票價十分便宜，所以也常吸引不少九份居民來看電影。於是電影開場前，常見一群群人從不同的方向走來，散場後，長長的人龍又在山城的石階間逐漸散去。在眾多人群中，繁富常會看到阿繡的身影，兩人當時都已各自成家，也各自為了生活忙碌，但仍會不約而同地來到電影院，各自坐在不同的角落，度過一兩小時的悠閒時光。

如今，這些年輕的歲月好像流沙一般，眨眼即過。隨著礦業山城沒落，撞球間、茶室已不存在，繁華一時的祈堂路也歸於沈寂，街道上流動的人潮不復可見，中山堂也已改作他用。

有一年，某個團隊來拍攝電影《無言的山丘》，故事是關於日治時期的礦工生活，繁富與阿繡都成了被訪問的對象。也有人來拍《悲情城市》，這部電影主要講述一九四八年國民政府來臺後發生的二二八事件，電影的故事情節主要在九份展開，但許多場景卻都在金瓜石取景與拍攝^註。誰也沒想到，過去看電影的他們，慢慢地都走入了電影的故事與情節中。

註

《悲情城市》中的照相館，就是供應社旁的八角亭，過去是專門服務日本理髮店，因為是八角建築，人們都稱它做八角亭。這座亭子大小跟一般的涼亭沒兩樣，但卻是這一帶很顯目的地標，常常可以在這裡看到日礦公司的一些天人物。不過在電影拍完後沒多久，八角亭便因颱風吹襲而坍塌，如今僅餘八角的地基可見。



木屐

十三、金瓜石的貴人——「仁祥仔叔」

孤寂的山城

76

黃仁祥的舊宅依然座落在祈堂路旁，這類兩層的西式樓房，如今固然已不罕見，但在過去，它卻倍受當地居民的矚目。

黃仁祥是當地最有名的領袖人物，也是北臺灣著名的實業家與資本家，基隆市與基隆郡一帶不少漁業或煤礦公司都有他的股份，他曾擔任瑞芳庄協議會員，不僅與政府官員時常往來，也常參與一些活動，在基隆神社的捐獻名單就可看到他的名字。同時，他也曾任公學校的家長會會長。

當時的礦業公司採取「會社直轄制」與「苦力頭制」並行的方式，職員、監工與部分礦工隸屬於會社；部分礦工——如溫州華工，則由苦力頭，也就是地方頭人負責招募與管理。這些頭人多半是本地有頭有臉的人物，他們大權在握，對礦工甚至握有有生殺大權。

黃仁祥是地方頭人中最有勢力的一位，但他對人很和善，



黃仁祥

沒什麼架子，還常跟礦工往來。為了照顧底下的人，他每天都在家中開伙，讓單身的溫州華工可以一起搭伙吃飯。在繁富的印象中，黃仁祥總是笑呵呵的，礦工有困難時，跟他說一聲，只要幫得上忙，他很少會拒絕。所以礦工見到黃仁祥時，往往都不呼其名，而尊稱他是「仁祥仔叔」、「仁祥仔伯」。

黃仁祥剛發跡時，主要靠開雜貨鋪起家，雜貨鋪開在石尾一帶，即金瓜石神社處。那一帶是金瓜石礦業最初的開發區，聚集不少採礦礦工，由於這區的雜貨鋪僅此一間而已，所以吸引許多人光顧。

隨著金瓜石礦業中心漸往山腰、山谷間移動，黃仁祥也結束這間雜貨鋪的營業，轉往五號路上，與另一位頭人簡深淵合資開設「金益昌」雜貨鋪，人稱「酒保」，酒保的事務則由簡杖黎負責。繁富也曾去過酒保，那裡的氣氛與供應社不同，有點像是一個大家庭的感覺，不少礦工沒事的時候也會來酒保聊天閒逛。店裡賣的東西雖不如供應社齊全，也不比供應社便宜，但與供應社一樣的是，凡是為黃仁祥或簡深淵工作的礦工都可在店裡賒帳，所以不少礦工都是先消費再說。

石尾的雜貨鋪中過去曾設有神壇，所奉祀的關聖帝君據說十分靈驗，吸引不少人前來祭拜，所以在結束石尾的雜貨鋪營業後，黃仁祥出資另行在祈堂路頭蓋了「勸濟堂」以安置神壇。勸濟堂則從此成為金瓜石的幾個信仰中心之一。

十四、勸濟堂

從黃仁祥宅往勸濟堂的路上，有一段不算短的石階步道，繁富一級一級慢慢往上走，直到穿過勸濟堂的牌樓時，看見阿土已在堂前等著他。

幾天前，阿土打了通電話給繁富，也沒講確定的時間，只說是中午前，約在勸濟堂前見面。只見阿土跟當年的黃仁祥一樣，坐在廟前的長椅上，哼著日治時期的流行歌，唯一不同的是，黃仁祥抽水煙，而阿土不抽而已。

勸濟堂前沒有受到新建物的遮蔽，視野十分廣闊，可以清楚看見山谷間祈堂路的景況，也可以越過山谷平視整個日式宿舍區的樣貌。從日式宿舍區到勸濟堂，必須先從山腰下山谷，再走石階上山腰，這段路，過去繁富倒是走慣了，但每次走到勸濟堂前再回頭看，都很難想像原來山谷有那麼深。

被盜取的石燈籠

勸濟堂的廟埕前立著一對石燈籠，據說是當年勸濟堂遷建時一位日本人所送的，石燈籠上刻的「奉獻」兩字已變得糊模。這類石燈籠在神社十分常見，主要都由信徒捐納，設

在通往山神社的石階道兩旁。送這對石燈籠的日本人也許把勸濟堂看作是本地人的神社了吧！

金瓜石當地的山神社，日治時期曾有不少信徒捐納石燈籠，但是在日本戰敗後，山神社便陸續遭人破壞，石燈籠幾乎遭人盜竊一空，一些不知事由始末的人，還會疑心勸濟堂的這對石燈籠也是從神社搬來的。曾有一段時間，勸濟堂的主持必須不斷重複向人解釋，說山神社的石燈籠上刻的是「奉納」，勸濟堂的刻的是「奉獻」兩字，兩者絕不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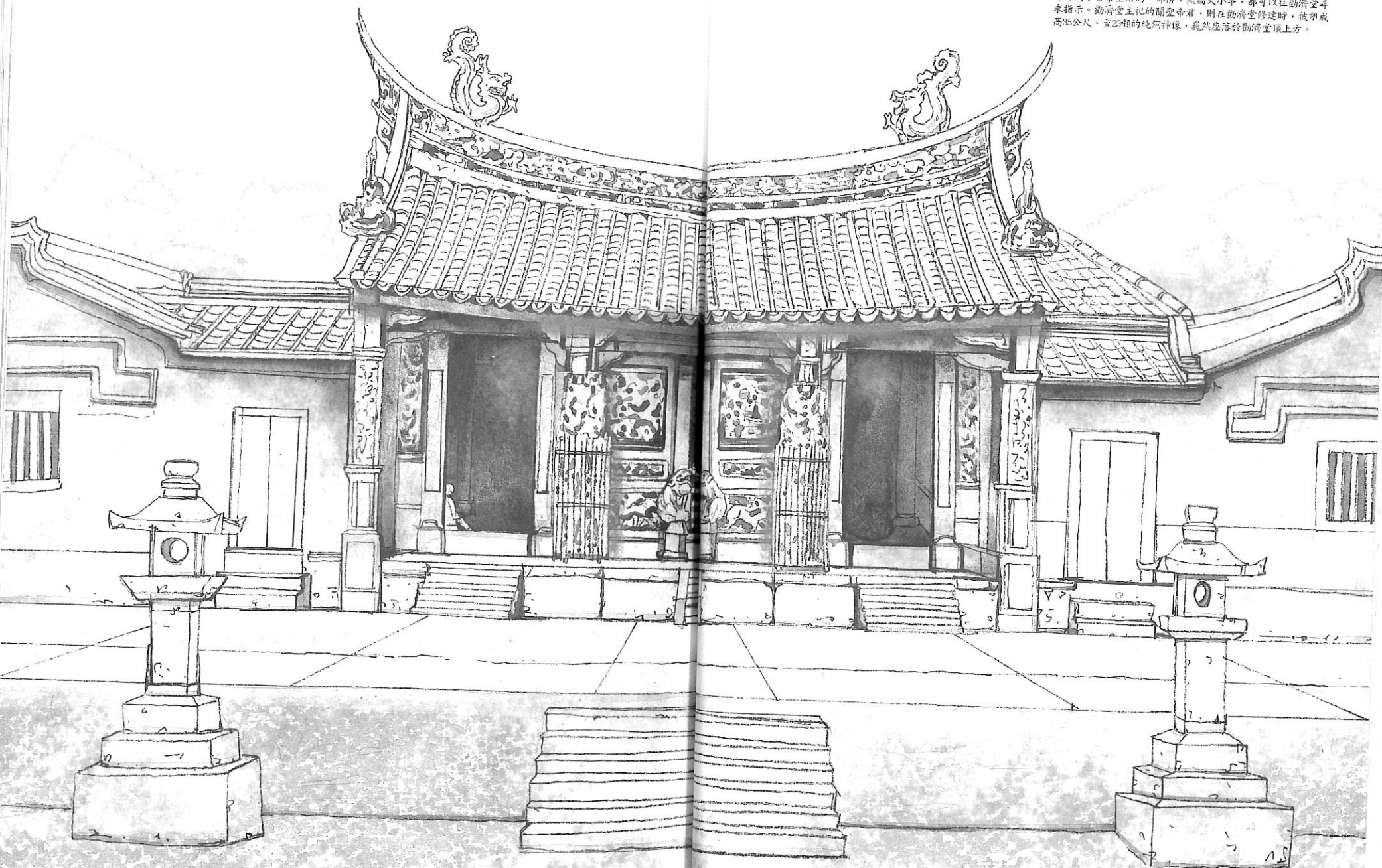
相較於繁富記憶中的勸濟堂，今日的勸濟堂已有很大幅度的整修與改建，增加許多裝潢與現代設計。但右廂房仍掛著黃仁祥及其兄黃從的畫像，廟前石柱也刻有黃仁祥所作的詩文。內外殿的木雕依然保存完好，據說是民族藝師黃龜理的作品。

「在你離開後不久，勸濟堂也改建了，」阿土說：「不過舊的建築都還留著。」又指指勸濟堂上方說：「他們還塑了一尊關公像，聽說是全東南亞最大的銅像。」

繁富抬起頭，看阿土所說的那尊關公像，漆成金色的銅像在陽光下閃閃發光，與舊建物形成奇特的對比。

「大戰的時候，這座銅像大概會保不住吧！」繁富淡淡地說。

勸濟堂 對當地居民而言，勸濟堂就像隔壁的土地公廟一般，拜拜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份，無論大小事，都可以往勸濟堂尋求指示。勸濟堂主祀的關聖帝君，則在勸濟堂修建時，被塑成高35公尺、重25噸的純銅神像，巍然座落於勸濟堂頂上方。



抽鴉片的父親

阿土是繁富的同班同學，據阿土說，他爺爺本在艋舺、板橋江子翠一帶種植香片用的茉莉花，並且在廈門經營帆船行與鴉片間。原本家境十分優渥。但自從他父親到廈門幫忙鴉片間的生意，染上抽鴉片習慣後，阿土一家的命運便改變了。

臺灣在清朝統治下，曾有過半數以上人口都抽鴉片的慘況，日本治臺之初，儘管有意嚴禁鴉片，卻因臺灣人民吸食鴉片的積習已久，加上販售鴉片的利潤可觀，臺灣總督府於是採取漸禁政策，直到一九三〇年代初，煙癮人口減少到四萬名左右後，臺灣總督府才公布新法令，擴大戒煙活動，並加強控制鴉片證數量，規定須持鴉片證者才能買到鴉片，漸漸剔除本地人抽鴉片的陋習。

阿土的父親染上煙癮是在新法令制定前的事，新法令公佈後，他便常向持有證件的人購買鴉片，鴉片價格不菲，據說二兩鴉片可達三兩黃金的高價。在父親的揮霍下，家道逐漸中落，阿土一家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

也因為這個緣故，在普通朋友面前，阿土幾乎絕口不提父親的事，談到家人，他總說：「我媽媽在賣煤炭。」認識他不深的人，甚至誤以為他是只有母親的孤兒。繁富當然知道內情，但他從不多問，因為他了解阿土對自己父親的複雜心結，不是簡單幾句話就能說得清楚。

在公學校讀書時，學校老師常告誡大家，鴉片是毒藥，絕不能碰，並教導吸食鴉片對身體有何害處等等知識，每次老師在講臺上說，阿土總會在底下搖頭，一副完全不信的模样。有次老師看到阿土搖頭，點他起來問話，阿土卻吞吞吐吐不敢多說，因此被罰站到下課。

很多年後，阿土的父親去世了，得享八十多歲的高壽，阿土拿白帖給繁富時，只淡淡地說：「你看，鴉片抽得凶，身體卻健康的人多得是。」繁富接過白帖，不知該做何反應，只想起當年阿土被罰站的那一幕。

對阿土而言，父親的長壽，很難說是好事或壞事，無論如何，因為他父親的緣故，不僅家道中落，阿土也無法繼續升學，必須馬上就業賺錢。據阿土說，他父親把阿土的結婚預備金也拿去抽鴉片，使阿土必須工作很多年，辛苦賺錢，才存夠足夠的錢結婚。

幸好有黃仁祥這位貴人，阿土家才不至於沈淪到底——阿土的姑姑嫁給黃仁祥，兩家人成了親戚。當年黃仁祥召了十幾個人成立一家公司，忙不過來，便讓阿土的父親負責管理勸濟堂，並幫忙黃仁祥管理哩咾附近的煤礦，算起來也是個頭人。阿土一家人則住在勸濟堂旁的小屋，四周堆放許多煤炭，像個倉庫，阿土的母親則須負責煤炭的買賣。可能彼此是親戚的關係，黃仁祥對阿土還蠻照顧的，阿土若有什麼需要，黃仁祥又覺得確有必要，都會買給他。

十五、臺北初探索

繁富從公學校畢業前的那一年，學校舉行修學旅行，這次的行程是參觀臺北城，參加學生都得自備旅費。當時繁富家根本沒有多餘的錢供他參加，阿土知道了，便拉著他一起去見黃仁祥，原來阿土也沒錢，不過倒不是家裡沒錢，而是他父親不讓他參加。當時黃仁祥坐在勸濟堂前的涼椅上抽水煙，聽完阿土的話，便說：「人一生只有一次修學旅行，該去的。」說完，馬上從口袋中拿出五十元遞給阿土，算是給他們兩人，又說：「去看看臺北是什麼樣子。」

阿土與繁富拿著這五十元，兩人內心的興奮當然不在話下，這筆錢足夠兩人參加修學旅行，而且還有多餘。在那個年代，金瓜石其實是許多外地學校修學旅行的重要地點，尤其金瓜石在日礦公司時期的黃金產量曾居全日本第一，得到「亞洲第一貴金屬礦山」的稱號，所以三不五時就會看到外地學校的學生，一大群一大群前來參觀金瓜石的廠房與礦坑。如今終於換他們有機會去看看外地的模樣。

整個修學旅行的行程，先沿輕便路，經過九份，走到瑞芳車站，再搭火車到臺北，他們像當年日本人入臺北城一般，來到今日愛國西路附近看著名的三線路——這是拆除臺北城

城門城牆後所開闢的四十公尺寬道路，流行歌曲「三線路」中所指的正是這條路。接著又陸續看了臺北許多宏偉的建築與著名的地景：臺灣總督府、臺北病院、總督官邸、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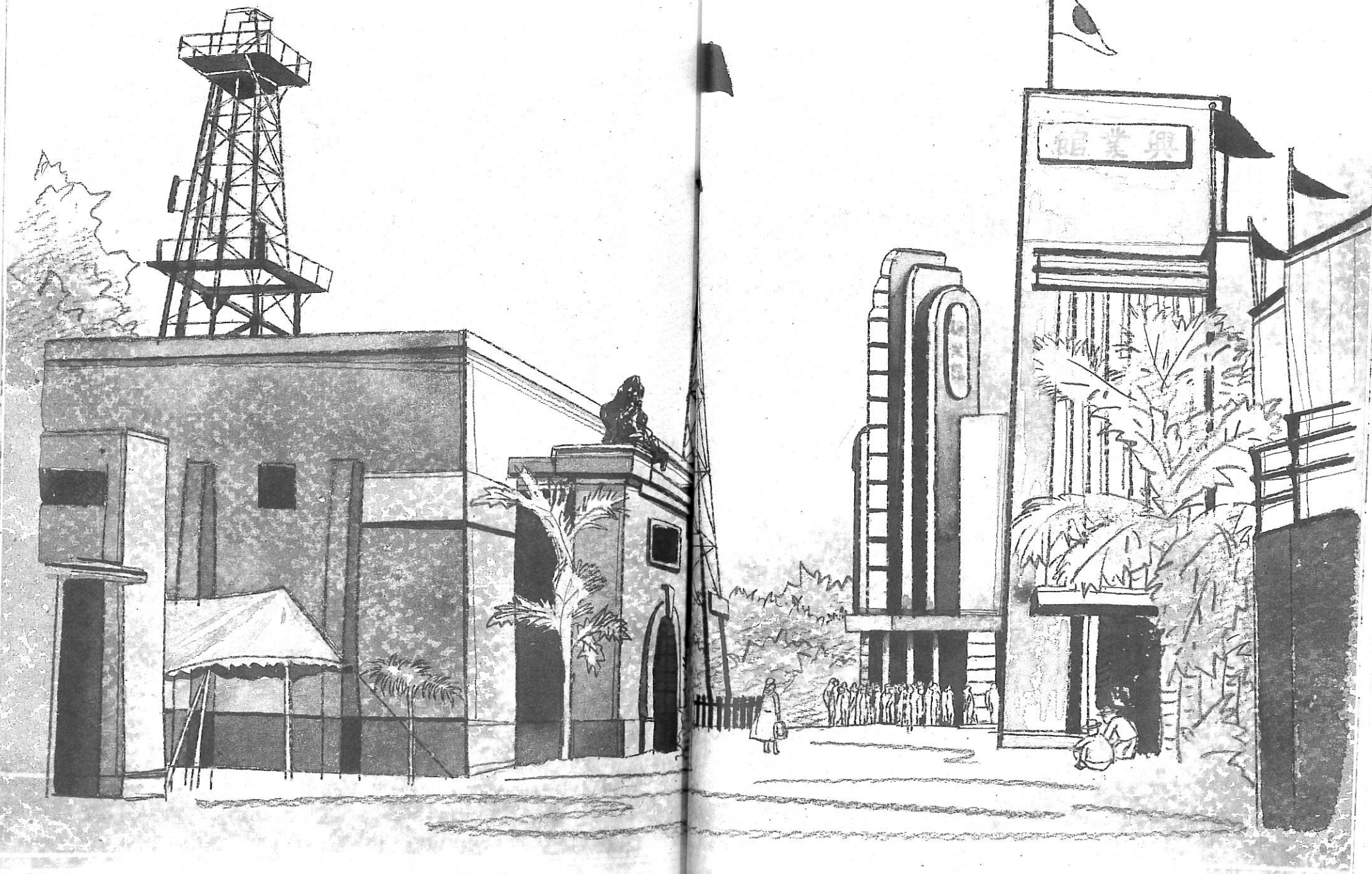
一路上聽老師介紹，大家才曉得臺灣總督府建築所用的紅磚，原來是金瓜石前任礦主後宮信太郎的「臺灣煉瓦株式會社」負責供應的，臺灣煉瓦株式會社的分社遍佈全臺，每年生產的紅磚達一兩億片，金瓜石建築所用的「TR」磚，正是這間會社的製品^註。也是在老師的說明下，大家才首次聽說「巴洛克建築」這個名詞，原來這是當時很流行的一種建築風格，常以紅磚作為建材與裝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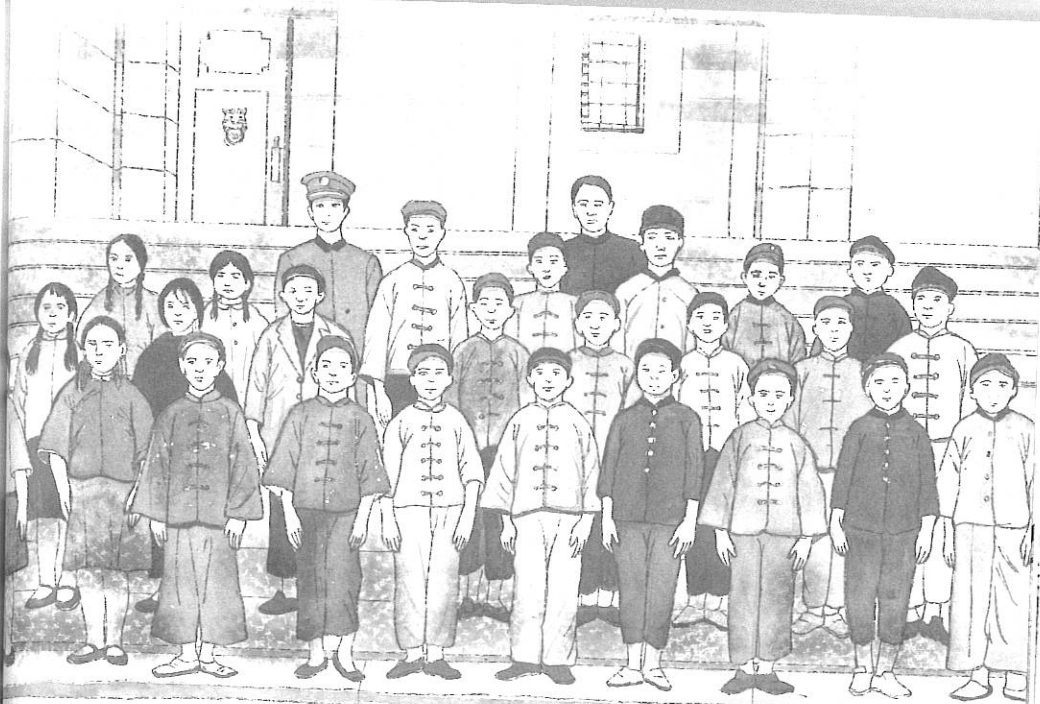
他們來到西門町，這一帶曾是臺灣博覽會的第一會場所在，其中的礦山館有展示金瓜石與九份兩地的礦業發展。老師一邊引領大家，一邊告訴他們，當時金瓜石所陳設的礦山製煉所模型，是如何引起參觀民眾的矚目與豔羨。

繁富仍記得當時站在博愛路上，遠望臺灣總督府的心情，儘管當時身處在一個劍拔弩張、許多國際衝突一觸即發的年代，又聽長輩隱約提過日本正與許多國家開戰打仗，但他卻理所當然地認同日本的強大，也想像著臺灣的遠景與未來。

阿土則盤算著不同的事。阿土一路上都像在熟悉環境似地，不斷向人打聽與記憶臺北的街道與地景的名稱，他告訴繁富，畢業後，他不想留在金瓜石，他打算來臺北闖天下。

臺灣博覽會第一會場的礦山館。臺灣博覽會期間，第一會場特別設置「礦山館」，宣傳臺灣的礦業發展，主角之一的金瓜石則展示其規模宏大的十三層選礦場模型。





去臺北開孔明車

在公學校的時候，繁富便常聽阿土談他小時候的生活。阿土小時候曾在私塾讀過一陣子書，老師是一位叫李謙先的清朝秀才，阿土總說，李老師的學問很好，老了卻孤子一身，所以讀書能有什麼好處！而阿土跟著父親，常看到許多礦工每天在坑道中扒土、運土，累個半死，領的薪水卻很有限。阿土顯然是不想讀書，也不想當礦工。

有一年勸濟堂曾進行整建，廟方請來一位年輕師傅負責木作鑿花，阿土住在勸濟堂旁，常見這位師傅整日雕刻，不得休息，看起來生活頗辛苦，讓他看了更不禁擔心

修學旅行 修學旅行的孩子們們站在全臺第一間博物館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前合照，每個人都站得直挺挺的，等待快門被按下的一刻。

起自己的未來。有趣的是，這位年輕師傅就是日後在木雕界享有大名的黃龜理。

所以聽了阿土的話，繁富也不驚訝，只問他：「在臺北準備做什麼工作？」因為他曉得阿土的觀念：人必須慎重選工作，選對工作，就可過好日子。

「孔明車吧！」阿土馬上回答。孔明車是當時人們對腳踏車的通稱。阿土選擇這個行業的理由倒也簡單，他說：「我們在市區遇到交通管制時，沒有人可以通行，只有騎孔明車的人可以騎車橫越街道。」又說：「你看礦工，做個半死，卻領不到多少錢。可見工作愈輕鬆，錢領得愈多。」

繁富聽完後不禁笑起來，儘管阿土的想法很率直，但不知為何，繁富就是覺得阿土能做到。但世事難料，阿土去臺北後沒多久便又返回金瓜石，並在金瓜石終老，反而是繁富最後選擇了離開。

註

T R 磚是台灣煉瓦株式會社於日治大正四年（一九一五）始生產的日式紅磚，為求大量生產，所以不以人工而以機器製坯，故又稱為機器磚。因紅磚上都會有「T R」的字樣，故以此為名。

十六、謊言織就的「五二七瑞芳事件」

誰也沒想到，幾年後，黃仁祥竟在「五二七瑞芳事件」中，受到李建興的牽連而死於非命。

李建興是瑞芳人，他以承收日本人廢棄的煤坑起家，此後事業快速發展，成立「瑞三煤礦」。雖然必須常與日本人往來，但李建興卻拒絕學日語，這也使他受到一些日本人與親日臺灣人的不滿與排擠。

昭和十五年（一九四〇），李建興與其胞弟李建和遭人密告，被指為「支那間諜」而遭逮捕，黃仁祥因與李建興熟識，被誣為產金區的抗日首領而被捕入獄。日本戰敗後，李建興本人雖被釋放出獄，但包括黃仁祥、李建興的三弟以及其他礦場員工等數十人，卻已死於非命。

黃仁祥死前一夜被送回瑞芳，那時是深夜兩點多，已叫不到車，於是阿土、繁富加上幾位年輕人，便把黃仁祥放在擔架上，從瑞芳火車站合力抬著擔架走回金瓜石。當晚誰也睡不著覺，只知道凌晨時傳來黃仁祥過世的消息。那晚，繁富跟阿土只有短暫的交談，兩人的心情都很沉重，也不知該說什麼。也許阿土的哀傷會更深吧！黃仁祥去世後，黃家的人

也漸漸離開金瓜石，最後只剩下那棟西式樓房。

黃仁祥去世後沒多久，大戰也結束了，但阿土卻在此時惹上麻煩，原因是他把以前在日礦公司工廠撿到的機械馬達改造成磨刀工具，放在牆角，對此阿土未多在意，卻被鄰居注意到，上報給當時負責維持金瓜石地方秩序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三民主義青年團接獲情報後，馬上上門找阿土，經過簡單訊問，便將阿土送往瑞芳派出所關了兩夜。最後還是繁富託一位跟當地警察熟識的朋友前去說項，保證這顆馬達絕非偷竊得來，阿土才得到釋放。

事後阿土常向繁富抱怨這件事，阿土總說，那段時期的政治真是糊塗，他在被問口供時，也說馬達是撿來而不是偷來的，但警察不僅聽不懂，還大聲喝令他跪下。等繁富的朋友來了，同樣向警察說阿土不是會偷竊的人，但因為有管道有關係，警察卻聽得懂那人的話，才把阿土放了。

監獄老人的坦白

阿土被放出獄後，第一件事不是回家報平安，而是找繁富，說他找到陷害黃仁祥的人了。原來金瓜石地方上流傳著一則傳言，說五二七事件其實跟莊天生有關。據說這位莊天生的妻子在李建興家幫忙炊煮、打掃，莊天生整天無所事事，需要錢的時候，就往李建興家找妻子拿錢，妻子若不肯，還會招來莊天生一陣惡罵。李建興看在眼裡，覺得這個男人

沒出息，儘管不便介入，但每次總會把工錢直接給莊天生的妻子，以免被莊天生拿走。李建興這個動作使莊天生對他懷恨在心，有人認為，莊天生是為了報復，才會向警察誣告李建興通敵。

也是事有湊巧，阿土在瑞芳監獄的那兩夜，跟一位老人關在同一間牢房，那老人全身發出臭味，渴了便喝自己的尿，阿土問那老人，何不向警察討水喝，老人只是搖搖頭說：「傻孩子，警察是不會理的。」也許是年輕見識不多，阿土馬上拿出錢，請看守警員幫忙外出買汽水與水果，東西買回來了，阿土卻沒心情吃，都讓給那位老人吃。如此熬了一夜，次日早晨看守的警員叫阿土出牢房洗臉，私下才告訴他，那個人就是惡名昭彰的莊天生，就是陷害李建興與牽連黃仁祥的人。阿土聽完後，不僅生氣，更馬上轉回牢房質問那老人事件的經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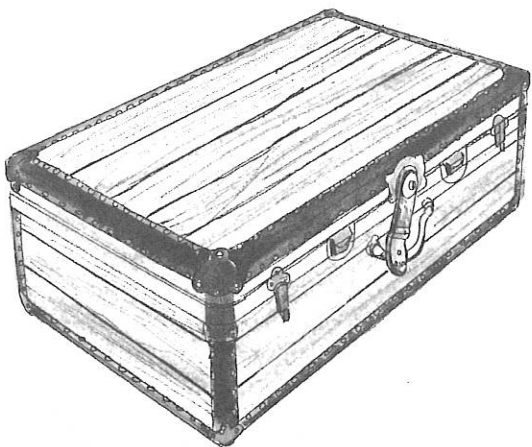
據那老人說，有天他在臺北新公園的涼亭睡午覺，醒來後跟坐在旁邊的日本人聊起來，沒想到那人竟是臺灣總督的手下，他便向那人謊稱李建興曾與中國政府通信，意圖謀反。那人聽後，便派警察往李建興家搜索，搜出幾封與中國政府的通信信函與一把小刀。李建興馬上遭到逮捕，並在刑求下供出黃仁祥等人的名字。

阿土出獄後，並未再向派出所警員探聽那老人的下落，待一切騷動平靜後，便聽人說莊天生透過一些管道請求國民政府的保護，他更承認關於李建興通敵的證詞都是捏造的，目

的是為了削弱日本的經濟實力。

真假已不重要，黃仁祥死了，慢慢的，這個名字也被後來的人所淡忘。李建興則在國民政府接收臺灣時，與林獻堂等人成立「臺灣光復致敬團」前往南京致敬，得到白崇禧的款待。也由於他與國民政府的良好關係，使他順利成為首任的官派瑞芳鎮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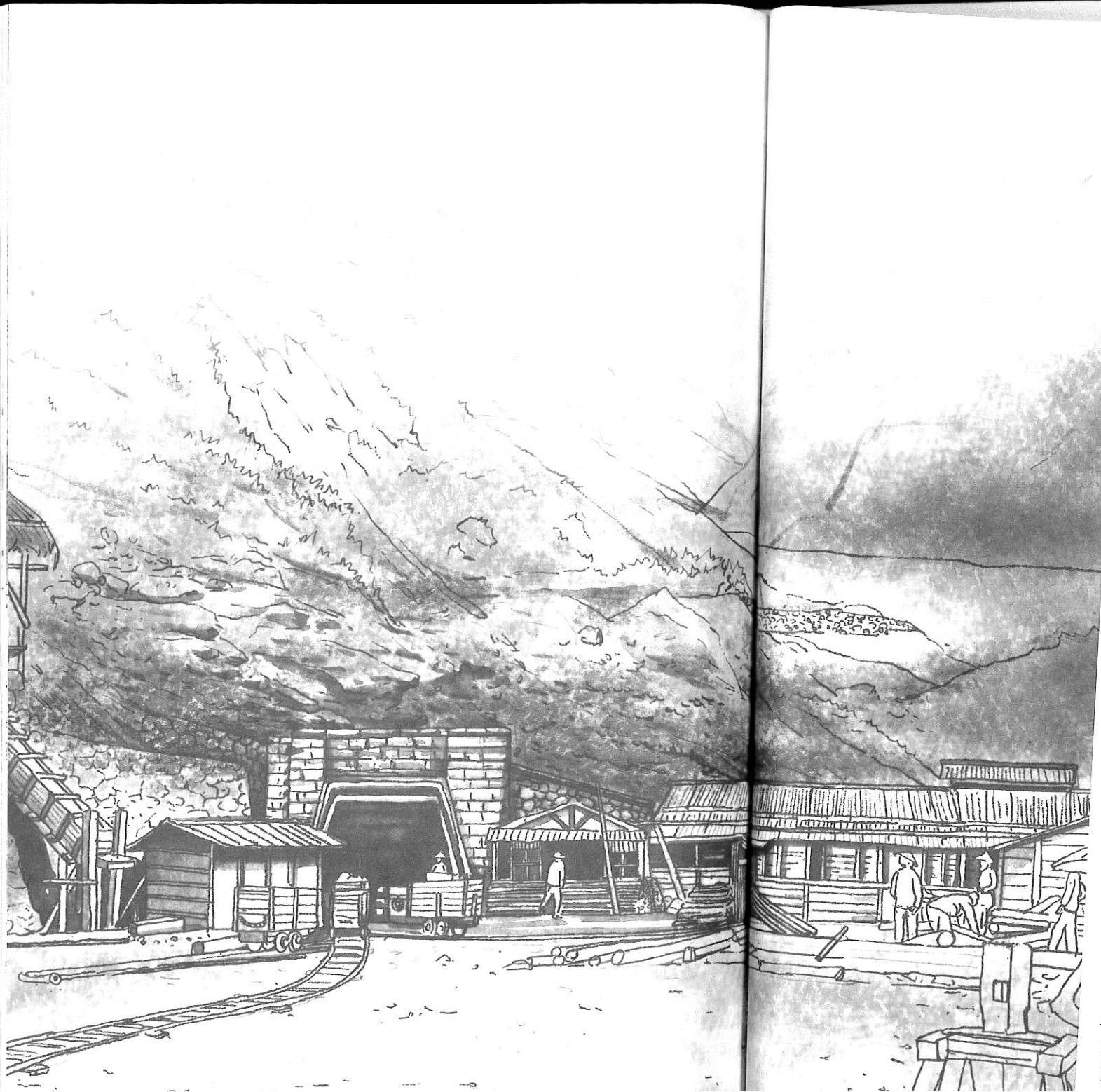
木製行李箱 光復後落腳金瓜石的外省移民，幾乎每個人家中都有這類木製或鐵製的行李箱。行李箱往往被妥善收藏在家中櫥櫃的隱密處，箱內並不一定有什麼金銀財寶，往往只有一件隔海老母親親手織的毛背心，或是日夜想念的家人照片。



十七、逐日枯竭的礦源

從日治時期到國民政府時期，金瓜石的礦山陸續被挖了許多坑，這些礦坑從山頂至山腳，一直延伸到海濱的水湳洞一帶，從本山一坑、二坑、三坑，直到八坑、九坑，按著數字的順序，數字小的表示較早開挖，到後期開挖的六、七兩坑已接近海平面，八、九坑更已位於海平面以下。前期開挖的礦坑，到後期往往因礦源枯竭而廢棄。

繁富與阿土過去待在四、五兩坑的時間比較多，這兩坑是臺金公司時期僅存的兩個金礦



久盛坑 日治時期曾經開挖過大大小小的許多礦坑，這些礦坑有的已因廢棄而遭土石掩埋，有的則尚有坑口可見。日中長兵衛時期的久盛坑，儘管當時開挖的規模不小，但因年代久遠，如今已難再找到坑口所在。

坑。以下的六、七、八、九坑則屬於金銅礦坑，以上的一、二、三坑雖是金礦坑，但在長年開採下，所餘的貧礦不符合開採、製煉成本，形同廢棄而封閉。隨著各坑礦產量日益減少，臺金公司最後決定對「本山露頭」進行露天開採。

人爲造成的土石流浩劫

本山露頭是人們最初發現金礦處，又是金瓜石這一帶的最高峰，可說是當地頗具代表性的地標。清末的採金人潮雖曾因胡亂挖鑿露頭，造成部分土石崩落，但日治以後，原則上都在地底坑道中開採，露頭的地貌未再多變。直到臺金公司引進重機械露天開採，漸則把本山露頭削平，露頭內的一、二、三坑也隨之被掩沒於土石中。整座山的標高整整少了一百多公尺。

繁富跟著阿土的脚步，兩人走在一起，阿土個性急，走得也快，一邊走一邊指指點點說：「臺金公司開採本山露頭，根本是錯誤的決策。金瓜石本來沒有土石流，但那年琳恩颱風一來，整座本山崩的崩、坍的坍，加上土石流，幾乎把金瓜石毀了。」

琳恩颱風侵臺是一九八七年的事，那年繁富已離開金瓜石，颱風過後，繁富也曾回來一趟，但匆匆來去，如今是第一次把金瓜石再好好看過一遍，卻見許多地景都變了。

「許多礦坑都被埋住。前兩年博物館的人來重修，才又開放五坑給遊客觀光。但其他坑

就沒辦法了。以前我們工作的四坑，崩得連坑口樣子也變了。」阿土用略帶點得意的眼神說：「我也是花了不少時間才找到的。」

說完，他又指著山神社方向的一處山壁說：「那處山壁旁有些突出的地方，是以前放發電機的地方，旁邊就是四坑。」頓了一下，又說：「坑口前的空地整個都崩了，變得跟前完全不同，當初差點找不到坑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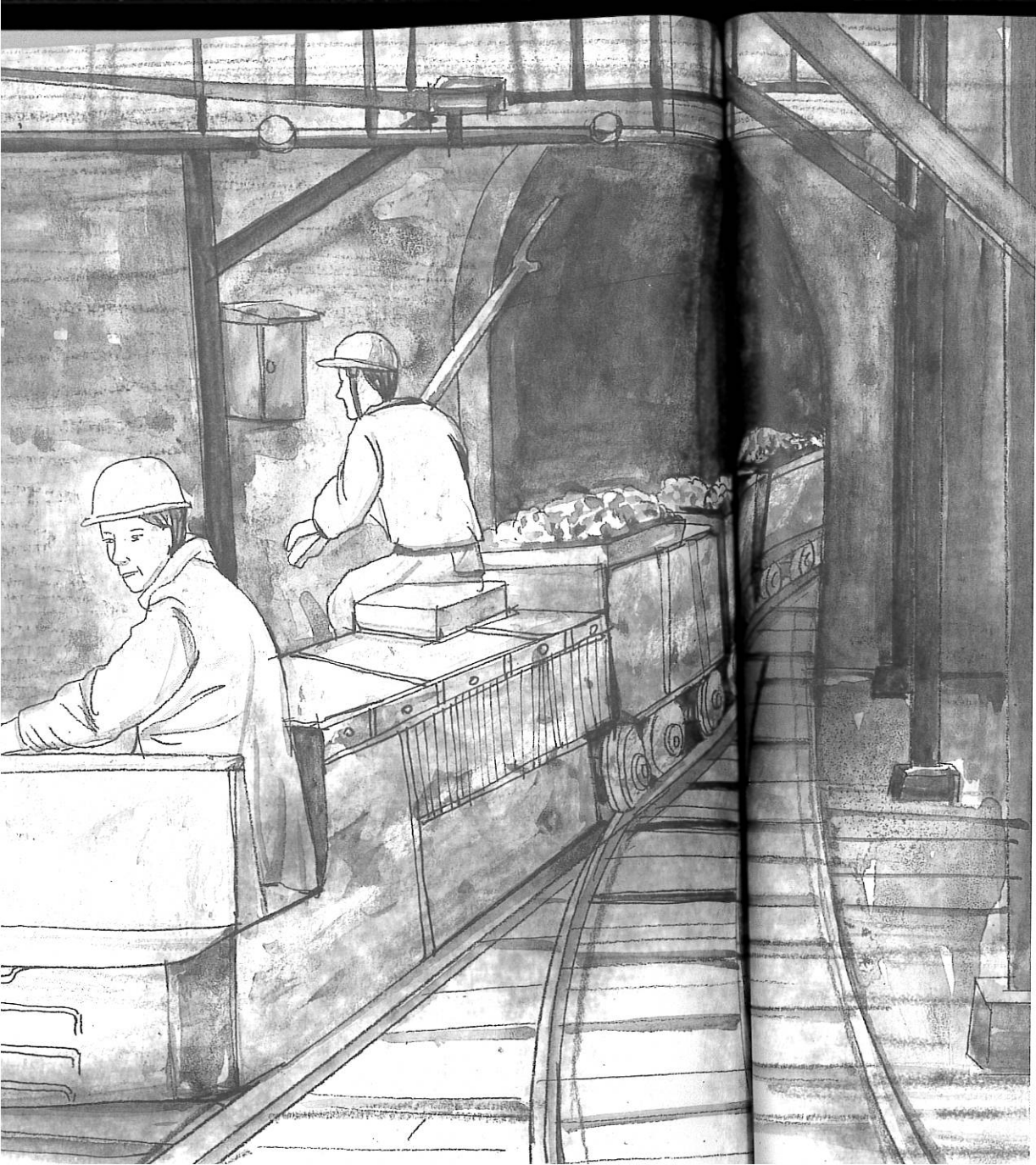
由於長年荒廢的緣故，四坑的坑口在雜草掩蔽下已不易辨識。在阿土的提醒下，繁富才慢慢從因土石流而改變的坑口周遭地景，找到看似四坑的地點。坑口前的平臺，如今已成了削壁斷崖。

「看來是進不去了。」繁富嘆口氣。但他心裡也明白，除了五坑以外，其他礦坑頂多只能看到坑口，不可能入內的。

十八、鑿石工養成所

過去公學校學生畢業後，多數會留在金瓜石本地工作，所以公學校與日礦公司間維持著密切的合作關係，學生畢業前，日礦公司便會來校招募人員，並直接分發工作，有的人被派做電機，有的人當鐵工，有的人在修理廠，有的則去製煉廠，每個人都必須先見習一、兩年後才會真正承擔工作。

繁富被分發到「鑿石工養成所」學習拆裝與修理風鑽機。風鑽機俗稱鴨頭，是在礦坑中鑿洞時所用的工具，坑內每天總有幾百支鴨頭同時在動作，所以一天下來繁富總要修理數十臺的鴨頭。為此，繁富花過一番工夫了解鴨頭的結構，發現若是零件鬆脫，鴨頭發動時的聲音就會變得不同，久而久之，他甚至一聽聲音就可辨識出是哪個地方壞了，所以修理





起來也較一般人快得多。鴨頭修好後，拿到工廠以壓風機測試無誤，便可發回再用。

阿土畢業後，如他所願，前往臺北經營腳踏車行的大哥家幫忙，沒想到在臺北待了一年就回來了。阿土返回金瓜石的那天，繁富剛好從礦坑出來，兩人在路上巧遇，只見阿土連鞋子也沒有，赤腳走在都是碎石子的路上，一臉失意的模樣。阿土告訴繁富，這一年來，他積極學習腳踏車方面的技術，當他已曉得如何用零件組裝腳踏車時，父親卻生病了，寫信叫他急速搭計程車回家，為了付計程車資，他完全沒有多餘的錢可以買鞋，只好光著腳回鄉。

阿土父親的病很快就好了，但阿土卻必須留下來照顧父親的生活起居。一天，當繁富與阿土走在勸濟堂旁的輕便道上，繁富正向阿土說找工作的事時，阿土卻突然往遠處一位日本人的方向走去，那日本人穿著皮鞋，拿著筆記本在寫字，繁富見狀也跟了過去，只見阿土向那人說：「松本先生，請問如何進入你們的單位？」那位日本人看似吃了

一驚，只抬頭看了阿土一眼，繁富在旁，也幫阿土問那位「松本」先生：「請問這地方的職長在哪裡？」職長就是監工，負責人事調度。「松本」先生沒刁難他們，很直接告訴兩人，職長在四坑，差不多五點出坑，兩人去坑口等即可。

繁富陪阿土走去四坑，沒多久，職長果然從坑內走出來，阿土走上前向職長行了禮，央請職長幫忙，讓他進單位工作。那位職長聽說阿土擅長維修電機，可能正缺乏這方面的人手，便馬上安排阿土進入工作課學習。

事後繁富問阿土，怎知那日本人認識職長，又怎知他的名字？阿土的回答卻也簡單：因為那人穿著皮鞋，他覺得能穿皮鞋的人一定就是很有辦法的人，而皮鞋上的名牌有「松本」兩字，他猜那大概就是那人的名字。

阿土進工作課後，不僅努力學習各類知識技能，而且利用公司資源向國外訂購相關書籍，在工作餘暇自修。加上阿土對電機維修本來就很有辦法，不論電機設備有什麼問題，他都能修好，所以很快被擢升為班長，帶領一整個班的人員。而當繁富轉任電車駕駛後，由於駕駛必須對電車結構有基本了解，也要懂簡單的電車修理，阿土更因此成為他請教的對象。

礦工木牌 日治時期礦工入坑前，都會在坑口掛上寫有自己姓名的木牌，讓坑外的人曉得有哪些人仍在坑內未出。臺金公司時期改以「入坑派工卡」取代，礦工須先到「牌仔間」，以個人工作證換取派工卡後入坑，待出坑時換回。監領工則會在派工卡上記錄礦工的出缺勤情形。

十九、礦坑裡的性別歧異

日治時期在臺礦場對男女的界線不嚴，對女性的禁忌也不多，儘管坑內礦工仍以男性為主，但亦不乏女性礦工。當時也有夫妻同坑的例子。

同在坑內工作，女性礦工也要從事粗重的工作，除了體力承受的程度相對較低，女性礦工還有屬於女性的苦處，尤其一旦懷孕，後續問題最大。在礦場工作的那些年，繁富不受重視的年代，沒有所謂的產假可言，加上丈夫一人的薪水往往不夠維持一整個家的生計，所以許多女性礦工在懷孕期間仍得勉強入坑工作，以致常有人不幸流產。即使幸運生產下來，也沒有坐月子或放育嬰假的可能，反而常見許多女性礦工在生產後沒幾天便又入坑工作。於是未受妥善照顧的新生兒，常因營養不良而夭折。本應是喜訊的懷孕消息，竟變成許多女性礦工的苦惱，更成為許多為人父母內心終生的痛楚。

也是這個緣故，所以在礦工間往往有默契與不成文的規定，一旦有女性礦工懷孕，便儘量安排她們做些較不費力的工作，諸如推車、顧倉庫等事。但男性礦工中患有嚴重矽肺症者同樣需要這類工作，工作機會僧多粥少，便很容易形成雙方相互爭搶、相互抱怨。

國民政府來臺後，女性礦工的處境不僅沒有好轉，反而還得承受外省主管異樣眼光的對待。不少外省主管十分排斥女性入坑，他們所持的理由是：女性會帶來霉運。據說中國大陸的礦場規定女性一律不能入坑，連坑口也不准接近；而男性礦工上工前，若在路上遇見女性，往往會視之為不祥的徵兆，有人會自認倒楣，有人會對著那位女性破口大罵，有人甚至會為此休假一天，以免遇上麻煩。

兩地風俗文化既有差異，本應擬定不同的法令措施，但在上位者未必能體察民情，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所公佈的礦廠法，明文規定禁止女性入坑。據說這道法令的制定跟宋美齡有關：宋美齡曾因參觀某地礦坑，見女性礦工滿身髒污、蓬首垢面的模樣，完全不能符合她心中的女性形象，於是要求有關單位立法，把女性摒除在礦坑工作外。幸運的是，臺金公司未立即將此法令付諸實行，女性礦工的生活才不致陷入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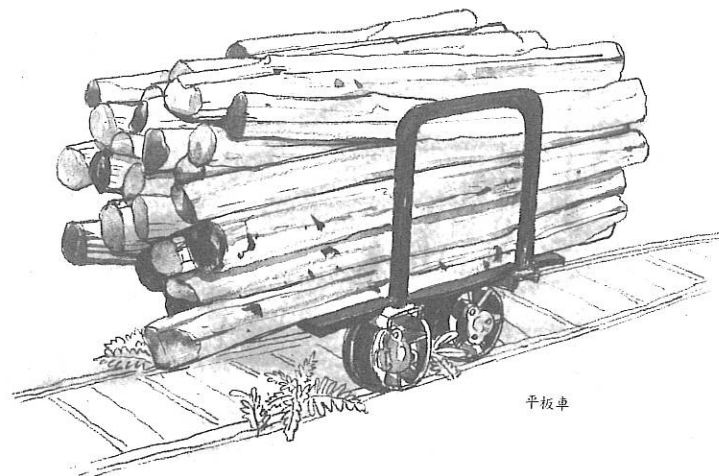
同時間，臺金公司女性職員的生活卻頗為多彩多姿。由於礦山男女比率極度不均，女性職員不乏人追求，男女職員間的戀愛情事更不時登上公司的月刊，成為一種閒情雅興或茶餘飯後的瑣事趣談。也有許多男性職員經常往返臺北、金瓜石兩地，促成兩地男女聯誼的機會。同樣的天空下，卻有著截然不同的喜樂與哀愁。

二十、工殤事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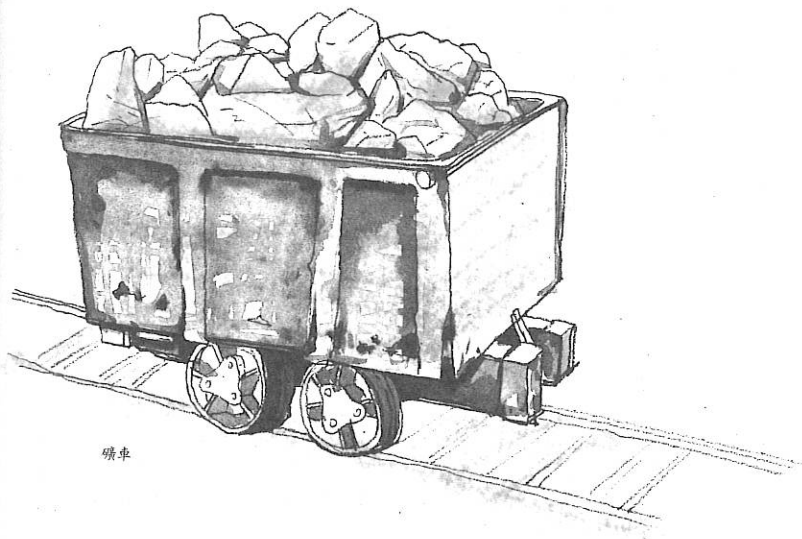
對於曾在坑內工作過的人而言，礦坑就像第二個家，開礦、採礦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礦坑中除了飄浮的灰塵與隨時擦過身體的髒污外，還有沈重到足以壓垮人呼吸的空氣。走入坑道，先有連接外界交通所鋪設的礦車軌道大巷，再深入則另有連接大巷的橫巷、支巷，以及與橫巷相接的垂直吊井。由於吊井太多，一不小心便會失足墜落，所以在坑道中移動，隨時都要保持警覺。

首先專業人員在坑外先以機械進行爆破開坑，待煙塵散去後，礦工才能入內挖掘。礦工會以風鑽機在岩壁上鑿洞，然後放入雷管、爆破，待粉塵散去後，將碎落的礦石裝入礦車，並將岩壁上的殘石以工具敲落。再由搬運工將礦石運出坑外，利用纜車索道將礦車送往水涌洞的選礦場進行選洗製煉。坑內各款機器同時碎礦的聲音，對人的聽力可說是很重的負擔，初上工者往往在坑內待沒多久就會感到眩暈，必須等工作一段時間，耳膜已受傷後，才能適應這類巨大的音量。

金瓜石的礦藏屬於金銅礦脈，既有金礦脈，也有銅礦脈。一到五坑以金礦脈為主，而六坑以下的礦坑，金礦脈的比例較小，銅礦脈的比例較大，因此常見金銅兩種礦脈在同一坑



平板車



礦車

平板車及礦車 礦山的輕便軌道上最常見到的兩類台車，一是專門載運坑木、材料的平板車，一是鐵製的運礦車。

道的不同支脈出現。金礦坑的溫度約十八度，岩盤堅硬，少有崩坍的危險，工作環境條件較佳，相對的，銅礦坑的岩盤較易滑動，溫度更高達四十度以上，所以在銅礦坑工作的礦工，常因太熱而只穿一條內褲上工，有些人甚至什麼都不穿。若是同時在金、銅不同支脈間進出，就會像洗三溫暖般忽冷忽熱。

暗夜裡的悲愴哭聲

對每日都得出入坑道的礦工而言，礦坑坍塌是最令人聞之色變的事故。每次挖掘坑道，礦工都須小心翼翼地在危險區域立起相思木支撐坑壁，相思木的木質堅硬有韌性，礦工能藉由相思木被岩壁擠壓、將斷未斷的聲音，判斷礦坑是否將要坍塌，並在僅僅數十秒的反應時間中尋找出路或較安全的地方躲避。有些區域雖毋須以相思木支撐，但不表示完全沒有危險，礦工在走近這些區域前都須先以竹竿敲打四壁，確認安全無虞後方能進入工作，否則仍有可能發生岩盤崩落的意外。

在一個可以開山、移山的時代，科技發達早已超越過去所能想像的程度，但礦工的生命安全卻未能受惠於科技的保護，仍然暴露在最原始的危險中。有時人們會說人定勝天，但對礦工而言，說這類話的人不是太天真就是太過樂觀。所以礦工總是迷信，每逢初一、十五與重大節日，總不會忘記在坑口祭拜鬼神，每年農曆七月，各個工廠還會舉行俗

稱「拜工場」的秋祭，沒有礦工會錯過這項活動。

即使如此，坑道仍不時有事故發生。一般而言，礦工的工時以八小時為準，每位礦工入坑前都須先登記入坑的坑號與時間，因此若是看到有礦工家人來查查登記簿，就表示可能出事了。每次見到礦工家人站在坑口詢問每位出坑的人時，繁富總會低頭快步走過，不忍看見這些人愈來愈絕望的眼神。

工殤消息傳出的當晚，常會聽到某戶人家淒慘的哭聲，從祈堂路的這一端傳到另一端。出殯當天，整個送殯行列便會沿著祈堂路經過亡者生前走過的地方，讓死者沒有留戀地離開。

這類工殤事故每年總會發生幾回，上頭的人往往只給予固定金額的賠償。在臺金公司每月發行的《金銅月刊》上，有時會看見一些假託礦工名義發表的文章，正好反映上層對礦工的態度。

《金銅月刊》屬於臺金公司的內部刊物，每次出刊礦工都會拿到一本，最讓繁富印象深刻的，是有一篇〈我愛上礦坑〉的文章，記得當時阿土率先拿到月刊看到這篇文章後，便氣憤地大聲唸出來給大家聽，文章是這麼寫的：「有人說，採礦是一件危險的工作，這明明是藉故偷懶。論起危險，社會上什麼地方沒有危險？房子塌了可以壓死人，汽車失靈可以撞死人，你睡在床上走在路上就一定沒有危險嗎？」大家聽完後都一陣嘩然，紛紛說：

「這些人不會自己來做？幹嘛整天躲在辦公室裡？」

臺金公司其實有所謂「一日礦工」的制度，即規定平日坐辦公桌的職員每年必須花一天的時間入坑參觀，名義上是為了解礦工工作的辛勞，但很快便流於形式而失去任何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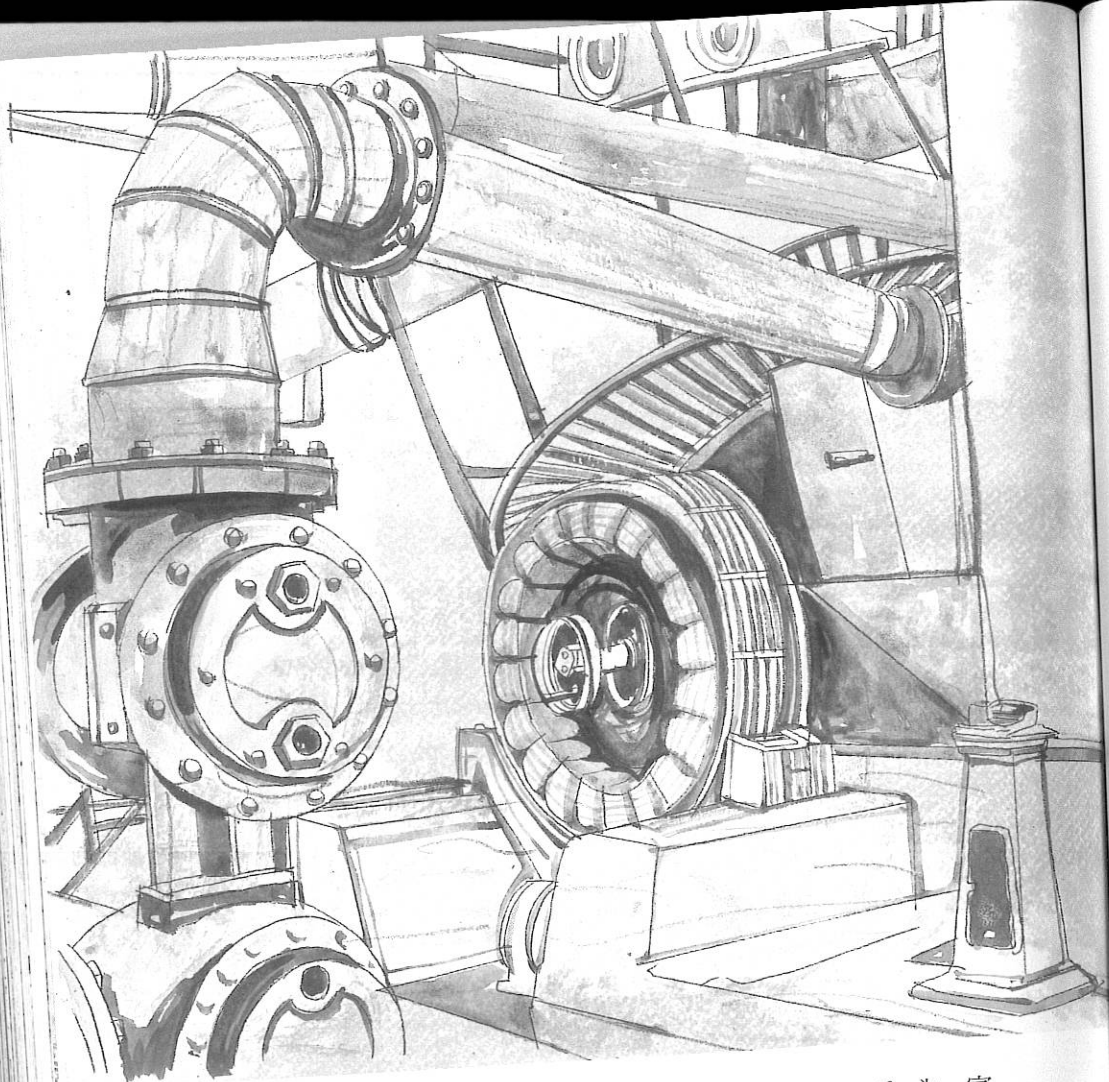
在「礦業臺灣」的風光歲月被「工業臺灣」所取代的年代，礦工跟大眾的生活也愈離愈遠，變成不被聞問的小世界中的一小群人。但也許是過去不斷遊走在生死邊緣的關係，加上見過許多的礦災、生死離別以及許多人因親人遇難而哭喊的淚水，竟使繁富對地底工程起了莫名的不安與危懼的心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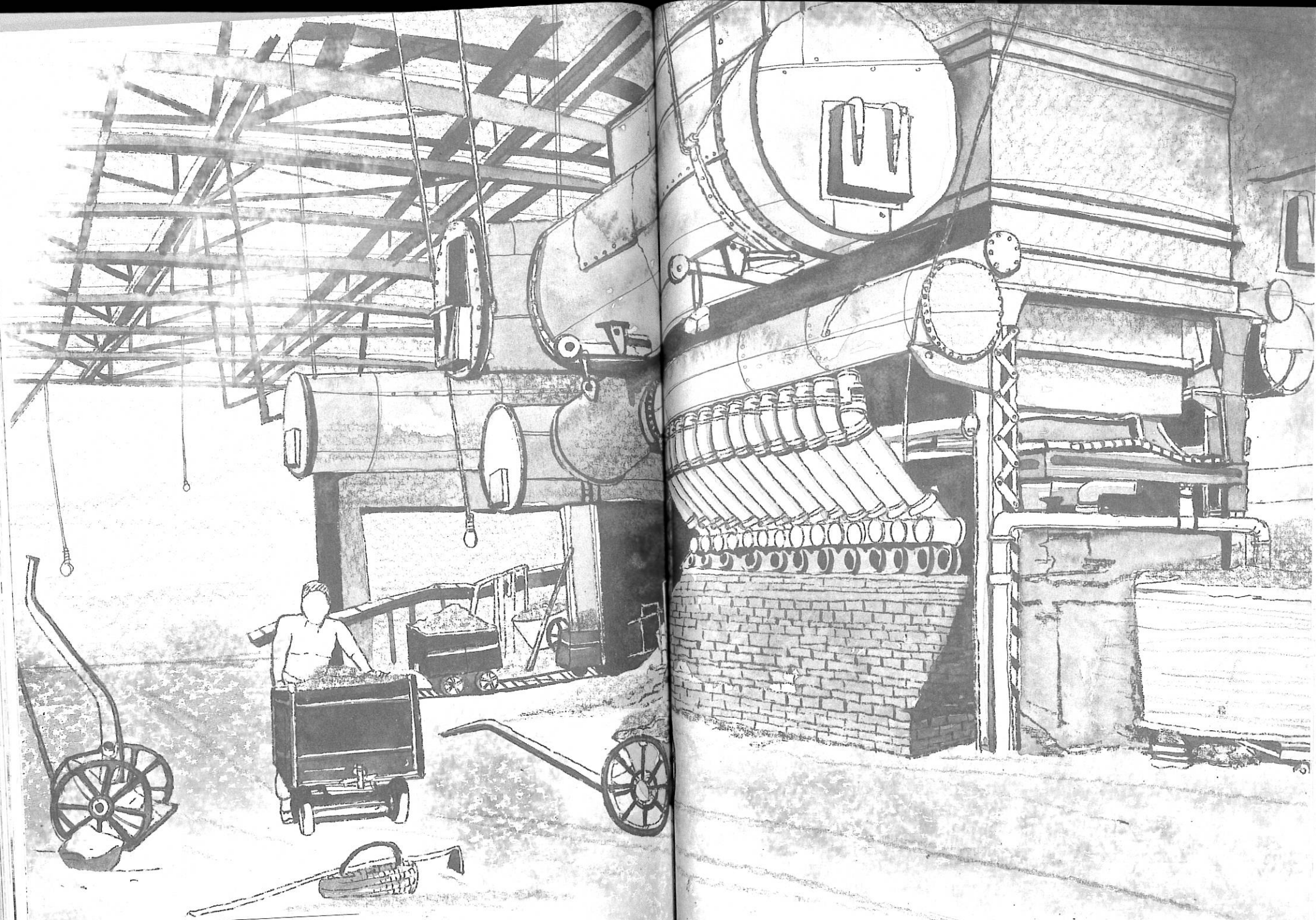
多年後，當臺北市有意興建地下捷運系統，政府官員為了捷運系統的安全性、土質是否適合等議題而不斷開會討論時，繁富也注意到這則新聞。儘管每次新聞所報導的只是一次開會無意義的結論，儘管從開會到決策到動工歷時十餘年之久，繁富仍持續蒐集剪貼所有的相關報導。在繁富的心中，隱隱然有一種想法，一股聲音，希望有人能阻止興建捷運的決策。但在大眾的期待下，地底捷運終於開始施工時，繁富卻又希望施工能順利，祈禱不要有任何工殤事故發生。

完工通車後的捷運，看似一條地底長龍，綿延數百公里，又像是地底的礦坑坑道，唯一不同的，大概就是捷運明亮與光明的形象，為城市注入的是朝氣與活力。即使如此，繁

富對捷運仍存在極為複雜的想像與感受，以致有好幾年的時間，繁富始終避免搭乘捷運，即使是前往捷運直達的地點，他也寧願選擇公車，待可以看到陽光的地方。

壓風機 金瓜石的礦坑外常設有壓風機，負責將空氣加壓後，經由連通的風管送入坑內，以帶動坑內的機器運轉，同時也將坑內的廢氣抽換出來。





廠房內部 金瓜石礦業主要採取機械地作，隨處可見各式廠房與工場，與專門的製煉所。為供應這些機械順利運作，當地還有專門的發電所供應電力。同時期的九份金礦則倚賴大

二十一、溫州人的眼淚

站在高處往四周探望，會看見山坡間一座座的墓地，這些大多數都是溫州人的墓地。日治時期溫州人渡海來臺謀生，屬於礦工中最低下的一群，不僅生活艱苦，收入微薄，而且活不長久，於是一具具年輕的遺骸，有的被葬在山間小空地，有的則被火化，火化的骨灰多收納在當地的金泉寺中。

根據昭和八年（一九三三）的人口統計資料，包括金瓜石在內，整個瑞芳庄本地人有三萬人，其次是日本人，只有一千多人，再其次是中國大陸過來的人，有七、八百人。這些人主要都是溫州人與福州人。瑞芳庄全部三萬多的人口，主要都集中在金瓜石與九份這一帶。

在本地人占大多數的金瓜石，日本人只有一千多人，多數日本人住在日式宿舍區，屬於日礦公司的職員。也有一些日本人住在祈堂路上，這些人有的在供應社工作，有的在祈堂路上另有營生。即使是與本地人同住在祈堂路上的日本人，雙方在生活上也少有交集。

福州人多半有專門技藝，俗語說福州人有三刀：「剪刀、菜刀、裁縫刀」，祈堂路上與理髮、飲食、服飾有關的店，多半是福州人開的。福州人的生活方式跟本地人差別不大，

加上人數少，若不是講話口音不同，其實也很難分辨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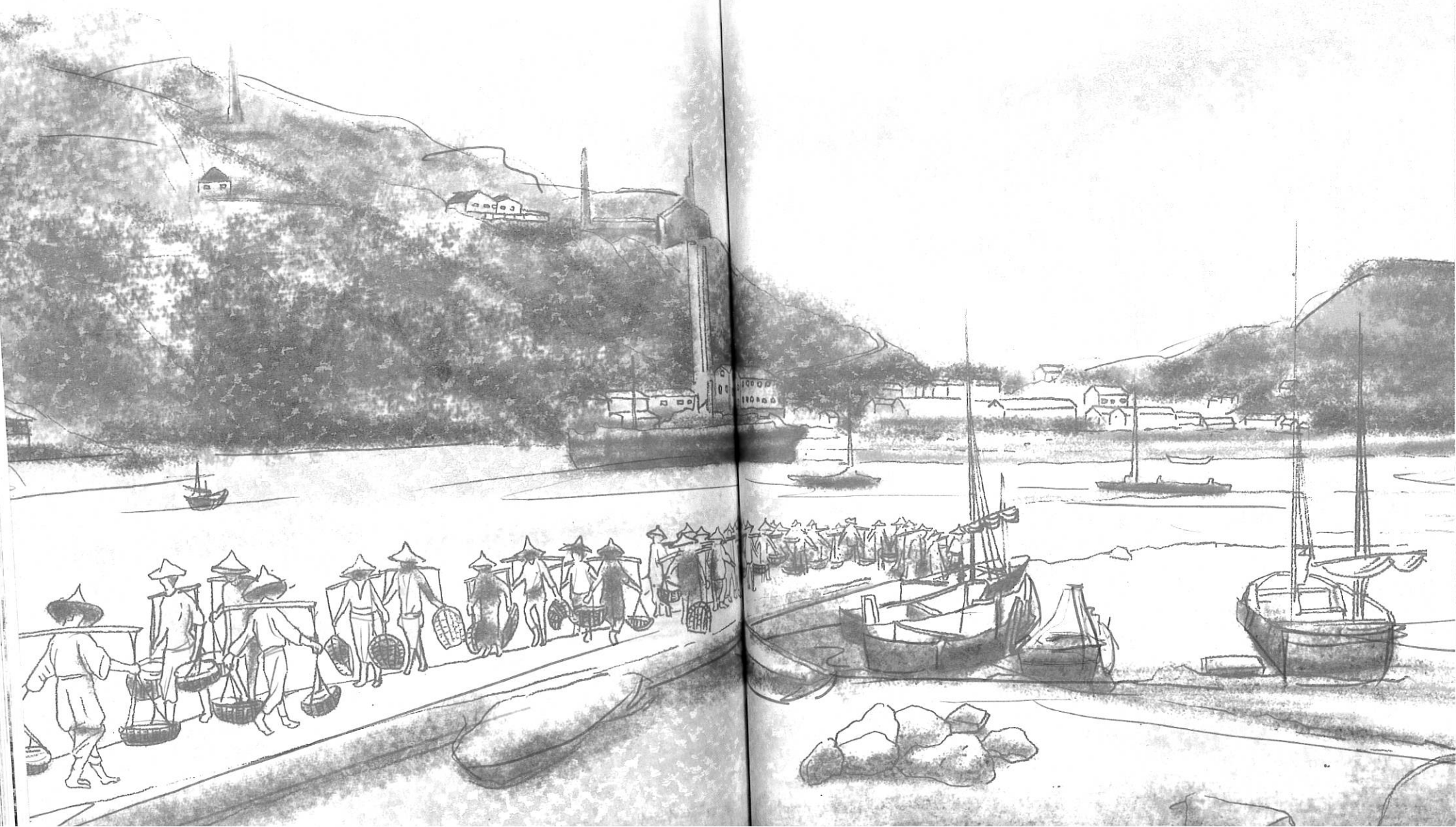
省吃儉用的四萬多日圓匯款

溫州人就不不同了。在金瓜石開礦的過程中，有一些技術性不高的工作，本地礦工多不願意做，因此須從中國大陸另行招募華工。這些華工以溫州人為多。早期常見溫州人帶溫州人來臺，如一位溫州工頭郭智嘉便曾回鄉招募同伴，使溫州人的數量很快突破兩百多人。直到日治中晚期，對華工的需求增加，黃仁祥遂趁時崛起成為金瓜石最大的苦力頭。在黃仁祥的招募管理下，溫州人的規模曾高達兩千名左右，這些人每次來臺都是三、四十個人一群，大部分穿著黑色上衣，戴著帽緣較廣的斗笠，有些人還會提著草編的箱子，一起從基隆港上岸，遠看就好像一整列的軍隊。

來臺的溫州人多半是單身青年，大部分住在勸濟堂旁的簡陋工寮裡，跟祈堂路本地人的房舍相比，溫州寮顯得更簡陋，僅有兩長排的屋舍，每間彼此相連，幾乎所有單身的溫州人都擠在一間間小屋子裡共同生活，每個人都只有小小的一方空間，僅可供勉強躺下休息。

但對溫州人而言，生活條件的好壞不是關鍵，他們遠渡來臺，為的是能賺錢匯回家鄉，因此衣、食、住、行能省則省，有工作機會能做就做。諸如搬炭、扒土這類既辛苦、薪資

水清洞船運 日治初期金瓜石貨運多從水清洞或礁仔寮一帶上下岸，礦主田中長兵衛也自備有汽船「勢德丸」，航行於日本釜石礦山與水清洞間，既可輸送礦石，也可載運米糧，供應礦山所需。



又不高的工作，溫州人都搶著做，而且盡可能希望多上幾天工，少休幾個假。入多出少，自然可省下一筆錢。曾有人算過，倘若一個溫州人一個月可賺四十日圓，他們常只花費二十日圓，然後透過郵局把攢下的錢匯回家鄉。一整年下來，金瓜石當地三等郵便局^註所收的溫州華工匯款，竟可高達四萬多日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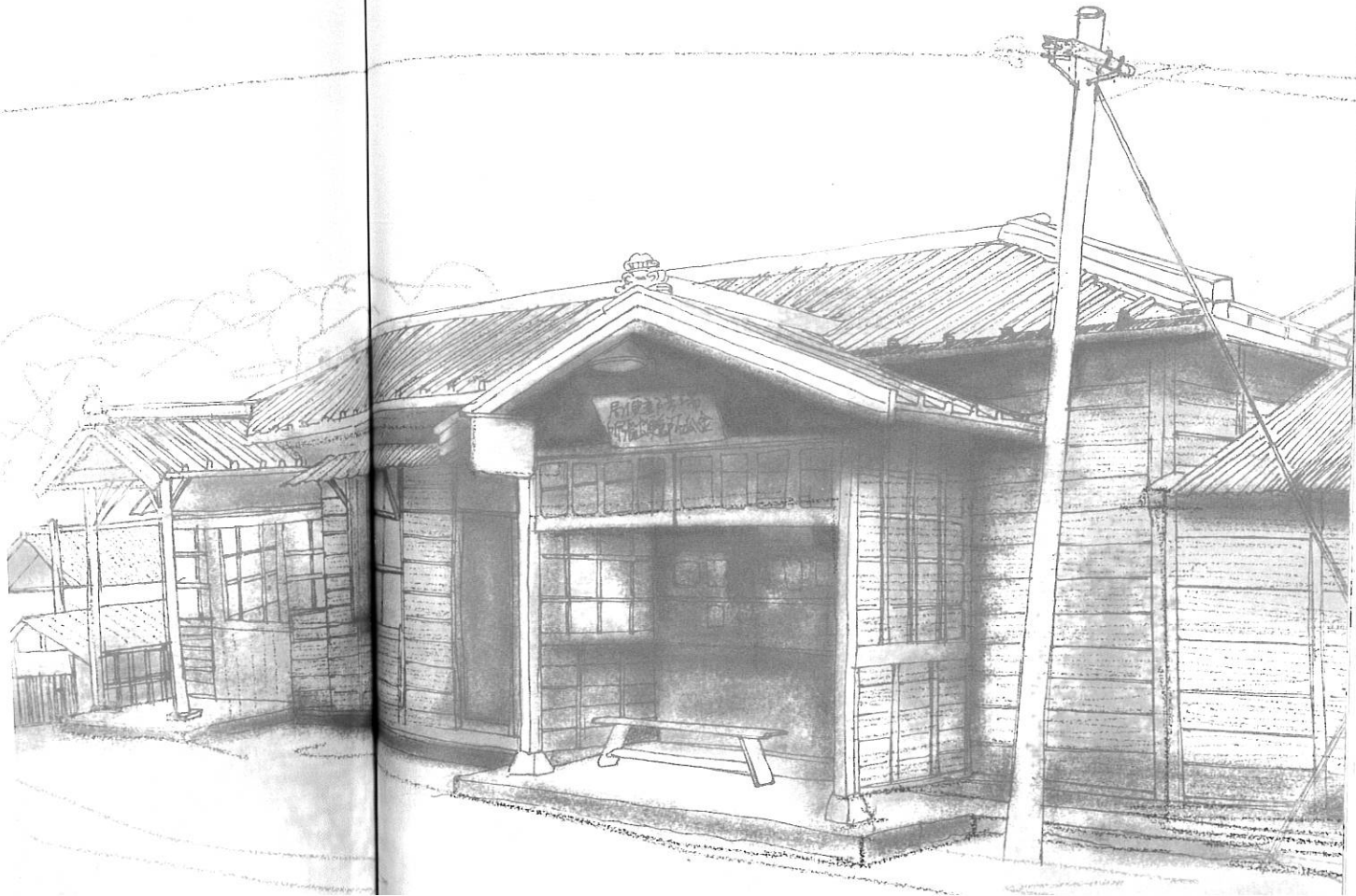
即使如此，溫州人在臺處境並不算好，隨著溫州華工數量增加，本地人漸漸將之視為主要的競爭者。許多人抱怨，景氣差的時候，工作機會縮減，不少本地人失業無事可做的時候，溫州人

的工作反而常可受到政府的保障。所以本地人有時甚至會集結力量，共同向當局請願。加上溫州人本身或隱或顯的群體意識，有時仗恃人多勢眾，主動或被動與本地人起衝突，彼此的敵意累積愈來愈深，溫州人遂被相關當局視之為破壞秩序與製造不安的根源。

在中、日兩國發生戰爭後，臺灣與中國大陸間的交通往來管道都中斷了，溫州人病的病，死的死，散的散，人數本居劣勢的溫州人，更不容易與本地人的勢力抗衡，尤其在大戰中後期，一切以國防所需為最高優先，許多金瓜石的礦業設備都被拆卸移作他用，即使戰事告終，金瓜石的礦業在短期內仍不可能恢復昔日的榮景，許多溫州人選擇離開金瓜石，溫州寮也漸漸空了。

註

明治四十年（一九〇七）臺灣總督府所制訂的「臺灣總督府郵便局官制」，將郵便局分為不同層級：即一、二、三等郵便局、郵便支局、郵便出張所，以及郵便受取所。當時的郵便局兼掌郵務與電話、電信業務，直到大正九年（一九二〇），才另設電信局與電話局。日治時期的金瓜石郵局屬於三等郵便局。



三等郵便局 儘管只是小小的三等郵便局，卻是金瓜石對外聯絡通信的主要管道，外地的來信往往只須標上「金瓜石」三字，便可順利送達。

二十二、小夏的故事

小夏的父親是溫州人間的苦力頭人，他帶著不少單身的同鄉從溫州渡海來臺，輾轉來到金瓜石工作。由於他帶著家人同來，不便與其他單身溫州人擠在溫州寮，所以往祈堂路找住所，最後選擇住在繁富家的隔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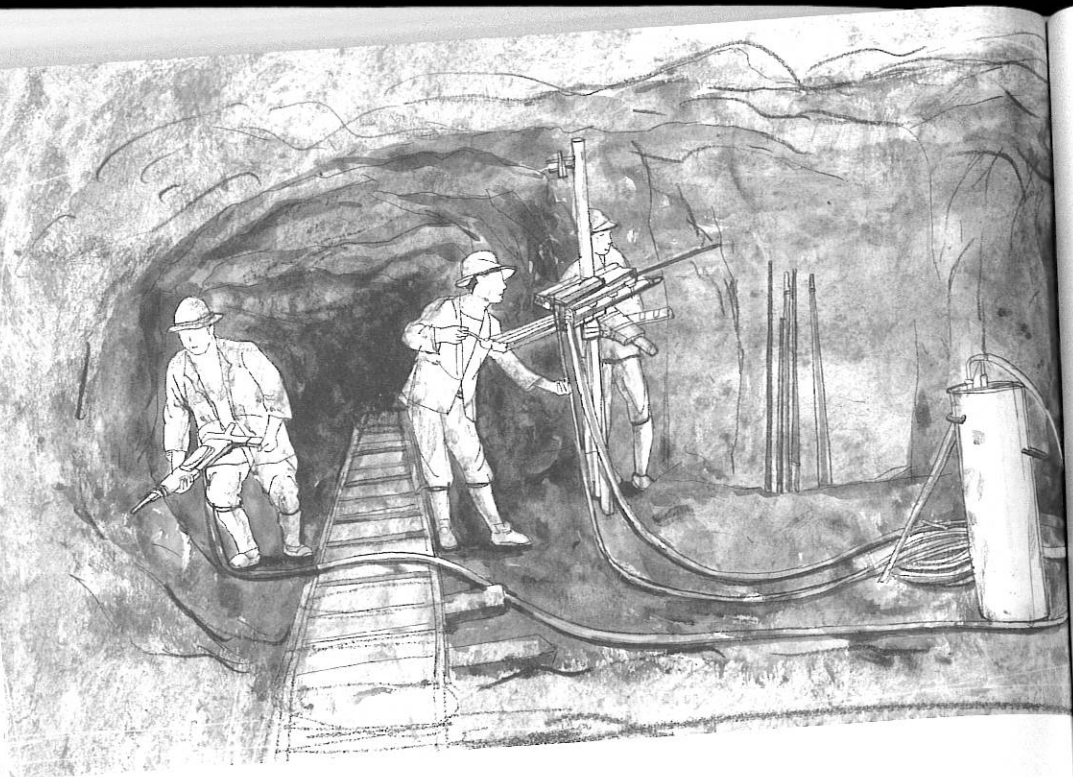
由於兩家比鄰而居，繁富多少體會到溫州人與本地人生活習慣上的差異，包括對糞便與污水的處理方式都不相同。金瓜石當地的住家，除了日式宿舍有獨立的衛生設備外，一般都無這類設施，所以人們往往會在巷底或較隱密的地方挖個坑，放個甕，充當簡易廁所，敏銳一點的人或多或少會聞到一些味道，但大家對這類事不甚在意，所以不會造成困擾。溫州人處理糞便的方式卻與本地人不同，繁富也說不清楚他們是如何處理，但知道周遭的人常嫌惡他們的味道重，不衛生。又如同樣是倒污水，本地人也嫌溫州人沒有把水倒在對的地方。

生活習慣上有差異，文化上也不同。溫州人總與溫州人在一起，即使是住在祈堂路上的溫州人，也很少與本地人打交道，和街坊鄰居間也不往來。雙方互有隔閡的結果，很容易為小事而爭吵或不快。

大人有大人的世界，小孩們則沒有受到太大影響。在公學校中，小夏與繁富、阿土同班，三人常在一起講話，小夏算是其中話最少的，常常是繁富與阿土講了許多話，小夏才回應個一兩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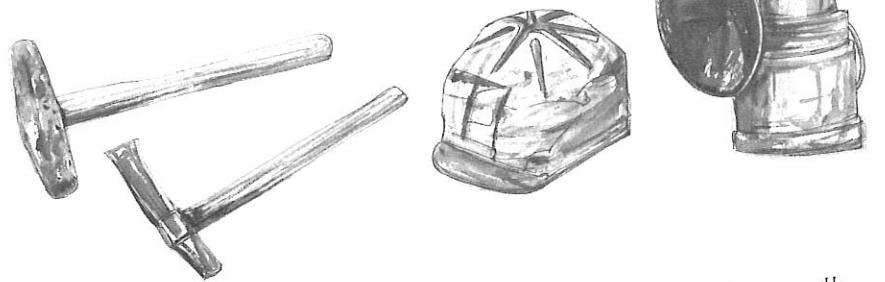
在升上五年級的那年，小夏卻從班上缺席了，小夏一家人也搬離了祈堂路。在那個年代，班上的同學突然缺席不是罕見的事，原因往往是同學的父親調往中南部，全家便會一起遷走。

日本戰敗後，小夏卻回來了。儘管回到金瓜石，小夏卻很少再提過去的事，只隱約聽他談到，他被父母帶往臺北學做鞋子。對這座城市，小夏跟阿土一樣，都沒有什麼好印象。所以，幾年過去後，小夏便離開父母，隻身回來金瓜石。



打鴨頭的礦工 鑿岩用的風鑽機俗稱鴨頭，從日治時期以來便經過不斷的改良，各時期的礦坑用過日製與美製的機器，評價好壞不一。早期風鑽機十分笨重，必須兩人合力才能扛動，後來改良為一人也可操作。機器的一端與水管相連，可將水注入岩壁洞中，以避免鑽鑿過程中產生過多的煙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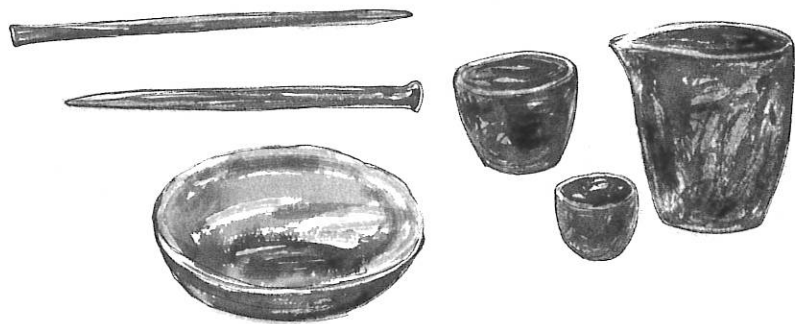
採礦工具 維修良好的採礦工具與保護安全的措施，是每個入坑與大自然岩壁相抗衡的礦工所不可或缺的配備。



此一來可減少鑽岩所產生的砂塵。相對過去不注水的打法，人們稱此為濕打。濕打有其好處，但也有辛苦的一面，由於鴨頭所注入的水會使所鑽的土凝結成土膏，因此，扒土工必須在土變硬前把土扒掉，如果未扒乾淨，便得再把這些土膏打掉。鴨頭工與扒土工彼此要協調工作時間，有時是早班扒土，中班打鴨頭，有時是早班打鴨頭，中班扒土。扒土的累是不用說了，加上六坑銅礦脈中高達四十度的溫度，再健壯的人也無法一次工作太久的時間。根據臺金公司規定，能一次扒完兩車土便有獎金可領，但少有人能扒超過一車以上的份量。

當了一年多的扒土工後，可能是小夏工作表現突出，監工便問小夏是否願意當鴨頭工，鴨頭工薪水比扒土工整整多出三分之二，小夏當然馬上答應。

早期的鴨頭十分笨重，鴨頭工操作時，不僅須以支架支撐，還得有一位二手在旁扶住鴨頭，加上鴨頭所用的鑽



「除了這裡，好像沒有其他值得待的地方。」小夏總這麼解釋他回來的原因。阿土常在一旁應和，因為他也是個不喜歡臺北的人。

回到金瓜石，一切早已今非昔比，整座山城，溫州人的人數變得屈指可數，祈堂路上的舊房舍早已住了其他人家，溫州寮也早被廢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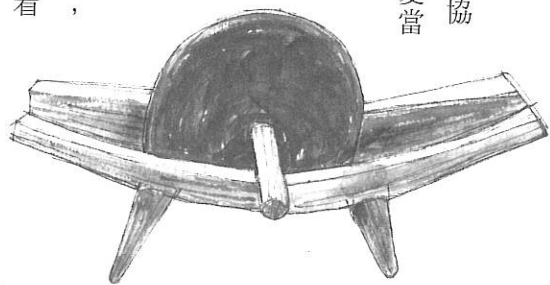
從扒土工到鴨頭工

在繁富與阿土的推薦下，小夏也前往臺金公司應徵扒土的工作，他須先在扒土測驗中勝出，為了進六坑，還必須準備一份紅包給這個坑的主任。最後在通過身體檢查後，才終於成為公司的契約工，必須等三、四年後才有升作正式人員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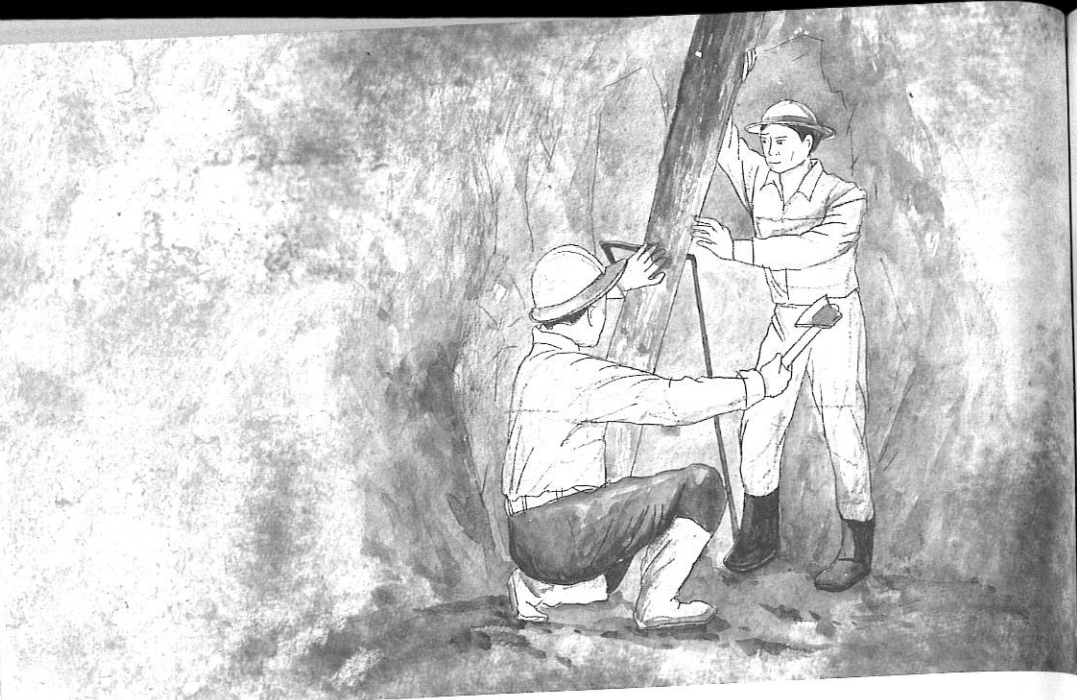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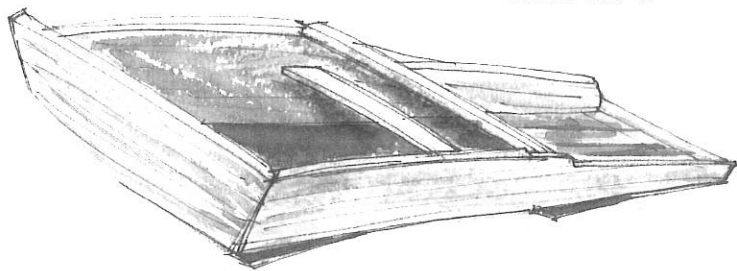
初入公司時，小夏被派去與鴨頭工配合扒土。此時所用的新式鴨頭，跟日治時期的不同，它多了條注水塑膠管，鴨頭在啟動的同時，會自動將水注入所鑽的洞中，如

頭，一天總會壞掉十幾次，若無二手在旁協助替換鑽頭，很容易會拖慢工作進度。小夏當鴨頭工時，當時的鴨頭已經過改良，儘管仍重達四、五十台斤，但畢竟重量已減輕不少，加上鑽頭損壞率也已大幅下降，所以雇用二手已非必要，為了多賺點錢，小夏便一個人包辦起鴨頭工與二手的工作。

曾有幾次機會，繁富幫小夏修理鴨頭，小夏總是一臉疲累的告訴繁富，過去在旁看人做，不覺得了不起，如今才了解鴨頭工的辛苦，既要有力氣還須有技術，鑿岩時不僅要了解岩石特性，哪個點好打、難打，要判斷哪個點要打幾個洞，爆破時才能達到最大的效果等等。有時為了趕進度，從爆破、鑿岩到扒土，甚至必須一個人完成。



淘金用具 不少過去礦工的家中，仍然完整保留著淘洗砂金的工具。每逢被問到淘洗砂金的過程時，這些老礦工的眼神便又炯炯有神了起來，彷彿黃金在水中閃爍一般。



鴨頭工操作鴨頭時，按規定必須戴口罩，以避免吸入鑿岩時產生的矽塵，但包括小夏在內，許多人都覺得戴口罩會透不過氣而寧願不戴，但身體的健康也在不知不覺中流失。

架牛條的礦工 礦工在開坑時，常須以相思木作支架支撐坑壁，以防岩塊掉落。相思木即俗稱「牛條」。牛條的架設往往因陋就簡而成，所以即使行經有牛條的區域，仍須小心翼翼。

二十三、礦工職業病：「矽肺症」

在坑內工作幾年後，小夏變得愈來愈諱疾忌醫，愈來愈不敢看醫生。繁富與阿土常輪流提醒他去醫院檢查，小夏多半含糊應付。遇到咳嗽時，小夏總說：「大概是感冒不舒服吧！」再不然就是開玩笑地說：「說不定是肺結核吧！」

清代臺灣曾有一段時期流行肺結核，日治以後，臺灣總督府致力改善醫療環境，實行傳染病預防與檢疫工作，方才降低全臺肺結核的感染率。儘管如此，金瓜石仍無法擺脫肺結核的肆虐。在國民政府時期，一次專門針對金瓜石地區居民所作的檢查中顯示，包括學童在內，竟有超過八成的居民曾感染或正患有肺結核，其驚人的程度難以想像。小夏的玩笑話，好像在訴說著金瓜石人的宿命一般。

但隨著小夏咳嗽次數增加，情況愈來愈嚴重，繁富與阿土也愈來愈擔心，阿土最性急，一天晚上，繁富提到小夏的咳嗽變嚴重的事，阿土二話不說，就直接衝到小夏家，硬拉著他去醫院檢查，也不管那時早過了門診的診療時間。

礦山醫院位於供應社附近，有內科、外科、牙科、耳鼻喉科與婦產科等五科，許多礦工都會來這間醫院照X光檢查肺部，費用則由礦業公司支付。儘管不能跟市區的大醫院相

提並論，但礦山醫院的設備與人員素質都不差，加上常購買許多新器材，設備完整，可以進行許多大手術，即使是重病病患也不必特地送往市區治療。更曾有在臺北市各大醫院都診察不出來的疾病，卻在金瓜石的礦山醫院診察出並且治好，這也使礦山醫院的名聲十分響亮，不少附近地區的居民都會來此看診。當護士拿著小夏的身體報告走出來的時候，單看護士的臉色，大家都已知道事情不妙。原來小夏得了矽肺症，而且是第三期的重症。

沒有一個溫州人的肺部是好的

一般來說，礦坑常因鑽岩而產生矽塵，矽塵被吸入後沈積在人體肺部，日積月累下會造成肺部纖維化，這種病稱為「矽肺症」，是入坑工作的礦工最常得的職業病。

矽肺症與肺結核不同，肺結核可透過許多管道傳染他人，矽肺症則不會傳染，但同樣都是肺部疾病，加上兩種病的病徵相似，單憑外在病徵，很容易因混淆兩者而誤判病情。

矽肺症是慢性病，大部分的矽肺症患者都是曝露在矽塵中十幾二十年後，才感到肺部有異常。矽肺症是不可逆的，肺部病變只會隨時間而加重，藥物治療只能控制與穩定病情，卻很難真正根治。小夏的反應只是淡淡的：「溫州人都是這麼死的。」每一次，小夏經過溫州寮舊址時，總會說：「沒有一個溫州人的肺部是好的。」事實上，在過去半個多世紀的金瓜石礦業發展史中，多數的溫州人好像註定要死於肺病似的，陸陸續續倒了下來。

二十四、青草祭

在確定小夏得了矽肺症後，除了鼓勵他接受西醫治療外，大家也求助於勸濟堂的青草祭，以及青草祭後所製成的青草丸。每年繁富與阿土都會拉著小夏共同參與在青草祭的活動。

青草祭是金瓜石當地為採製草藥丸，一年一度獨有的活動，固定在每年農曆



五月端午前後舉行，多由勸濟堂主辦。在舉行青草祭的前一晚，人們須先擲筊決定由廟中的哪一尊神外出，當天早上八點多，信眾便以軟轎抬著神尊外出遠境，途中若有可用的青草，神尊便會指示停轎，信眾再依指示採取青草。一趟外出總有五十多人參加，由於一整天的時間都在外頭採藥，所以整個過程並不輕鬆，但阿土卻很喜歡參加，他常找繁富一起扛轎，同時也會找小夏一起去採藥。阿土總說：「一起跟神明出去，採的藥會更有效。」

神明允諾的靈藥

採齊青草後，便可進入製藥的過程。製藥過程很繁瑣，首先先把採回的青草洗過，鋪開瀝乾，隔天再加以搗捶，並加入大量中藥藥材，然後經過七天七夜的曝曬及採製之後，才能得到一罈罈的藥丸。製藥工作多半交由女性負責，男性頂多幫忙搗捶藥草而已。

青草丸製成後，勸濟堂的主持便會收入倉庫中存放，若有人上門求藥，原則上都不收費，但主持會要求信徒先在前殿點香拜拜，擲筊問神，主持總說：「神明允賜的藥丸才會

青草祭 如今已經無人曉得青草祭的起源，但礦工們都會記得作為山城祭典的青草祭，以及他們如何倚賴藥丸醫病的過去。



有效。」若問這些藥丸的成分，主持一律都是搖搖頭說：「不清楚。」

有時繁富也會主動向前來求藥的人解釋，其實神轎所停的地點，往往會有多種青草同時存在，採藥者會根據本身對草藥的認識，選擇性摘採；若遇到不熟悉的草藥，則會先採下，回廟後查書再篩選，也因此每趟外出，總會帶回數十布袋的各類青草。但無論如何，

大家都相信，若沒有神明的力量，青草丸只是揉碾許多青草而成的藥丸而已。信徒若順利求得藥丸，主持便會教導用法：每天每次取六粒藥丸搗破，以三碗水煮成一碗藥湯喝下，若藥丸用完後而仍有需要，便可來廟再求。

在過去醫療系統尚未發達的年代，人們有小病痛時，總會來求青草丸服用，據說許多疾病與疑難雜症都可因此治癒或緩和。整個金瓜石、水湳洞、九份地區，有不少居民都靠藥丸治好一些病痛。也由於這些藥丸神奇的傳說被廣泛流傳，吸引了不少人遠道前來求藥。

二十五、埋骨金泉寺

一九八四年勞基法開始實行，勞工權益本可得到更完整的法令保障，但在此之前，小夏卻被臺金公司資遣了，小夏所領的退休金不多，加上又罹患第三期的矽肺症，已無法再換工作——矽肺症分四期，第三期以後，患者的命等於去掉一半。患者不僅須每天服藥控制病情，而且必須十分小心照顧身體，絕對不能感冒，否則很容易會因併發症而喪命。於是，每逢晴天的時候，便常見到小夏坐在門口，披著一件大衣在曬太陽，由於生病的緣故，小夏兩條腿變得很瘦，偶而還會感到呼吸不過來，想咳又咳不出來，必須為了吸一口氣而使盡全身的力氣。

小夏卻很看得開，有時他會找繁富一起去金泉寺。金泉寺屬於淨土真宗東本願寺派^註，日治時期日本僧人應日礦公司之邀來此建寺。過去寺旁有火葬場，火葬場係以磚塊搭建而成，十分簡陋，裡面有一個鐵製平臺，棺材被推進平臺，淋上油後便可火化。繁富還小的時候，有時經過金泉寺附近，看到火化遺骸產生的煙霧從煙囪中飄出來，總會趕緊避開，以免不小心吸入這些空氣。

在火葬場火化的往生者，有不少是溫州人的遺骸，他們多數由黃仁祥轉介來臺，泰半是

一、二十歲的單身年輕人，死後既無人代收骨灰，加上中日戰爭爆發後，溫州寮中的溫州人愈來愈少，也找不到人代運骨灰回鄉。這些無主骨灰罈便被堆放在金泉寺的地窖中，時間一久，也累積了兩百多罈。

「也許哪一天，我的骨灰也會被放到那邊去吧！」小夏淡淡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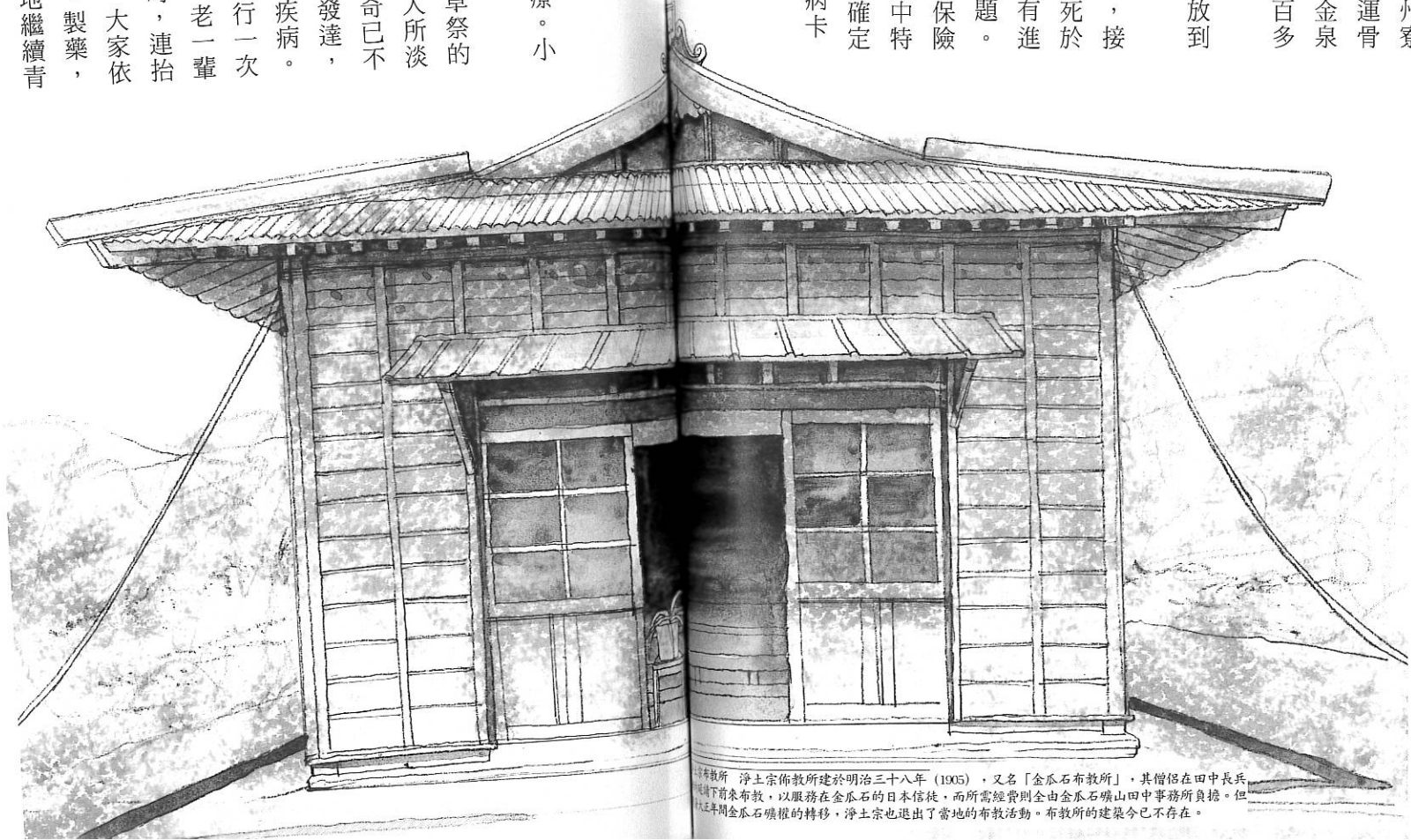
繁富不斷督促小夏定時檢查身體，接受治療。儘管半世紀來許多溫州人都死於矽肺症，但半世紀來的醫療衛生也有進展，唯一令擔心的是醫療費用的問題。一九五八年，國民政府頒佈的〈勞工保險條例〉為小夏解決了這個難題，條例中特別針對矽肺症制定審定標準，凡礦工確定患矽肺症者，都可申請一張重大傷病卡

作為憑證，憑卡便可得到免費的治療。小夏也在申辦後得到了這張卡。

但小夏的病終究沒有治癒，青草祭的藥丸傳說如今也成為過去，漸漸為人所淡忘，年輕一輩對這些藥丸，除了好奇已不再有多少興趣。畢竟現代醫療體系發達，人們不必再依賴這類民俗療法治療疾病。即便如此，勸濟堂每隔幾年仍會舉行一次青草祭，儘管參加的人愈來愈少，老一輩礦工仍會相互招喚前往，曾幾何時，連抬轎的也都是些年過半百的老人。大家依然遵循過往的儀式，擲筊、採草、製藥，一個步驟接一個步驟，無怨無悔地繼續青草祭的進行。

註

淨土真宗是十三世紀初親鸞（1173-1262）所創，親鸞主張凡夫的罪業極大，必須絕對聽命於他力的「金剛之信」，而決定其往生淨土的證果。淨土真宗分作東、西本願寺派。金泉寺是日僧鹽崎亮惠應日本礦業株式會社的邀請來金瓜石所建。



淨土宗佈教所 淨土宗佈教所建於明治三十八年（1905），又名「金瓜石佈教所」，其僧侶在田中長兵衛請下來布教，以服務在金瓜石的日本信徒，而所需經費則全由金瓜石礦山田中事務所負擔。但一九五八年金瓜石礦權的轉移，淨土宗也退出了當地的布教活動。佈教所的建築今已不存在。

二十六、黑暗戰俘營

孤寂的山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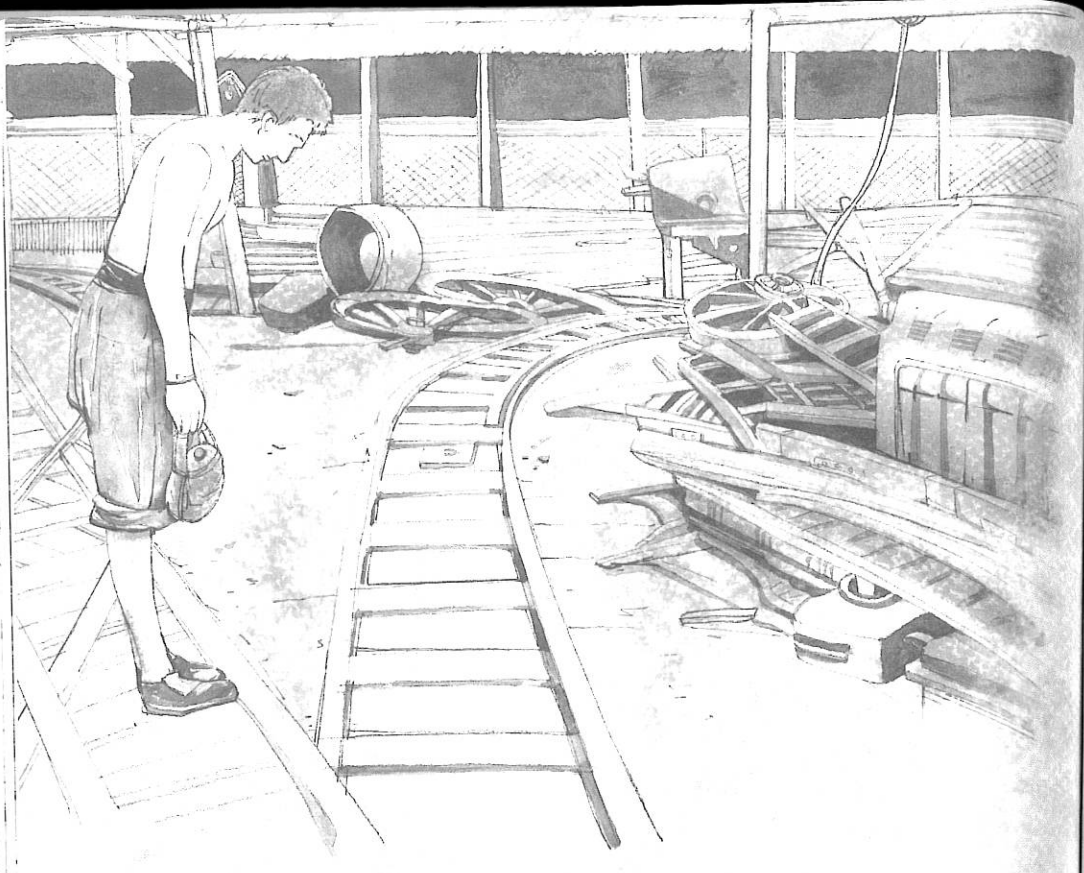
132

當年小夏曾帶繁富參觀過溫州寮，認識當地其他的溫州人，這是繁富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走近溫州寮。溫州寮在大戰末期曾被改建作英美盟軍的戰俘營，如今走過溫州寮舊址，不僅溫州寮不見蹤影，除了戰俘營的入口門柱，以及一小片圍牆以外，戰俘營的建築也沒有殘留任何痕跡，餘下的是一片空地，以及一座新建的戰俘營紀念碑。

「幾年前，一些曾在金瓜石當過戰俘的人回來立碑，報紙上都有報導，」阿土告訴繁富說：「有一位戰俘的未婚妻也一起過來，她的未婚夫死在金瓜石，她這輩子就不再嫁了。」又說：「聽說他們每年十一月都會回來這裡聚會。」

站在紀念碑旁，繁富彷彿看到一位女士站在碑前的模樣，她的眼角噙著淚光，無言地接受戰爭留給她的傷害，又彷彿回到過去所見的戰俘營記憶。

昭和八年，西元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前一年中國大陸剛發生「九一八事變」，中、日兩國關係急轉直下，原本提倡兩國應和平共處的人，也一面倒傾向不惜一戰，抗日聲浪愈來愈高漲。過幾年，兩國關係更緊張，華工招募也不如先前順利，加上金瓜石當地的溫州人有的死，有的離開，人數便漸漸少了。溫州寮也慢慢空了，日本人就把溫州寮改



建為戰俘營，作為收容戰俘之用。

同一時期，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不斷有相關新聞傳來，報導日本在東南亞一帶的戰事勢如破竹，英軍全面潰敗，終於在新加坡簽字宣告投降。這個消息傳來不久，就有一批批外國人被送到礦山。當時小夏已跟著父母離開金瓜石，而繁富則仍常注意溫州寮一帶的動靜，儘管只是站在遠處觀察，仍可嗅到一點不尋常的氣味。

這些被送來的人正是盟軍的戰俘，包括許多英國、美

倭存戰俘的敬禮示範 在六坑口附近有一座小型日本神社，戰俘每日入坑前，都必須對神社鞠躬敬禮。

國、澳大利亞與荷蘭的高階軍官，以及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關島及荷屬東印度群島的總督，均被拘禁在臺灣從南到北的十多處戰俘營中。金瓜石的戰俘營是全臺最大的一處，前後有多達千餘名的戰俘被集中監禁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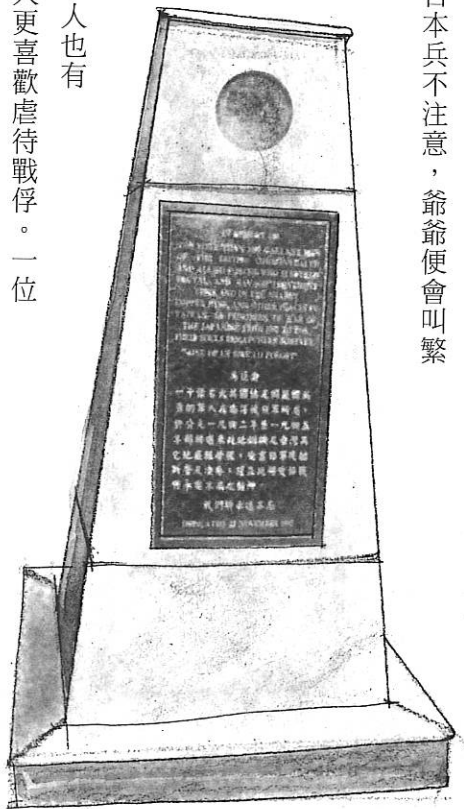
繁富的爺爺曾在戰俘營當炊煮工，有幾次找繁富去幫忙。每次繁富入營前，都會見到兩個日本兵站在營門口，必須向他們敬禮才得放行，進去後眼前卻是一片灰暗的景象，只見戰俘們一個個瘦骨伶仃地站、坐或躺著，他們胸口的肋骨一根一根的，像被皮膚包住似的，大小腿一樣粗細，身上幾乎找不到多餘的脂肪。爺爺會把繁富拉到一邊，告誡他不准出聲，不能張望。有時趁日本兵不注意，爺爺便會叫繁

富偷拿些鹽與煙給戰俘，儘管與戰俘間語言不通，但繁富只要作勢要塞東西，戰俘們便會伸出手把東西接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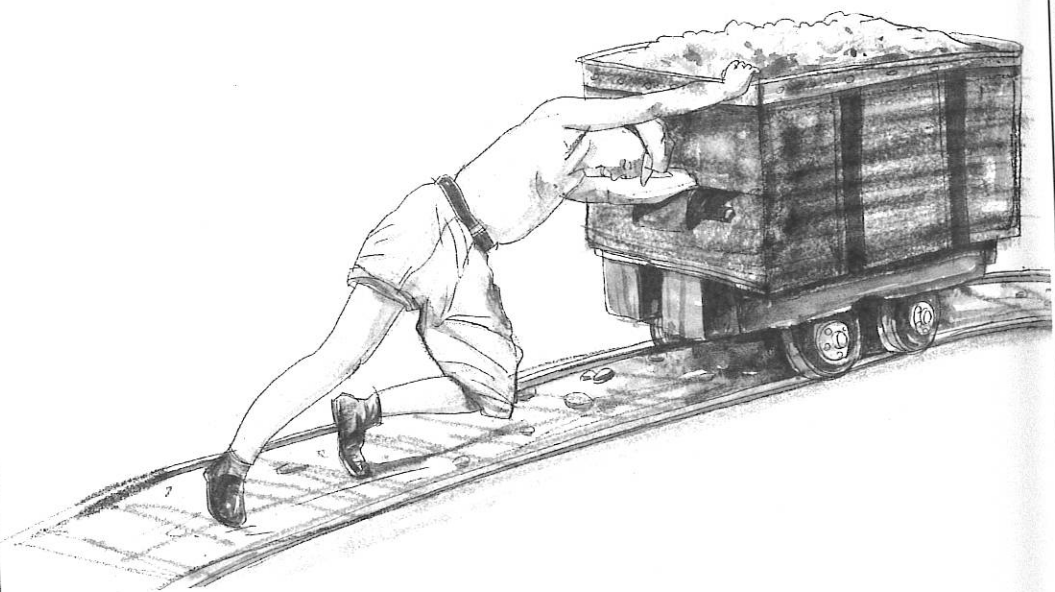
悲慘的戰俘命運

負責看管戰俘的人員，有日本人也有

本地人，有些本地人甚至比日本人更喜歡虐待戰俘。一位



戰俘營紀念碑 除了紀念碑以外，如曾是戰俘的Jack Edwards則花了四十五年的時間寫作Ranzai You Bastards（《萬歲你混蛋》）一書，講述他在金瓜石的戰俘生活。



掉號黑狗輝的本地人，便常羞辱、凌虐這些戰俘，有幾次繁富看見黑狗輝走到土堆上，把看不順眼的戰俘叫過來，一巴掌狠狠打下，這些原本人高馬大的戰俘有時甚至會被打得跌到地上。

這些戰俘長期處於飢餓與營養不良的狀態下，但每日仍會被帶往六坑工作，每位戰俘都會被分配固定的工作分量，未達到目標的人便沒有晚餐可吃，有時還會遭到管理人員的毒打。

當時六坑中也有一些本地人在工作，但戰俘與本地人原則上會被分開在不同區內工作。繁富並未進入過六坑，但從曾待在坑內的朋友口中得知，這些戰俘被驅使做的，大約是扒土、推車、採礦這類溫州人做的粗活，對沒有任何經驗與技術的生手而言，這

受虐的戰俘 儘管營養不良、身體虛弱，戰俘仍須從事許多吃力的工作。如一位戰俘所說的：「盟軍重建了日本、德國與義大利，但無人幫助我們重建我們的生命。悲傷與惡夢至死不能磨滅。我願意饒恕，但我們不應該忘記。」

類工作不僅困難，更可說是一種折磨。

若營中有同胞去世，戰俘便會舉行簡單的出殯儀式，四個戰俘排成一隊，把棺木水平扛在肩上，繞行戰俘營一圈，再運往山坡較高處埋葬，所葬的墓地約八尺長，分作一區區。所以若遠遠看到一列戰俘往山坡走去，繁富便知道又有戰俘死了。戰俘的死亡率很高，當時幾乎每星期都會見到有戰俘出殯的行列。

到了戰爭末期，金瓜石的日軍開始驅使戰俘從戰俘營挖一條直達六坑的通道，待通道完成後，原本尚可走坑外道路入坑的戰俘，變成只能走通道入坑，於是他們連看到坑外陽光的機會也變少了。繁富也愈來愈少有機會進入戰俘營。依據在六坑工作的朋友說，坑內氣氛變了，日軍愈來愈不讓戰俘與本地人有任何接觸的機會，許多本地人也被調離六坑。

一紙緊緊繫生死的密令

無論繁富或戰俘，在當時都不曉得，那段期間日本對盟軍的戰事愈來愈不利，加上有美軍將從南洋反攻臺灣的傳聞，所以日本高層早已擬定一紙密令，準備在美軍攻打臺灣前處決全臺戰俘，而金瓜石的這些通道，正是為了讓日軍可輕易捕獲殺盡這些戰俘建的。

也許是僥倖，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為了實踐當初對菲律賓所許的「我將再回來」的諾言，在跳島戰術中捨臺灣而先攻菲律賓，接著美國又在日本本土投下兩顆原子彈，逼使日本不

得不投降。太平洋戰爭驕然告終。那紙緊緊繫所有戰俘生命的命令總算沒有付諸實行，全臺高達數千數萬名的戰俘才免於被屠戮的命運。

大戰結束後，有一段時間常見戰俘的親人來金瓜石認屍，將屍體運返回鄉。有些較新的屍體，骨頭上的肉還未完全腐爛，便須以小刀把肉刮除。也有一些倖存的戰俘，他們在日本戰敗後先被集中送到臺北大直戰俘營，再由英美等國的船艦，送往菲律賓的馬尼拉軍醫院接受治療，待其身體健康恢復後才陸續返回母國。對這些戰俘而言，這幾年的戰俘生活，應該是他們一生中最難忘也最無法抹滅的記憶吧。

註

關於金瓜石戰俘營，目前坊間已有整理當事人訪談資料的相關書籍出版。根據這些資料，我們可以發現金瓜石戰俘的痛苦之深。金瓜石戰俘每日的糧食嚴重不足，早晚各只有一合半的米加上極大量的水煮成的野菜湯，許多戰俘的胃腸都因此出了毛病，更糟的還會有下痢或赤痢的症狀，導致營養失調。即使糧食與營養嚴重不足，這些戰俘仍必須下坑工作，戰俘工作的地點以六坑為主，當時六坑的照明設備既少，支柱不牢靠，落盤幾乎是家常便飯，加上地上流著含有硫酸強酸的水，又缺乏良好的換氣裝置，導致坑內熱氣與濕氣都很重。據說即使是最能耐苦的溫州人也很少願意在這種環境下工作。但這些戰俘並沒有選擇的權利，他們甚至會被逼進入到坑道底部的採掘場，那邊的溫度甚至高達五十度以上，正常人很少能在這種地方待上五、六分鐘，許多人常因此陷入呼吸困難的狀態。在惡劣的工作環境與生活條件下，許多戰俘都病倒了，感染了腳氣病、瘡疾、痢疾、皮膚病和寄生蟲等疾病，也有人被各種昆蟲及老鼠傳染疾病，更有不少人遭到守衛毒打。儘管戰俘營中有兩位醫生，但他們幾乎沒有可用的醫療設備或補給，加上藥物短缺，所以他們也無能為力，只能眼睜睜看著許多同儕戰俘的病情惡化、死亡。也有一些身體過度虛弱無法工作的戰俘，日本人便將之轉往其他戰俘營，再從其他營區補充進來新的戰俘。據說那些被送走的戰俘最後都難逃一死。

二十七、被戰爭抹去光采的金礦

大戰期間，一切以戰事需求為優先，尤其在戰事緊急時更是如此，黃金變得毫無用處，倒是作為軍事物資的銅礦尚有開採價值，所以這段期間金瓜石幾乎都以產銅為主，隨著銅礦所採出的金礦，則被拋在一旁不作處理。到了大戰最末期，連開採銅礦的餘力也沒有，整個山城的礦坑也都荒廢了。

在大量需銅又無力進行開採的時刻，官方下令民間捐出所有以銅、鐵製的用品，於是所有人家中的鐵門、鐵窗都須拆卸下來，包括鐵鍋、菜刀、甚至武士刀等等都必須放到指定的空地上，此時警察已無暇理會是否有違禁品，違禁品又是誰的等等問題，警察私底下還會告訴民眾，若擔心惹上麻煩，就趁半夜人少時拿到空地上放。總歸一句話：「只要拿出來就好。」相反的，若是私藏而被查獲，後果將不堪設想。

官方四處蒐求銅鐵，最後連金瓜石山神社前的銅牛也不能倖免，在銅牛從山上被運走的那一天，當地日本人都擠到道路兩旁看這一幕，許多人一邊看，一邊流淚，更有人放聲大哭。

在日本戰敗後的那段期間，儘管金瓜石的日本警察尚未完全撤離，但這些警察已無力管



日式宿舍前 從大陸各省落腳金瓜石的外省移民，帶來了南腔北調與不同的生活習慣，這裡是他們落腳台灣的第一站，也是第二個家鄉。

理當地治安。金瓜石居民的組成相對單純，儘管在無政府狀態下，混亂的程度仍有限。反倒常見到一些過去被欺壓的人起來反抗或報復，所以每隔幾天，便會聽說又有人被打或被搶的消息。也有些戰俘找戰俘營的管理人員或相關人員報復。大家若是撞見這類事，大多是兩不相幫，有時也有人會幫忙指引方向，讓戰俘能在他們不熟悉的山城小徑中，找到他們想報復的對象。

當地一些十七、八歲的年輕人則自組三民主義青年團，以代理警察自居，為了維持治安，他們便強行向日本警察奪取槍隻，由於形勢比人強，日本警察也無法反抗，只能任由他們強取豪奪。即使如此，青年團卻管小不管大，管善不管惡，對一些大事件他們都睜隻眼閉隻眼，既不能管，也不敢管。

千奇百怪的偷金法

在日治時期，日礦公司對盜金的防範十分嚴格，受僱在金礦坑工作的礦工，每次出入礦坑都須接受檢查。礦工藏金的方式千奇百怪，把黃金塞在肛門算是最拙劣的一種方式，很容易被查出。也有人會吞金——由於黃金不會溶於胃酸，所以會隨糞便排出。但是盤查偷金的人自有因應之道，他們會在坑道出口處放些米粉、麵條與香蕉，礦工出坑後必須把這些食物吃完，待排便後，確定糞便中未混雜黃金才得放行。由於防範實在太過嚴格，以致

於礦工間甚至流傳一則傳說，說曾有人偷金後拿去揮霍吃用，用拉出來的糞拿去澆菜，等所澆的菜長大後，竟仍被查出他曾偷過金。^註

盜採黃金的「九賽」

國民政府尚未接管金瓜石的那段時間，可說是淘金採金者的黃金時光。大戰末期被廢置一旁的金礦成了眾人競相採取的對象，也有許多人重新回金瓜石、九份一帶的溪流淘金。蜂湧而起的淘金與採礦活動，也帶來許多意想不到的後果。如在公學校旁、五號路二百多號的那一帶房舍，日治時期曾作為選礦場，金礦磨選時，一部分的流砂碎金便會留在附近或流入溪流，因此吸引不少人來此淘金或挖金，導致附近的建築地基不穩，甚至有部分崩塌。

當時有不少人會入坑採礦，由於礦坑已荒廢一段時間，隨時有落盤的危險，所以繁富並未隨之入內，但聽到不少傳說。傳說中，坑中有不少日礦公司當初棄置一旁的金礦，也有不少金礦尚待開採，也因為這些傳說，使不少人會四處探聽消息，若是聽聞何處有品質較佳的金礦，晚上就會前往盜採。當地人稱這類人為「九賽」。

那段期間，繁富也曾在金瓜石附近的溪流淘金，但能淘到的金砂不多，變賣後僅勉強足以糊口。期間阿土也曾想拉繁富一起入坑，但繁富對這類傳說卻不太相信，他的理由是，

若是有不少金礦，怎麼沒聽說有人發財？

不久，國民政府來了，在當地成立「臺灣金銅礦物局籌備處」，國民黨黨部亦進駐當地，配合籌備處人員共同整頓地方秩序，並重新招募過去日礦公司的人員。

某天繁富在勸濟堂後的空地旁休息，遇到了日礦時期認識的日本人，以及籌備處的接收委員。當時籌備處人員多半是一些跟隨國民政府來臺的外省人，而那位日本人則是日礦公司留駐金瓜石的技術人員，指導籌備處的運作。這位接收委員聽了那位日本人的介紹，曉得繁富曾在日礦公司工作，便主動邀他進籌備處。也不必面試或相關手續，第二天即上工。有趣的是，繁富跟那位日本人講日語，與那位接收委員講臺語，而接收委員與日本人間則以英語溝通。

除了招募人員，籌備處更全面禁止採金，並開始駐派保警人員監看各處。保警隊最初僅約有四、五十人，但在短短幾年內，便迅速增加兩三倍，約至一百五十人左右。也在那段期間，常聽到有人因盜金被抓的消息，於是，在多雨的金瓜石，往往可看到手足無措的人，冒雨前往勸濟堂拜拜，祈求恩主公保佑。既有人得到釋放，也有人被判入獄服刑，儘管刑期往往只有幾個月，卻已足以達到恐嚇的效果。

眼看當九賽愈來愈不容易，阿土終於在繁富的建議下，回臺金公司工作，繼續過著從前上班領薪水的生活。

煉金樓變「抓扒仔室」

籌備處在發佈禁令的同時，也開始積極蒐集分析金瓜石的礦產，四連棟旁的煉金樓，這棟外表不起眼的兩層樓建物，便成為這些人的秘密工作場所。

煉金樓在日治時期曾作為接待外賓的旅館，由



於日治末期水滴洞地區的廠房機具都被做為他用，一時間尚難復工，所以籌備處人員便以煉金樓為提金室，針對日本人留下的大量金銀沉澱物進行小型製煉，以確定金瓜石的金、銅礦成份。

再過幾年，水滴洞地區的廠房整建完成重新復工，煉金樓便改作國民黨黨部所在，變成人人敬而遠之的地方。若有人有不當的言語或行動，都會被黨工叫去問話，於是煉金樓也成了礦工口中的「抓扒仔室」。

如今的煉金樓，殘破的模樣很難讓人想像這棟建築曾負載過沈重的記憶。留存下來的，或許只有這棟建築，以及室內一樓的泥土，這些泥土在經過分析與提煉後，仍可發現相當分量以上的黃金。

在古老的傳說中，金瓜石金礦之多之豐富，據說連把芒花連根拔起時，根部附著的泥土中都可見到一小粒一小粒閃亮炫目的黃金。但這些黃金卻未帶給本地人太多作夢的機會。在發現金礦不久後，日本人來了，在日本人長達半世紀的開採後，多數富礦或比較淺層的礦都被採盡。儘管在日本戰敗初期，人們得到短暫的淘金採金機會，但國民政府很快又入駐當地，人們作夢的權利再度被迫中止。在國民政府最初的估算中，金瓜石仍有不少金礦脈，所以他們把剩餘的金礦悉數開採殆盡，直到再也開採不下去，必須「以銅養金」，靠銅礦所獲的利潤貼補採煉金礦的費用為止。

如今，儘管秋冬的芒花依然盛開，芒花花絮依然飄移飛舞於路旁、山間、谷中，但曾經人們以為可能擁有或期待的黃金夢想卻已漸漸失去光芒。

註

除了礦工挾帶黃金以外，也有些人會專門入坑盜金。據說盜金時因須有人在坑內作內應，所以往往是三、四個人為一組的集體行動，而一旦被抓，被抓的人就會被綁在椅上強灌水或臭油逼供其他同夥。另外，也流傳一些盜金者在坑內遇鬼的故事，但對盜金者而言，遇到鬼不僅不能怕，還應好好把握機會，若能得到鬼神的幫忙，往往就有得金的可能。一旦得到黃金，盜金者便有義務在初一、十五燒金銀紙錢給這些好兄弟們。

二十八、改朝換代的山城政治風貌

在繁富回礦場工作沒多久，卻發生礦工的罷工事件。禁止私人採金是這次事件的導火線，而籌備處人員與礦工間的衝突，則是其深層的因素。

在田中長兵衛時期，金瓜石礦工曾發生頗具規模的罷工活動，為自身爭取福利。這次罷工的導火線只是一樁偶發事件：一名叫本甚三郎的日本礦工在鑿岩時，命令本地礦工鄭阿發前去汲水，不知是何緣故，鄭阿發對本甚三郎的話完全不予理會，兩人為此起了衝突，並由爭吵轉為相互毆打，鄭阿發打不過，轉頭逃跑，本甚三郎在後頭猛追。本甚三郎打紅了眼，連一位前來調解的監工也被他用鐵棒追打，於是這名監工糾集兩百多名礦工，制服了本甚三郎，並以本甚三郎一事為由，罷工威脅，向事務所提出改善工作條件的要求。儘管礦工要求的內容與毆打事端無關，但事務所仍不得不妥協，並如其所求，增加礦工福利與改善工作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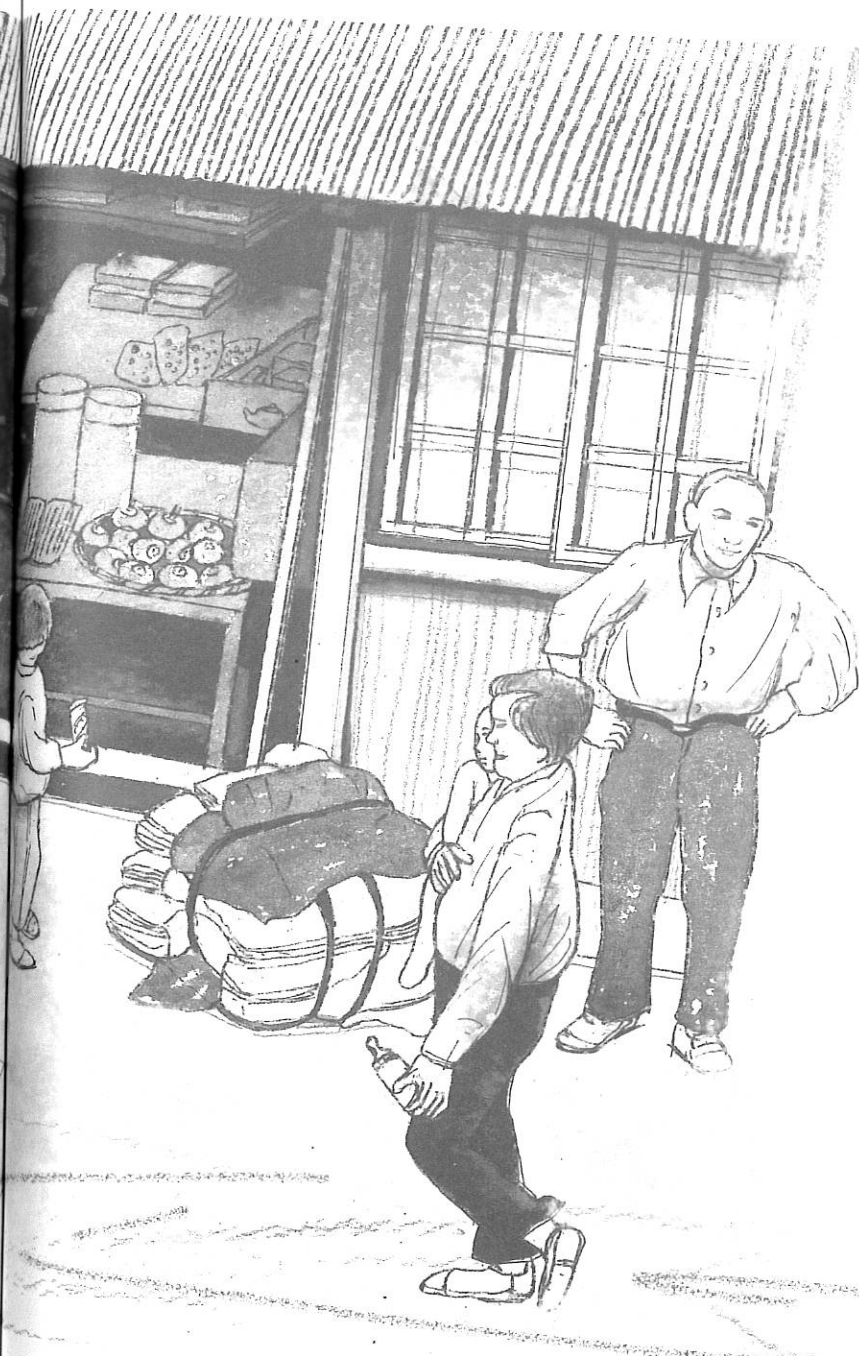
十多年後，受到臺灣文化協會^註的鼓動，金瓜石礦工又一次為工資發生騷動。臺灣文化協會是當時主導整個臺灣政治與社會運動最重要的民間團體，而這次的罷工事件，據說有可能是文協中傾向社會主義者所鼓動的。

金瓜石在開山之初，本地人因對採礦與機械操作毫無概念，必須在日本監工或礦工旁擔任雜役，邊做邊學，時日一久，才有專業技術可言，不少本地礦工開始從事一些技術性的工作。工作不同，待遇自然也有差別。日本公司很有制度，有能力的人，即便是本地礦工也有升等的機會，跟繁富同一輩的人都曉得，曾有一位叫陳水波的本地人，在日礦公司當上很高的職位。所以金瓜石早期尚有罷工事件，但在繁富這一代，很少再聽說有抗爭的事件發生。

外行管內行，日漸紛亂的礦區

跟隨國民政府來臺的籌備處人員，在中國大陸雖曾有採礦經驗，少部分人還有顯赫的美國學歷，但他們在礦業上的知識與技術顯然與當年日礦公司的人員有一段差距，以致日礦公司在撤離臺灣後，每年仍派遣人員來金瓜石擔任顧問。本地礦工對這些籌備處人員的專業也存有質疑。這些人多半居主管或職員的位置，喜歡任用私人，任用的私人有些是新手，有些連礦也不懂。有時本地礦工聽到這些人彼此吵架，你一言我一語互揭對方瘡疤，才了解許多事的底細。這些事往往成為礦工茶餘飯後的笑談。

這些外省主管來到金瓜石沒多久，先後開除一些本地的監工與礦工，一些相關規定也變了。繁富當時便預感可能會出問題，果然沒多久，二二八事件發生，金瓜石當地雖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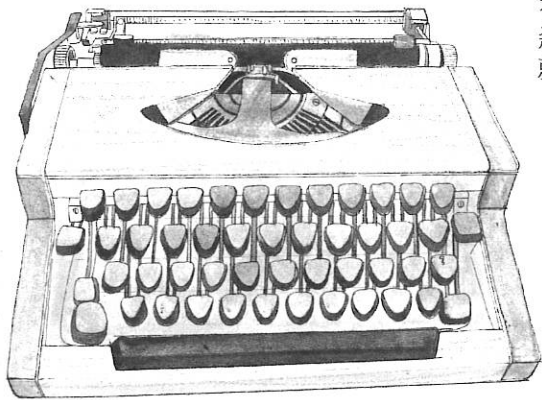
新堂路上人家 山城的許多房舍、土地都是日治時期當地居民自行墾地、開闢出來的。國民政府時期，這些土地一一變成臺金公司所有，居民只剩下地上物——房舍的所有權。

嚴重的暴動事件，但當地礦工醞釀已久的不滿情緒卻在這個時間點爆發，一些不滿籌備處壟斷採金事業的人，以「開放部分採金」為訴求起而抗爭。同時間一些被開除的監工與礦工，也趁亂帶人找籌備處主管或職員的麻煩。混亂中不免有些挾怨報復的事，一些與本地人關係不錯的籌備處人員也受到牽連，儘管不願被捲入事端，繁富仍幫忙藏匿過幾位籌備處人員，保護他們的安全。

不久，軍方勢力來了，整座山城變得風聲鶴唳。為了協助籌備處重新恢復運作，軍方盲目地以暴力進行控制，受懷疑的人不是被殺就是被關，以致幾乎無人敢隨便出外走動。軍方更脅迫地方

人士交出流氓名單，一位里長游阿根不願聽從命令，馬上遭到槍決。籌備處很快掌控整個金瓜石的礦業，並在數年後正式改組為臺金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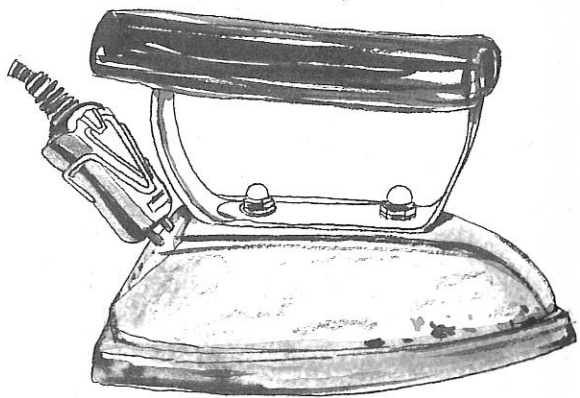
臺金公司的成員結構其實存在很大的問題。過去日礦公司的全盛時期，儘管對外廣招礦工，達到八千名之多，但職員只有一百多名，而臺金公司時期的礦工人數只有二千名上下，職員卻多達三、四百名。職員之多，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部分。



打字機 來台外省移民的家庭教育，多數極為嚴格，從衣著、教育等方面特別可以看得出來。少數家中甚至有古等這類的奢侈品，為的就是讓子女儘量享有好的教養。

金瓜石的土地、房舍，也一一落入臺金公司手中。山

城的許多房舍、土地都是日治時期當地居民自行整地、開闢出來的，日礦公司還會提供開地所需的炸藥，但在國民政府時期，這些土地一一變成臺金公司所有，過幾年後，一位呂姓課長，他雖是本地人，但為求表現，就把腦筋動到這些土地上，建議公司辦理土地租賃作業，對不願辦理租賃者，便以記過、革職威脅，逼使當地居民不敢不辦理。政權一換，大家連安身立命的地方也沒了。



電熨斗

註

臺灣文化協會成立於一九二一年，是日治時期主導臺灣政治與社會運動最重要的民間團體，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連溫卿等人都是協會主要成員。協會成立的最初目的，是向臺灣人民進行文化啟蒙，並積極推動支持參與當時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要求臺灣總督府設置議會，開放參政權。但隨著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思潮流行，文化協會在一九二七年分裂為左右兩派，並由左傾者掌控權力，文化協會遂變成以「階級鬥爭」路線為主的「新文協」，積極介入工農運動，最後成為臺灣共產黨的附屬組織。

二十九、語言再教育

孤寂的山城

152

過去本地人必須接受日本文化的洗禮，如今又得重新適應來自中國大陸各省的人群與文化。隨著這些人進入金瓜石，當地的經濟、社會、教育都起了很大的變化，也發生許多說不清理不完的歷史與故事。

語言變了，原本是國語的日語被北京話取代，浙江腔的北京話可能更受歡迎。在日治時期，本地人除了日常生活使用臺語外，在學校還須學日語，當皇民化運動最盛時，日語雖成為唯一的語言，但此運動畢竟為時不久，影響不大。國民政府來臺不久，馬上籌設「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成立「國語推行所」、講習班，積極推廣作為國語的北京話。國語運動持續數十年，造成的影響也十分深遠。

日語、臺語全忘記，只能說國語

國語運動有其文化背景因素，由於中國大陸各省隨國民政府來臺的人太多，這些人各有方言，溝通上有其障礙，於是不得不有一共同的語言。本地人雖講臺語或日語，但因沒有政權，只有聽任國民政府的宰制。當國語運動進行最烈時，不僅在學校教北京話，在公開

場合或日常生活中，方言也受到排斥或禁止，而一些積極配合政府政策的學校老師，甚至可能要求學生相互糾舉，鼓勵學生檢舉家人的行為。

在不是政經中心的金瓜石，這類政治氣壓不會太強，所以礦工與礦工間仍常以臺語和日語交雜使用，而在國語運動的高峰期，主管雖仍容許礦工間以臺語溝通，但卻愈來愈嚴格禁止任何人使用日語。

講慣臺、日語的繁富為此對日常對話變得十分謹慎，與外省主管間往往只做簡單的溝通。相較之下，繁富更喜歡與日本顧問聊天。這些日本顧問多是隻身赴任，所以繁富常邀請他們到家中用餐。對繁富而言，日語也許是比北京話更親近的一種語言。

辛苦的老師與迷糊的學生

在這個轉變過程中，學校老師大概是最辛苦的一群人。對許多老師而言，他們早已熟悉日語教學，對北京話反而很陌生，許多人必須利用假日補習北京話，然後現學現教。一些上了年紀的老師更辛苦，他們一個字一個字學發音，一個字一個字記憶，但又怕忘了，所以會想辦法註記。如果阿拉伯數字是1、2、3，有些老師便以日本音標在旁注音，但第二天忘了，便發成1、Y魯^註、3，底下學生跟著讀。有時同一個字，今天發這個音，明天又發成另一個音，也有老師遇到不會發音的字，就一律讀成Y魯。學生都學得迷迷糊糊。

學生也很可憐，許多本地人在日治時期的公學校讀到五、六年級，如今又須從頭開始學々々口口，跟著唱三民主義，吾黨所忠，學新政府所愛的東西。本來讀慣的日文書，如今一律變成中文書，日文讀得懂，中文卻不易讀，愈來愈多本地學生覺得讀書很困難，很多人小學畢業後，即便家庭有能力供應，也不願再升學。

除了禁止日語外，跟日本有關的許多事，都自動地被視為禁忌或觸犯禁忌的事。儘管沒有明文規定不能讀日文書，但大家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總不希望警察找上門。日治時期的警察權力很大，警察可以隨意盤查、懲處他們所懷疑的人物，因此過去人們只要遠遠看到警察走來，便會趕緊避開。國民政府時期的警察，權力固然不能與過去相比，但人們對警察根深蒂固的印象仍然存在，只要跟警察有關的事，都是能免則免。

也因為這個緣故，繁富很早便把一些日文書丟掉，父親雖仍保留一些日文書，但都偷偷藏起來，不隨便讓人看到。即使如此，母親仍不時擔心這些書會惹上麻煩。父親常在半夜讀書，有時還會壓住聲音仔細地一個字一個字念誦出來，當時繁富並不懂，為何父親必須每天偷偷讀書，也不了解語言所牽涉到問題有多深多廣，只觀察到父親念日語的時候總是很開心很滿足。母親曾試圖阻止他，父親總會說：「只要一不讀，就覺得不對勁，就睡不著，所以非讀不可。繁富當然不懂這些話背後的意義，後來懂了，卻已不可能再為父親做些什麼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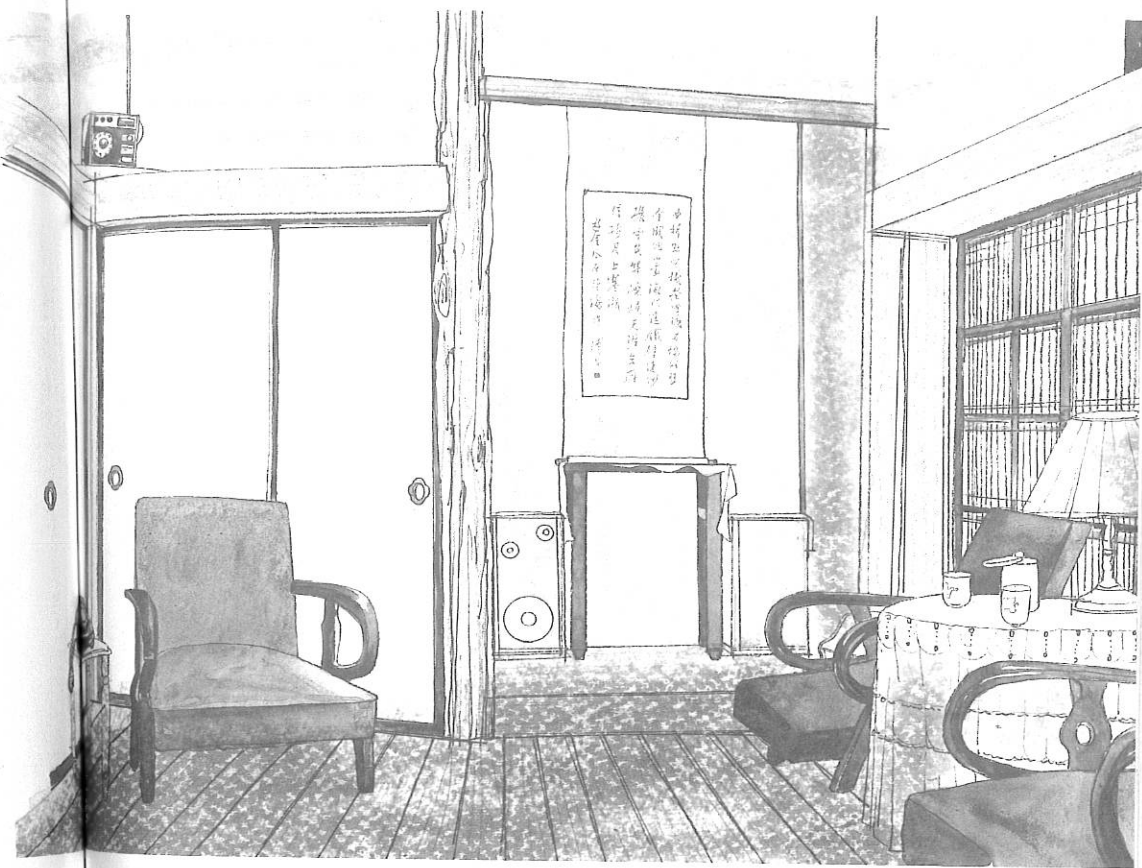
小老百姓的一生，只卑微地要求一些生命的堅持與生活的樂趣，繁富常想，父親若是活得更久，晚年應該會很高興吧！他既可看到臺灣本土精英高票當選第一任民選總統，還可看到許多禁令一一解除，也不必在深夜偷偷讀日文書了。



小學一年級的國語課本

註

「Y魯」即日文的「ある」，相當於中文的「某」的意思，用來指稱某一特定或不特定的對象。



日式宿舍內部。臺金時期日式宿舍的木地板上，多了沙發與茶几，以及薄心會的書法真跡這個既奢侈又雅緻的裝飾。

三十、总工程师：胡笙的故事

繁富與阿土兩人一路往瓜山國小的方向走，在一個路口轉彎後，便來到胡笙家。胡笙的家人在門前為胡笙設了靈堂，一些過去同在臺金工作的夥伴都到了。

幾天前，繁富接到阿土打來的電話，通知他胡笙在家去世了，電話中兩人沒有多談什麼，只約了今天回來祭拜。對繁富和阿土而言，死亡不再是令人驚訝的事，只要能壽終正寢，都是讓人羨慕的結局。

繁富看著胡笙的照片，二十多年未見，胡笙也有了層層皺紋與斑斑的白髮。阿土遞過來點好的香，兩人一起對著牌位敬拜。

隨著儀式進行，哀樂的演奏，胡笙的家人都跪在地上哭起來。繁富與阿土默默站在一旁，靜候整個過程結束，才慢慢走了出去。

繁富與胡笙兩人是在特殊機緣下認識的。那是胡笙剛進臺金公司時的事，胡笙在二二八事件後來臺，在臺金公司擔任總工程師，他因不願加入國民黨，並處處與駐金瓜石的國民黨工保持距離，所以很快被黨工盯上。據胡笙後來告訴繁富，他應該是聊天時，論及中國大陸的局勢，表達出對周恩來的佩服，便被軟禁到太子賓館中。

太子賓館是金瓜石當地極具代表性的一座日式建築，約建於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應是田中長兵衛所主持下的金瓜石礦山，為日本裕仁皇太子訪臺時所準備的臨時行館。賓館所用的建材十分高級，座落的區域佳，視野又廣闊，很難想像臺金公司竟會將此作為軟禁人犯的地方。胡笙被軟禁時已是入冬時節，加上金瓜石長年多雨，天氣濕冷，所以繁富曾有幾次特地幫忙帶衣物給胡笙。兩人也因為這件事，從點頭之交成為熟識的朋友。

專業有料的外省工程師

對繁富而言，胡笙是少數讓他佩服的外省人之一。當時在臺金公司任主管或職員的人，有些是靠關係進來，所以未必能得到礦工的信服。但胡笙確有真才實學。當胡笙被軟禁在太子賓館時，兩人常有機會聊天，胡笙會聊以前在中國大陸採礦的故事，以及他在英文期刊上所讀到的最新礦業技術發展，在繁富看來，胡笙在礦業上的知識，甚至可以直追當年日本人的水準。所以當胡笙從太子賓館被釋放出來時，繁富馬上把胡笙介紹給阿土認識，阿土與胡笙一談之下，對胡笙的能力也讚賞不已。阿土在機械上的專業知識，向來得到許多礦工的佩服，不少礦工也因此相信胡笙這位總工程師的專業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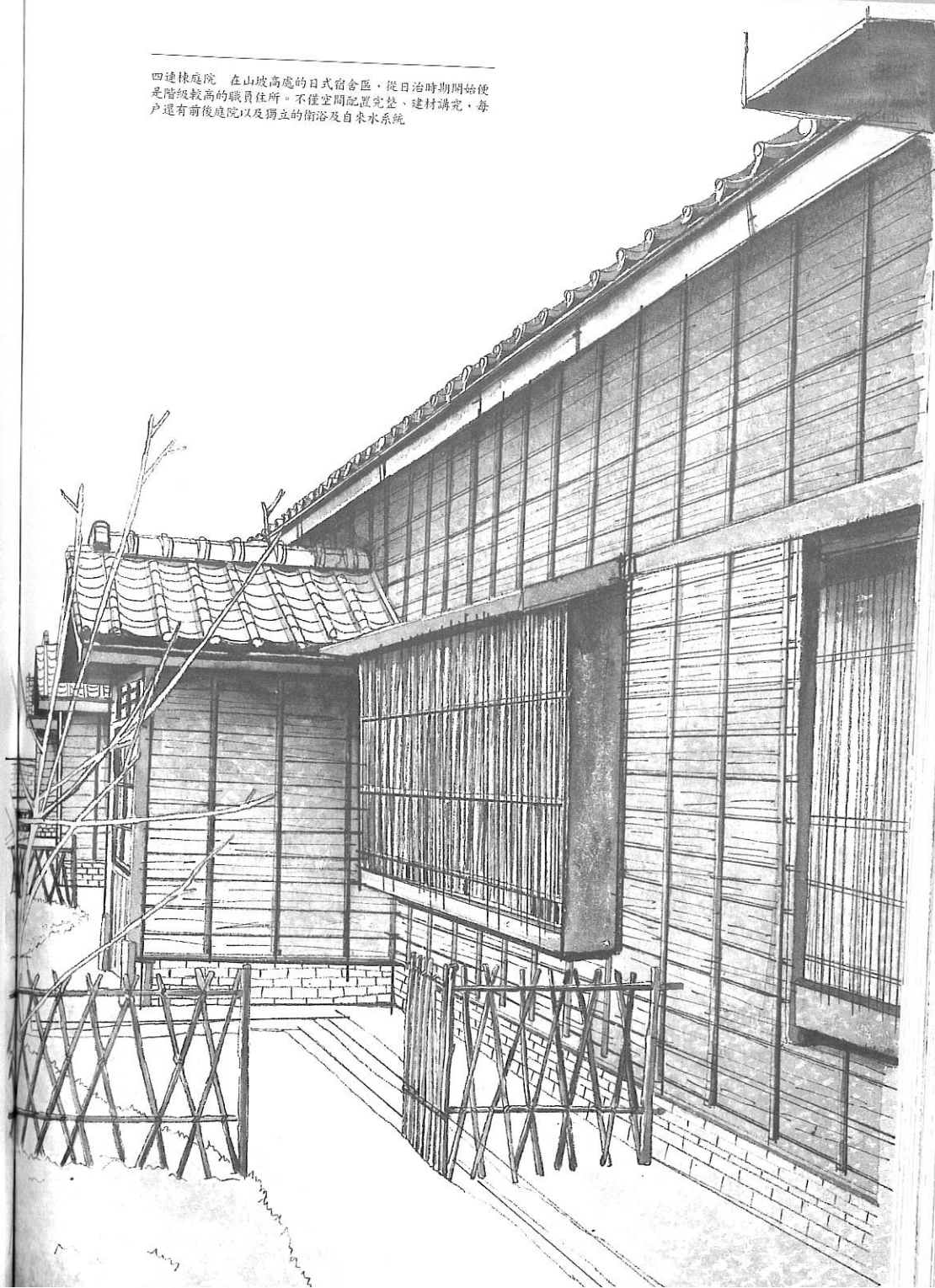
但對胡笙而言，金瓜石這個供他後半生落地生根的故鄉，恐怕是陌生多於熟悉吧！即使每天與其他人生活在金瓜石這塊土地上，但胡笙畢竟未曾參與金瓜石過去的歷史，因此生

活裡的大小事，對他總是多了層隔閡，少了點感動。如臺金公司在山城的幾處地方設置喇叭，白天常播放一些流行樂，胡笙總會向繁富抱怨，覺得這些噪音簡直吵死人，但胡笙卻不曉得，原來日治時期早有這類設備，而金瓜石的居民也早已習慣了。

收音機也許是胡笙作為思念過去最重要的憑藉。繁富曾撞見胡笙在收聽中國大陸方面的廣播，在那個年代，收聽中國大陸廣播是不被允許的，所以胡笙便把收音機偷偷放在牆邊，架起天線，把聲音開得很小，挨著耳朵聽。繁富見了也沒說什麼，只當完全沒這回事。這件事也成為兩人心照不宣的秘密。

不僅是胡笙，同樣生活在山城中的許多臺金職員，由於山居生活簡單，平日除了到中山堂看電影外，便無其他娛樂，而收聽臺灣當地電臺廣播便成了許多人的生活樂趣之一。臺金公司還曾以團購方式，以廉價的價格讓員工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購買收音機。

四連棟庭院 在山坡高處的日式宿舍區，從日治時期開始便是階級較高的職員住所。不僅空間配置完整、建材講究，每戶還有前後庭院以及獨立的衛浴及自來水系統。



三十一、舊皇族與太子賓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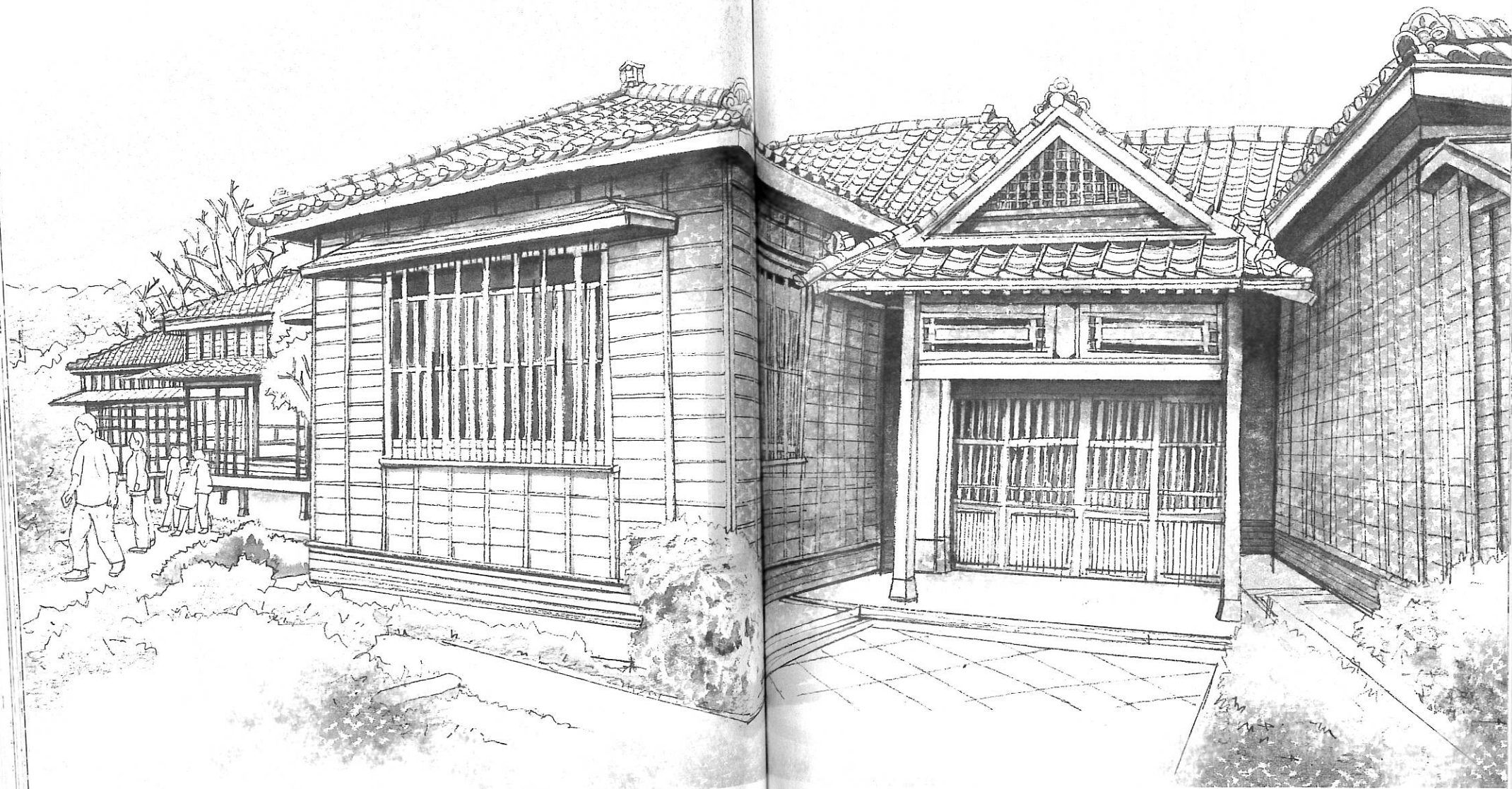
認識溥心畬，也許是讓胡笙少數覺得重要的事之一。溥心畬是國民政府當初積極鎖定，僅次於張學良的第二要人，所以張學良被俘虜沒多久，他也跟著被擄來臺灣。剛開始幾年的日子，政治上看管得嚴，行動也不甚自由，加上溥心畬早已習慣了王族的生活，如今落到形同政囚的地步，心理無論如何應不好受。

溥心畬出身滿清皇族，醉心文藝，個人天分加上苦練的結果，使溥心畬得到詩、書、畫三絕的雅稱。但據說當時有人求畫，竟會先把價錢開好，指定要買多少價格的畫，送迎這類人總讓溥心畬覺得很煩，但為了維持應有的生活水準，他多半只能選擇忍受。事實上，繁華過眼，溥心畬也不可能再回到從前。

溥心畬初遊金瓜石時，接待他的正是胡笙，巧的很，胡笙曾跟梅蘭芳學過京劇，唱的是青衣，當時臺金公司有金銅平劇社，胡笙也參與其間。在溥心畬那個時代，梅蘭芳可說是最有名的京劇演員，自成「梅派」這個京劇流派，他的唱腔既獨特又優美，聽過的人莫說是餘音繞梁，即使說是三月不知肉味也不為過。溥心畬也是聽過一次就迷上了。

在胡笙的引薦下，請繁富陪溥心畬遊金瓜石，並安排他下榻於太子賓館。當時臺金公

太子賓館 儘管皇太子未曾入住此處，卻使金瓜石從此多了一間高級建築，而太子賓館的名號至今仍吸引許多人慕名前來，拍照留念。



司已將太子賓館改稱第一賓館，作為接待貴賓之用。過去清廷因與日軍在東北合作成立滿洲國，雙方常有人員往來，所以溥心畬早見慣各式的日式建築。太子賓館係仿木造日式豪宅的形式建成，但它在山雨初新的微氤霧氣中，透出來的那份雅緻與清新，卻讓溥心畬直呼：「怎會這麼漂亮！」

太子賓館的建材採用上等檜木，並以榫頭銜接的傳統工法建造，屋頂鋪的是日本文化瓦，瓦型有七種之多，氣窗及門窗則有二十三款不同的花樣裝飾。書房中有以黑檀木這類珍稀建材裝飾的房柱。太子主臥室的建材一律使用百年以上的特級木，而且只取用最中心部分，所以木頭味道特別香，芬多精特別濃。屋宿北側是造景的日本庭園，有樹齡數十年以上的九芎樹，每當九芎樹花開時節，花絮如雪片般落下，彷彿北國之雪。南側則有迷你高爾夫球場與射箭場。

臺金公司對太子賓館不甚重視，只知道是一棟木造建築，有點雅緻，蠻好看的。太子賓館的地板原本都鋪設一疊疊的榻榻米，但臺金公司全部拆除摒棄不用，並對內部裝設進行大幅改動，沙發、餐桌、長椅這些本不應進入日式建築的家具，也一樣樣被擺進去。

溥心畬當然看得出太子賓館的價值，也曉得這是出自日本名家設計，可能是估量自己的處境與身分，只喃喃地說：「這麼好的建築，可別改它，該讓它保存下來。」繁富笑了笑沒說話，溥心畬大概不曉得，國民政府來到金瓜石後所帶來的改變。太子賓館固然吸引

不少高官政要留連，同時也成了這些人打牌、打麻將的地方。其實何止是太子賓館，整座山城在臺金公司時期，早成了麻將山城，一到晚上，外省人所住的區，到處都可聽到麻將聲。

太子賓館算是配得上溥心畬身分的地方，所以他一住就是一個多星期。溥心畬守很多規矩，例如他從不睡彈簧床，不坐沙發椅，臺金公司在太子賓館中所準備的家具，他一概不用。那段時期溥心畬就睡在地板上，坐的時候，則是把一片木板架高，放個墊子，盤腿坐在上面。他還特意寫了首詩贈給一位專職接待他的臺金公司職員，題款「溥儒」，這是他的名，全名是愛新覺羅·溥儒。即使在一切求新求現代化的年代，他仍自命為儒門中人，不願與流俗為伍。

溥心畬什麼都吃，倒不挑食，繁富曾帶他去嚐當地一位廚師的廚藝，溥心畬特別喜歡其中的一道糖醋排骨，吃過飯後便做了張畫送給這位廚師。但其實吃過山珍海味的人，回頭吃一般的家常菜，往往引不起多少胃口。溥心畬更喜歡談宮廷御膳的滋味，繁富無法體會，溥心畬便會形容說：「大概就像豆腐的滋味吧！」溥心畬每餐必定要有豆腐，手工製的白豆腐，不能沾醬油，就直接吃，細細嚼，再慢慢吞下。每次吃，都可讓他得到一種補償的滿足。溥心畬晚年的時候，國民政府對他的管制不如先前嚴格，於是他終於可以自由地出國遊玩。他常在秋季大鬧蟹蟹黃肥滿的季節，前往香港大啖美食，金瓜石這邊倒少再見到他的足跡蹤影了。

三十二、銅煙

離開胡笙家，繁富與阿土兩人都沈默不語，走了一段路，繁富才開口說：「去廢煙道看看吧！」阿土顯得有點驚訝，看了繁富一眼，便開玩笑地說：「可以啊！不過，幾年前才有人從廢煙道摔下來重傷喔！」

廢煙道在水涵洞地區，距離胡笙家有一段距離，兩人沿著金水公路往海濱方向走，遠遠便可看到三條廢煙道的遺跡。廢煙道的其中一段，在六坑附近的馬路邊斷裂開來，使人可以沿路旁的山壁攀爬上去。繁富與阿土兩人雖然都已年逾半百，但還是很輕易地就爬了上去。

站在廢煙道上，可以看見十三層選礦場如廢墟般被棄置一旁，經過的人大概已經很難想像，這曾是日治後期日礦公司為了更有規模處理礦石，耗費巨資所興建的，而採用的選礦技術，則是當時最先進的全泥式氰化法^註。所謂選礦，即經由物理或化學作用，分離出有價值的礦物，並將沒有經濟價值的土石、雜質排除，以降低製煉成本及運輸費用。由於金瓜石位居山間，所以選礦場便蓋在水涵洞地區，水涵洞濱海，當地有輕便鐵路可直達基隆。從礦坑中開採出來的礦石，先以索道運往選礦場，經過選礦處理後，再以輕便鐵路運往基

隆出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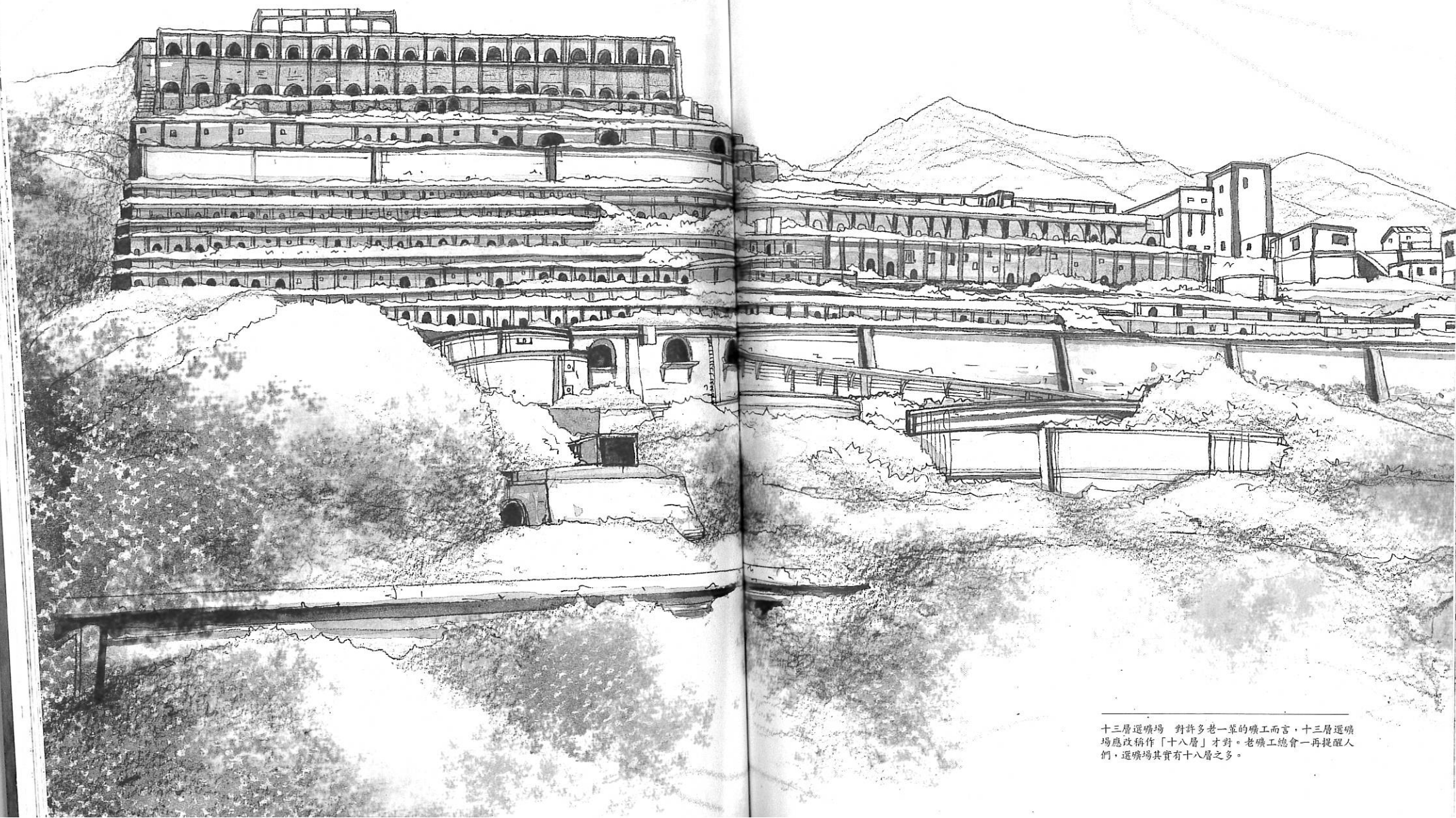
十三層旁有臺金公司設立的濂洞煉銅廠，十三層尚僅止於選礦，而濂洞煉銅廠則專司煉銅。煉銅廠濱海，岸邊有罕見的陰陽海現象——由於黃鐵礦溶入水中成為澄黃色海水，加上灣內海潮緩慢，以致形成岸邊海水黃藍交錯的景象。在臺金公司興建煉銅廠煉銅後，當時不少報紙指稱陰陽海是煉銅排出廢水污染所造成的，引起許多人的恐慌。即使在多年後，陰陽海的成因已得到釐清，與煉銅沒有關係，但煉銅造成污染的形象已深入人心，陰陽海也成為許多人談論煉銅污染時的代表標的。

「以前大家常在這一帶附近游泳，後來都不敢去了。」阿土語氣猶帶著一點不平說：「連這一帶的魚也不敢吃。」

「只有你照吃不誤。」繁富笑著說。遠處岩礁上站著幾位釣客，正耐心等待魚兒上鉤。

以銅養金，賠上了環境

金瓜石的礦脈屬於金銅礦，經過選礦後，每年產出的金礦數量只有一兩噸，銅礦則有數千噸。銅礦產量可說十分驚人。所以在日治初期，田中長兵衛便曾在水涵洞地區設置一間全臺唯一的乾式製煉廠，以製煉銅礦，當時《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者曾描寫製煉廠的景象：「這座廠房宛如巨大的魔物，吐出數量驚人的金、銅礦砂，每天有黑的、白的、黃的



十三層選礦場 對許多老一輩的礦工而言，十三層選礦場應改稱作「十八層」才對。老礦工總會一再提醒人們，選礦場其實有十八層之多。

濛煙不斷從大大小小的煙囪冒出。於是不僅水滿洞附近的山林草木盡枯，方圓一里內的山壁更變成一面赭紅色，加上當地地勢有基隆山擋住海風，毒煙不易往外散出，一旦下雨，飽含礦毒的雨水直流而下，把整區的土地與水源都一起污染。」

但因自行製煉不敷成本，田中長兵衛很快改弦易轍，轉為把礦砂賣給日本佐賀關久原製煉所，請其代為製煉，水滿洞煉銅廠隨即廢棄不用。加上日後接手礦權的後宮信太郎與日礦公司也一直延續賣礦而不製煉的方針，才使污染不再惡化，曾經失去生機的環境才又慢慢恢復生氣。

臺金公司採取「以銅養金」的方式，專注開採銅礦以彌補金礦獲利的不足，並逐漸轉向專以產銅、製煉銅礦為主。在當地銅礦礦藏也日漸減少時，臺金公司甚至轉向國外購買銅礦砂，在臺製煉後賣出賺取差價，藉此維持公司的運作。

臺金公司在十三層旁成立濂洞煉銅廠，專司製煉銅砂。當地人都稱這座廠是一萬噸煉銅廠，因為它有高達一萬噸以上的產能。由於煉銅的過程中會產生銅煙，銅煙中的二氧化硫遇水便會形成酸雨，落入地面，造成環境污染，所以臺金公司特別為這間煉銅廠打造了三條廢煙道，廢煙道曲行於山坡間，一直上升到山高處才將廢煙排出。但在完工不久後，三條廢煙道卻因不明原因而在管道壁出現一個個小孔，廢煙便從這些小孔溢出，飄入附近的社區。

生計與環保的角力

繁富曾經多次為銅煙的事找過胡笙。一次，繁富拿著兩張剛洗好的照片，都是在勸濟堂附近拍的，一張是銅煙未來時，一張是銅煙來了以後的風景，兩張照片的拍攝時間相隔不過半小時，景中的花草卻已從青翠轉為枯黃。

胡笙看了只是沈默不語。濂洞煉銅廠的成立，象徵臺金未來的可能性，讓臺金公司即使在金瓜石的金銅礦採盡後，仍可藉著煉銅繼續維持運作。身為高階主管，胡笙要考慮的不僅僅只是污染的問題而已。

「如今只有煉銅，」胡笙終於開口說：「礦沒了，只剩下煉銅這條路。」兩張照片在繁富的手上翻來翻去，這一張看到的是充滿生意的花草植物，下一張映入眼中卻是生機盡失的黃褐色風景。但繁富也曉得，包括他在內的許多在地居民都在臺金公司工作，許多人都賴此維生。一旦工廠停工，不確定的未來，沒有人受得了。

「目前國際銅價很高，公司準備在較遠的地方另建五萬噸的煉銅廠，大量煉銅。」胡笙說：「到時新煉銅廠應該會採取新技術處理銅煙，濂洞煉銅廠被取代後，問題應該就會改善。」

繁富苦笑。他看著胡笙，不再說話，兩人沈默了一陣子，繁富伸出手，把照片遞給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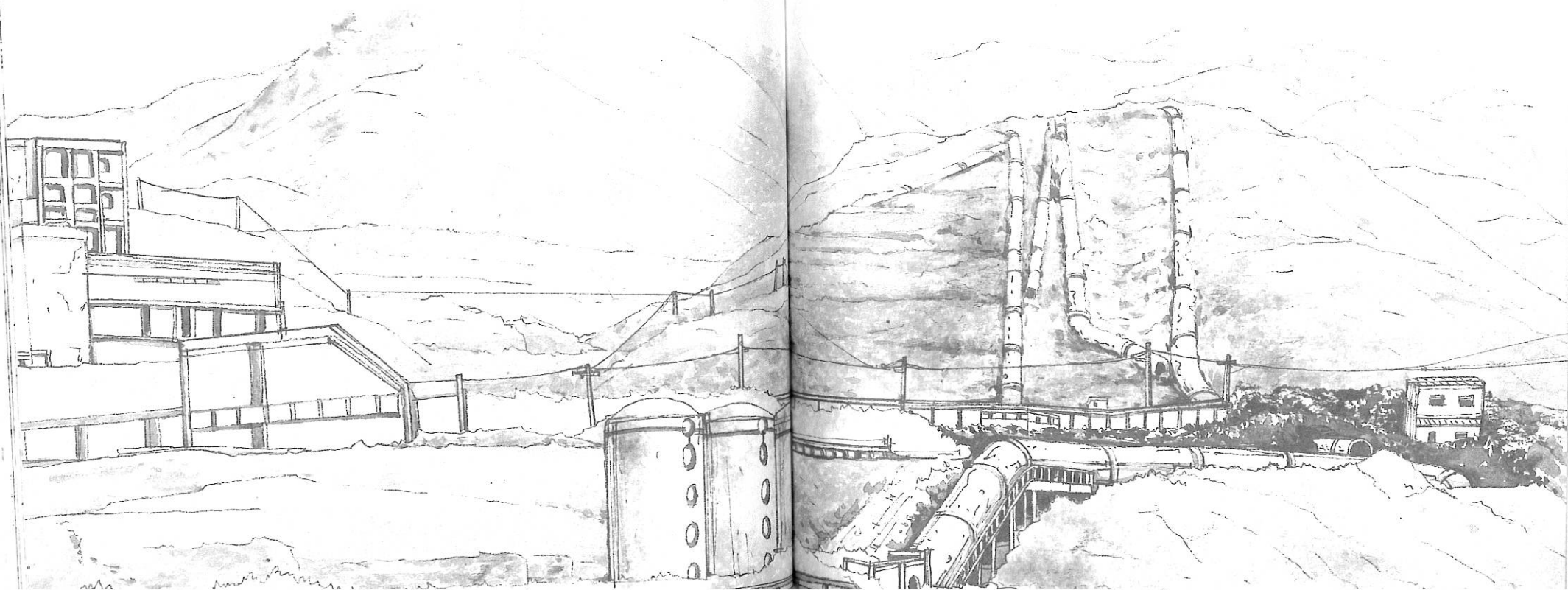
笙，胡笙遲疑了一下才收下來。這也是繁富最後一次為銅煙的事情跟胡笙談話。

銅煙並非每天都有，往往是每月的某幾天比較嚴重，尤其冬季吹東北季風時，大量銅煙往金瓜石的方向飄去，對金瓜石的影響最大。就讀小學的孫子告訴繁富，每當銅煙飄來，老師就會叫大家把門窗全關上，等銅煙散去後才能開窗。但孫子的眼睛卻仍常感到不適，而且還會滿臉憂慮地問他：「老師說，銅煙吸多了，鼻子會有破洞。眼睛被煙碰到，會不會也有破洞？」繁富心中盡是不忍與不捨，又感到極度歉疚，只能繼續用彭大海幫孫子敷那紅腫的雙眼。

註

氰化法是把含金的礦石浸泡在氰化鈉或氰化鉀的稀釋溶液中，加入鋅粉，使含金的礦土沈澱，成為含金量甚高的「沈澱泥」，待產製出「沈澱泥」後，再從金瓜石運往日本精煉成爲純金。早期因須先將礦石分成砂礦與泥礦，再分別進行提煉，故稱之爲「砂泥別氰化法」。待日礦公司引進最新技術，便直接將礦石碎磨爲泥礦，此即「全泥式氰化法」。

廢煙道 很難想像爲了銅煙的問題，臺金公司竟大規模的鋪設廢煙道，在青山綠野間劃下這三條刀疤。



三十三、三十五億元的禮樂煉銅廠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禮樂煉銅廠在哩咾一帶破土動工，三年後興建完成，很快取代了濂洞煉銅廠的地位。在臺金公司慶祝這座耗資三十五億元的煉銅廠正式營運前，繁富卻已帶著相依為命的孫子，悄悄離開了金瓜石。

針對銅煙問題，禮樂煉銅廠採取設置硫酸槽的方式，回收銅煙並且製成硫酸，但空氣污染的問題依然嚴重。而禮樂煉銅廠運作不到三年的時間，更陸續傳出臺金公司的營運發生危機。原來當初為了興建禮樂煉銅廠，臺金公司向銀行借貸數十億元，並大舉向國外購買進口銅砂，沒想到國際銅價不斷下滑，從每公噸新臺幣十三萬元跌到六萬多元。鉅額的虧損，導致臺金公司負債累累。

儘管離開了金瓜石，繁富仍持續注意有關金瓜石的任何消息，他把跟金瓜石的每一則新聞報導都剪貼起來，按照時間先後順序排列。一頁頁翻下去：監察院針對董事長、總經理、副總經理等三人提出彈劾撤職，而臺金的員工仍逃不掉裁員的命運，一次次的裁員引起員工一次次的抗議與陳情。緊接著，臺電公司正式接管臺金，臺金在被接管不久終於結束營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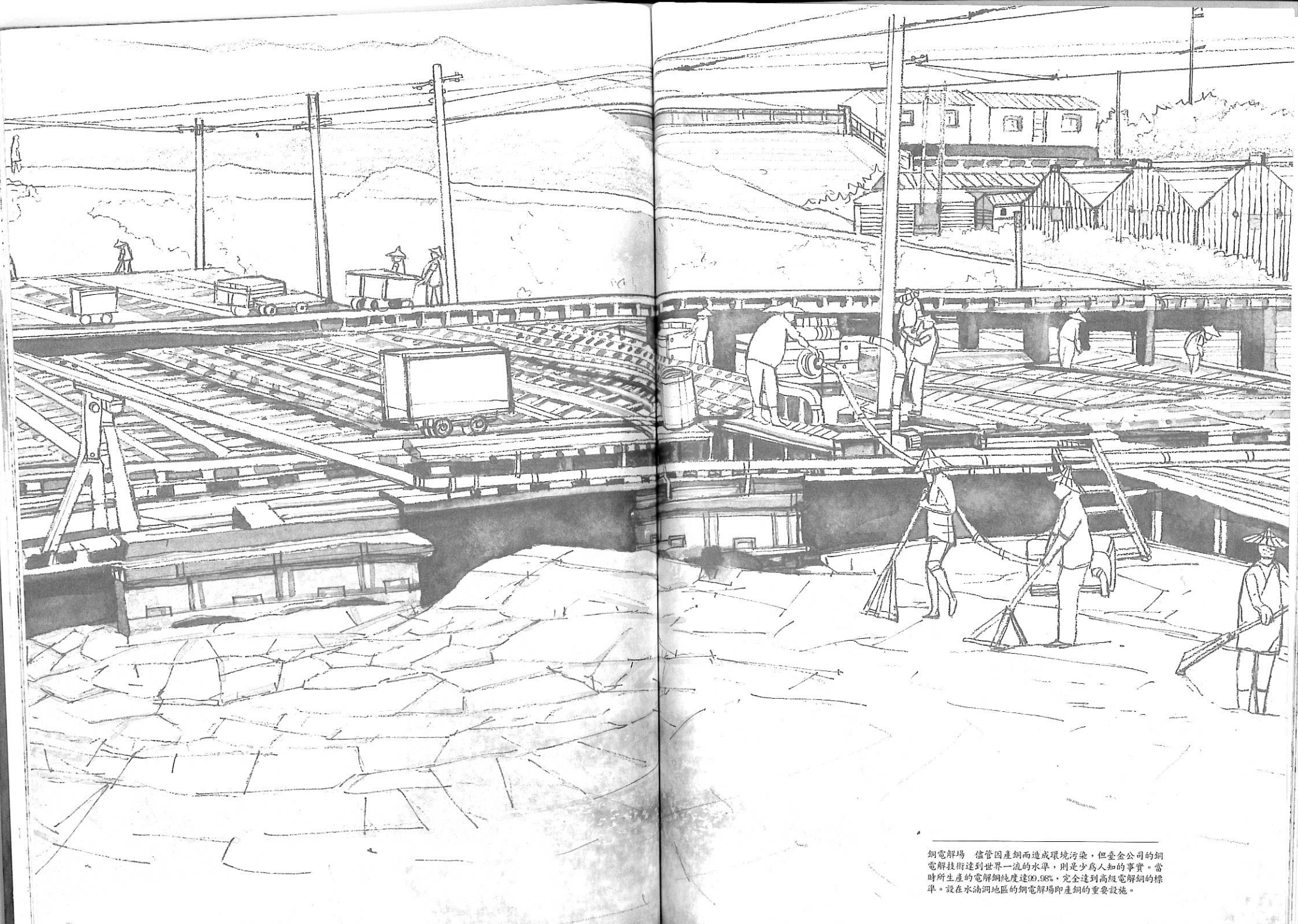
但禮樂煉銅廠仍繼續運作，成為名符其實的魔物。於是接下來還有一系列報導政府單位如何多次開罰，禮樂煉銅廠仍不斷製造銅煙。最後連煉銅所產生的硫酸，也因儲存槽管線破漏，導致五、六百噸的硫酸直接排入海中，造成附近地區酸霧瀰漫，沿海生態受到致命打擊。禮樂煉銅廠也終於在一九九〇年走上關廠的命運。

在十三層選礦廠的一側，有水浦洞宿舍區，屬於日治時期的丁目建築，一列列的長屋，中間以石階作間隔，形成一個個丁目，共有九丁目。在臺金公司時期，這裡曾作為水浦洞地區的員工宿舍，濂洞與禮樂煉銅廠的員工，不少人都居住在此，他們也是受煉銅污染最深的一群人。但大家隨污染而來，也隨污染而去，當煉銅工業成為過去，許多人便先後遷往他地，剩下為數不多的居民，以及饒富日式風味的屋舍。

「臺電把禮樂的員工安插到其他部門，慢慢地大家都搬走了。這幾年，反而來了不少外地人。」阿土說：「當年大家忍耐，只希望煉銅廠把繁榮帶回來。結果臺金煉了多少年，大家就苦了多少年。」

停頓了一陣子，又說：「以前胡笙還說，為了銅煙的事，董事長還親自下條子，說總工程師只管技術，不准管其他的事。」

繁富苦笑，沒有說話，過了很久很久，才打破沈默說：「如果不蓋禮樂，臺金大概會撐久一點。」又說：「但，誰知道是好是壞。」



銅電解場 儘管因產銅而造成環境污染，但臺金公司的銅電解技術達到世界一流的水平，則是少為人知的事實。當時所生產的電解銅純度達99.98%，完全達到高級電解銅的標準。設在水汙洞地區的銅電解場即產銅的重要設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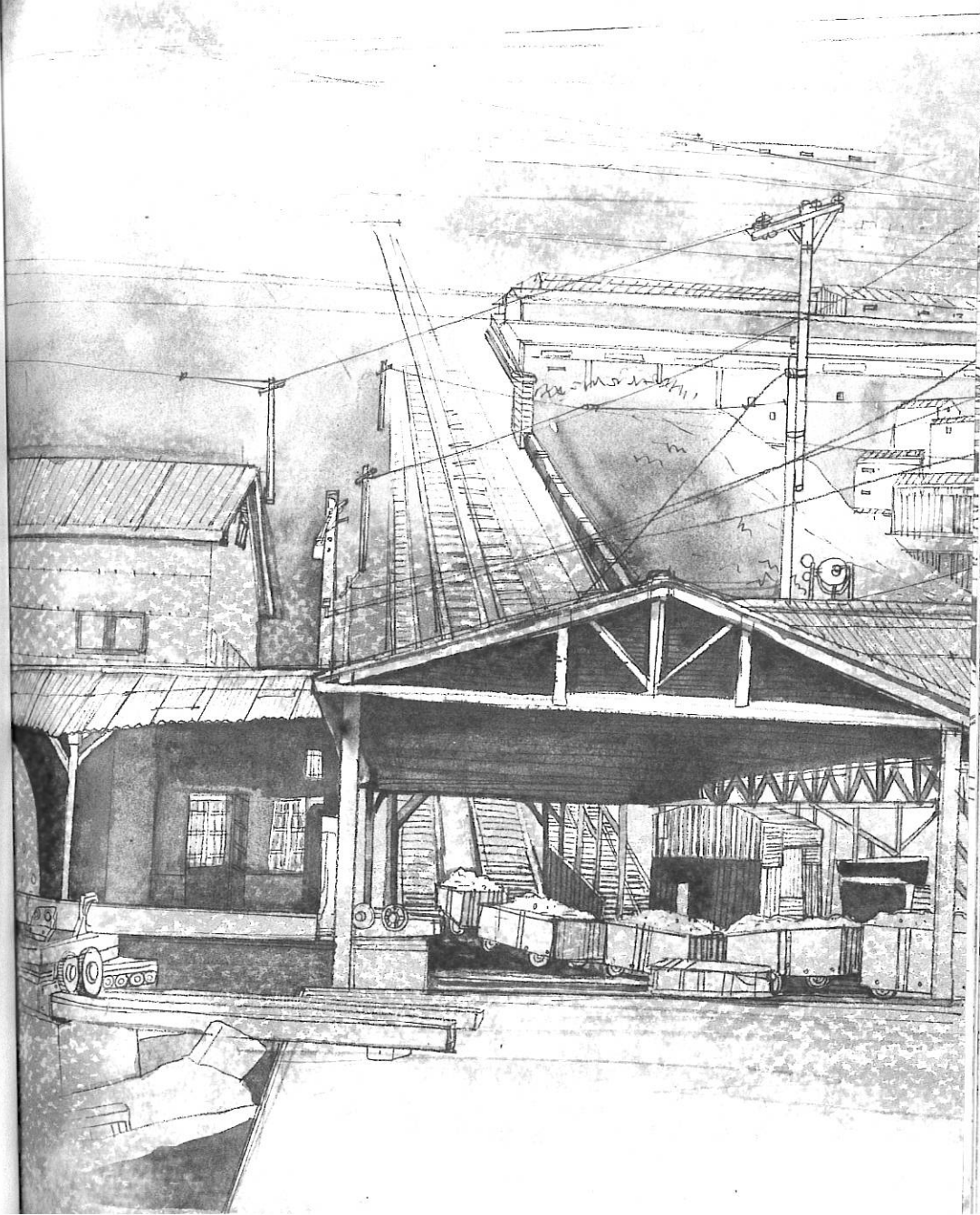
乎是寸草不生的一片荒土。
 「只是都長不高。」阿土說：「不過蕨類很多。聽人說，金瓜石的蕨類種類就占了全臺灣一半以上。」

遠處金水公路上傳來公車急促的喇叭聲與急踩油門發出的聲音，儘管公路的彎度極大，坡度也高，但公車仍以很快的速度從水滿洞往金瓜石的方向駛去，一路上左彎右拐，直到消失於視線之外。

山風吹拂而來，已沒有過去銅煙的嗆鼻味，四周是一整片如茵綠地，廢煙道宛如一隻僵死的灰龍，蜿蜒在綠意盎然的青草地中。

「才沒幾年，這一帶又長出草來。」繁富說。過去這一帶除了瓜類以外的少數植物，幾

水滿洞斜坡索道 斜坡索道主要鋪設在坡度較大的地方，因此在山城中到處可見此類索道。圖中是十三層選礦廠右側的斜坡索道，七、八、九坑的礦石從七坑運送出坑後，即利用此索道往上運往選礦廠的第十七層處。



推車的礦工 在金鋼礦採盡、煉鋼轉型受挫後，臺金的員工仍逃不掉裁員的命運，緊接著，被臺電接管的臺金公司終於正式結束營運。

三十四、火燒山與颱風的重擊

孤寂的山城

對金瓜石的居民而言，一九八七年臺金公司結束營運，是永難忘懷的一件大事。寂靜的山城充滿落寞的氣氛。也在那幾年的時間，金瓜石經歷了幾次大規模的火燒山，每次都持續延燒兩至三天，火勢大得驚人。

金瓜石山間原本有十分茂密的相思木，礦工也常就近取材，以當地的相思木作為支撐礦坑坑壁的材料，但一次次的大火，就像有意志般把不再被礦坑所需要的相思木一一焚燒，化為灰燼，包括茶壺山、半屏山、草山以及金水公路沿線山坡都燒成了一片焦土。

也在那幾年的時間，一次次颱風來襲，把許多屋頂掀翻、房舍吹倒，許多地區的地基也慢慢滑動崩坍。在臺金公



180

司結束營運的同年，琳恩颱風來襲，似乎代替上天宣布金瓜石的未來，前所未有的暴雨、狂風、土石流，持續好幾天不斷地吹打，整座山城就像一團黏土，被風雨揉捏變形，失去原來的形狀與樣貌。

颱風過後，基隆山好幾處地方紛紛崩坍，許多人都從家中走出來，站在遠處看基隆山崩坍。在金瓜石曾流行一句話：「如果欠錢，就等基隆山崩再來拿。」金瓜石人心中永遠不變的磐石，也在那一剎那粉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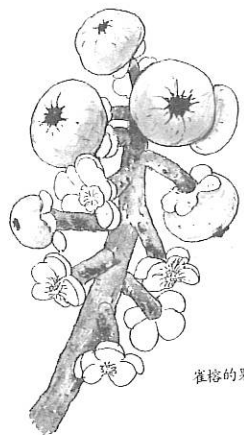
禮樂煉銅廠的廠房，在琳恩颱風的豪雨中受到後方山崩的土石所掩埋，即使經過搶修後又繼續運作，但似乎已預示這座煉銅廠的未來。已棄置不用的濂洞煉銅廠，同樣不能倖免於難，就連直徑達六十尺寬的銅沉澱池也被土石流填平。

許多地景也遭殃，太子賓館在臺金關閉前的一場大火中失去生命的活力，次年琳恩颱風繼續肆虐，賓館四周的屋舍坍塌，賓館部分庭院院落被土石掩蓋，賓館的整體空間頓時縮小不少。隨著時光流逝，太子賓館便在無人理會下靜靜地殘破，精心設計的庭院變得雜草叢生，許多貴重建材也被無名的路人甲乙丙丁拆走，剩下斷瓦殘垣。即使十多年後，太子賓館在臺電公司出資下重新修建，卻很難再回復原來的模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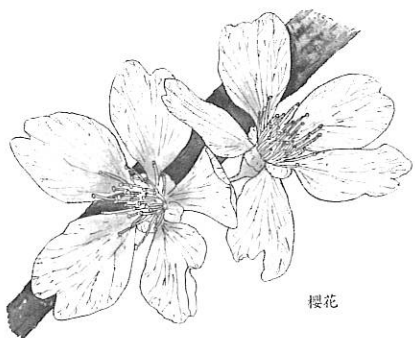
礦山醫院也不見了，空蕩蕩的一片空地，曾有許多礦工生老病死的歷史，如今都變成空白。祈堂路不復昔日風華，失去記憶中的模樣。連續幾次淹水，一些在水道附近的房子

白背芒 金瓜石的秋，是白色芒草的季節，遍地的芒花，銀白的天地。當一片土地有芒花的誕生，代表這片土地曾被火燒或開墾過，芒草的滋生，代表自然復甦的力量。

花草的見證 金瓜石在礦業鼎盛的年代，人為的開發與污染一直干擾著土地植物的生長，更造成森林的消逝。但長久的紛擾裡，金瓜石卻還留著許多種類的植物，在不同的季節開花，依然不變的生長在土地上。



雀榕的果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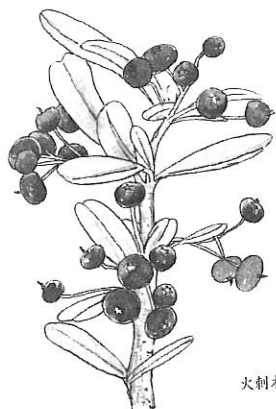
櫻花



臺灣百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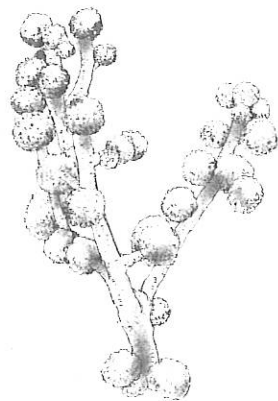
愛玉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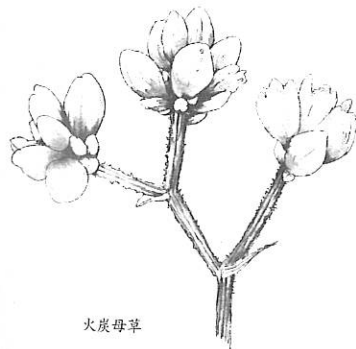
火刺木



金花石蒜



蓮草



火炭母草

鳥居是日本神社的建築之一，作為區分神域與人界的神域入口。鳥居外觀呈「卍」字形，有神明系與明神系兩大系，神明系鳥居的縱柱與橫木都是直線造型，明神系鳥居的則呈曲線彎曲。金瓜石神社在日治時期曾有過一次的遷移改建，早期的鳥居屬於明神系中山鳥居，後期的則是神明系靖國鳥居。

註

山神社則在日礦離開臺灣不久後便遭到人為破壞，石燈籠被盜竊一空，僅剩下幾個鳥居^註，幾根樑柱矗立著，水泥柱上刻的昭和年代早已磨損，失去當年的光輝與魔力。山神社的石階道兩旁，原本盛開的山櫻花，也在一次火燒山中焚燒殆盡。

都倒塌或毀壞，於是，一些住戶選擇遷離，漸漸地，這些荒涼、廢棄不用的房舍，屋頂垮了，門戶倒了。人老人死人去樓空，只留下當地風土建材的黑毛氈屋簷，依舊在陽光下閃閃發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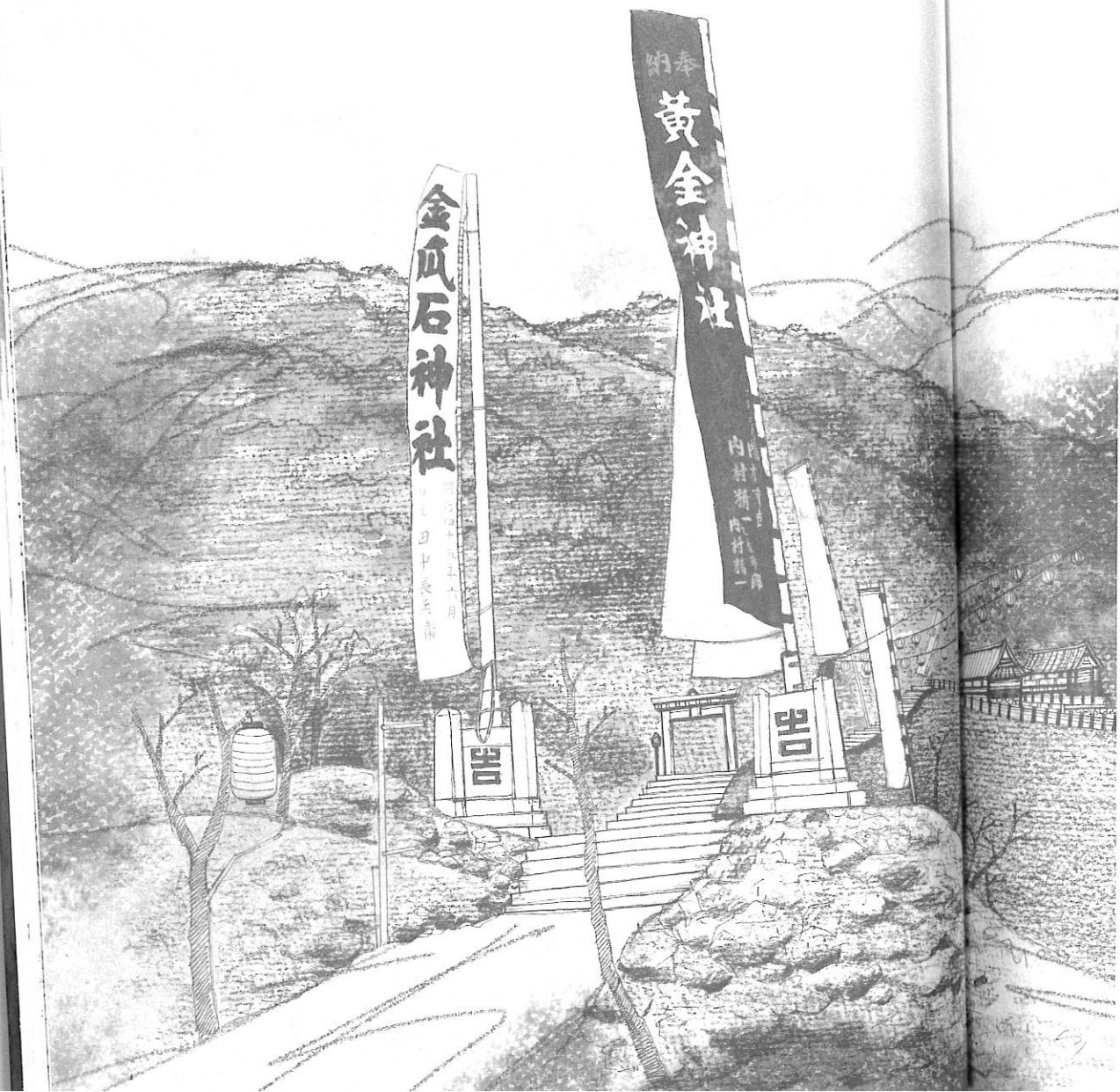
三十五、混合的宗教信仰

金瓜石唯一的一間山神社是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田中株式會社所建的，位於本山大金瓜石岩嶂東側平地，就是今日地質公園的所在處。昭和八年（一九三三）礦權移轉為臺灣礦業株式會社所有後，另在本山五坑上方的山腰上重建神社，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落成，並舉行十分盛大的典禮。

山神社主祠「大國主命」、「金山彥命」與「猿田彥命」三位神祇，許多人所熟悉的天照大神，在山神社中反而不見蹤影。大國主命是日本出雲系神話中最重要的主神，他的重要性跟天照大神相當，金山彥命則是礦業之神與金屬加工業的守護神。猿田彥命的外形極類似天狗，跟銅礦有關，金瓜石產銅，也許是基於這個理由而祭祀這位日本的天狗吧！

山神社是當地日本人的信仰中心，基本上以日本人前往祭拜為多，學校老師也常帶領學生前往參加神社祭典。祭拜的物品慣例放在太子賓館外左側的小倉庫中，每次祭祀前後都會看到許多人從倉庫中進出。

金瓜石神社 日治時期的金瓜石神社在祭典前後，總會插滿旗幟，掛滿燈籠，並分送麻糬給前來祭拜的人。



盛大的盂蘭盆會祭典

山神社的祭典中^註，最讓繁富印象深刻的是國曆七月十五日的盂蘭盆會，也就是俗稱的中元節。日本本土在創造神社傳統的過程中，曾以「神佛分離」的方式，區別神道跟佛教信仰，但盂蘭盆會這個屬於佛教的節日卻留存下來，並且在山神祭當天舉行。在臺灣民間，盂蘭盆會是為普渡孤魂野神，但在日本，卻是為送迎祖先的靈魂而舉行。盂蘭盆會的佛教色彩，吸引了不少本地人主動或被動參與。

盂蘭盆會中有擡神轎迎神的儀式，為了讓更多山城居民參與，以及增加熱鬧氣氛，所以日礦公司將擡神轎者分作學生、青年、社會三組，彼此競爭。學生組的成員多從公學校學生中挑選，青年組由當地日本青年組成，社會組則由日礦員工組成。繁富與阿土讀公學校六年級時，也曾被叫去擡神轎。時至今日，繁富只記得擡神轎前有固定的儀式規矩，必須先吟詩，才能把神轎擡起。除此以外，已沒有太多記憶。

山神社入口有人負責發放日式麻糬，上山神社祭拜的人都可免費拿取，繁富與阿土也曾拿過幾個，麻糬小小顆的，有紅的也有白的，兩者滋味沒什麼差別。麻糬的內餡並不多，甜甜的不太黏牙，常常幾口就吃完了。

遠遠看去，位在半山處的神社彷彿天空之城，以純淨的灰白色彩伴隨日升月落，前中後三進的鳥居則以醒目的姿態宣示這座城堡的入口處，鳥居之內，象徵神的領域，鳥居之

外，則是緩緩上升的坡道與石階，以及兩旁滿滿盛開的山櫻花。繁富總是好奇，在神域內，他應懷著何等虔敬的心情祝禱？

媽祖遶境，永保平安

金瓜石的七月是祭典的月分，除了山神社祭，還有本地的迎媽祖傳統。媽祖遶境是臺灣民間的重大節慶，一般會在農曆三月二十三日媽祖生日前後舉辦，但日礦公司為避免假日過多，影響生產進度，所以常會要求迎媽祖配合山神祭的日期，讓兩者能在同日或前後幾日舉行。所以當繁富在神社擡神轎時，往下俯瞰，也可看到以勸濟堂為中心的迎媽祖活動。

媽祖遶境前，相關人員必須先往其他地區奉迎其他的媽祖神尊，金瓜石除了奉迎北港媽祖外，也包括關渡大媽、基隆、焿寮等地的媽祖。由於往來北港的路途較遠，因此大戰期間便改以包香火的方式，從北港迎來一尊媽祖長駐在金瓜石接受供奉，待年初再送這尊媽祖回北港作客。供奉媽祖的勸濟堂順勢成為媽祖遶境的中心所在。

遶境前慣例須收丁口錢，陣頭的表演費用則由去年筊杯選出的幾位頭家共同支付。陣頭多寡決定當次活動的熱鬧與否。金瓜石當地曾有一些歌仔戲的表演團體，加上其他如北管等民俗藝陣，往往會有十幾個陣頭同時演出，鑼鼓喧天的節慶氣氛，感染每個人的心情。

迎媽祖 每年的迎媽祖，對金瓜石人不僅是一件大事，也是獨具特色的活動。尤其行經祈堂路時，既有許多石階，行進空間又狹小，於是搬媽的人必須不斷保持神像的平穩，其他人則直接把神偶裝負在肩背上扛著，儘管看來有點狼狽，但行進時的氣氛卻十分的肅穆。



媽祖遶境時，由於各地媽祖各據一座神轎，所以會有五、六頂以上的神轎，每座神轎至少有一兩百斤重，必須由許多人合力才能扛得起神轎。整個遶境路線是從勸濟堂沿著狹窄的石階而下，穿過祈堂路上的商店街，經過礦山醫院，再沿石階上到日式宿舍區。

繁富沉醉在很久很久以前一個過往的迎媽祖記憶中。主事的是黃仁祥、簡深淵這兩位地方頭人，事務所所長三毛菊次郎也有贊助。他與阿土帶頭扛著安置土地公的那頂神轎，引領整個隊伍行進，許多朋友、工作上的夥伴，也共同扛著其他神轎或簇擁著陣仗，一些日礦員工也走在隊伍的行列中。

沿路上，居民打開門拈香拜拜，同時在門口準備飲料給過往的行人取用，到處都聽得到鑼鼓與鞭炮的聲音。整個隊伍繞行了金瓜石一圈，最後回到起點，群集在勸濟堂前看一場又一場的陣頭表演。表演結束後，頭家的家人把每一樣自行準備好的菜餚、小吃與點心端出來，像攤位一般擺在桌上，當作大家的午餐。

當時的他們並不曉得，不久後紀元將從昭和改為民國，礦場將關閉，金瓜石的居民也將漸漸遷離，留下少數礦工守護這裡的歲月。

炮竹震天價響，沒有人回想過去，也沒有人遙想未來，在這一剎，大家聚在一起，吃著

豐盛的午宴，享受這一刻的安樂與繁華。

註

對許多人而言，神社傳統是日本文化的精華所在，但其實這個傳統的形成是晚近十九世紀明治維新以後的事，在國家權力的

干涉與操縱下，徹底變更了神社傳統原有的面目。許多地方性的神祇都被收編到一個更一致而更少分歧的信仰系統中。

日本內地很早便推行「一村一社」的運動，把神社的教區與政府的行政區域合而為一，於是政府可以更容易也更有效干涉神社的事務。在這個基礎上，政府也開始改造神社的祭典，把過去各地方神社各行其是的各種祭典予以統一或革除，並制定通行全國的祭祀曆，於是整個儀式生活發生戲劇化的轉變。

臺灣總督府在臺灣同樣推行「一街庄一神社」運動，所以在臺灣留下許多大大小小的神社，同時更進一步讓神社的祭典儀式廣泛的滲透到小、公學校的教育中。當時每間學校都有祭祀天皇肖像的儀式，肖像的存在，使得天皇不是遙不可及的，而可跟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發生聯繫。

金瓜石神社屬於無格神社，相關的文獻資料付諸闕如，即使《基隆郡誌》也只記載了基隆神社這些比較大一點神社。儘管放在全臺灣神社的脈絡中，山神社也許不甚重要，但對金瓜石而言，卻有它特殊的意義。

金瓜石神社的原始建築包括神苑（院落）、本殿、拜殿、洗手（洗手處）、石燈，以及順階梯而上的參道，參道沿途築有鳥居、旗幟臺和一座入苑銅牛，神社的殿很有特色，殿前屋頂向前延伸，從屋脊到屋檐，構成優美的曲線，側觀山牆呈現左右不對稱的形式。神社的柱子採預鑄鋼筋混凝土，在工廠製造完成後，再運至現場組裝，異於臺灣其他神社的木架結構，這是臺灣的神社建築中少有的案例。本來以預鑄鋼筋混凝土的方式建造，是具有實驗性的一種方式，倘若效果良好，便可推廣到其他神社，但因戰爭吃緊，便對重要物像鋼筋建材類進行管制。

三十六、改天，帶你去美麗的金瓜石

繁富帶著相機，對著金瓜石的一景一物取景拍照，用掉一捲又一捲底片，也沖洗出一疊又一疊的照片。對著成堆的照片，繁富一張張翻看，在一張張照片旁寫下說明文字。如園區入口的停車場曾是公學校舊址，五號路旁的空地過去是礦山醫院，溫州寮所在的戰俘營舊址，供應社、八角亭、三毛宅、黃仁祥舊宅、山神社等等。

孫子則在旁把照片編號，放入相簿中。熟悉電腦操作的孫子，更把繁富從過去到現在所拍攝的每張金瓜石照片一一掃瞄，存成圖檔，分門別類存到不同的資料夾中。

「這是阿土叔公，前兩年來臺北看過你。」繁富指著自己跟阿土的合照，向孫子說：「他對電機最在行，什麼電車都開過。」

指著另一張老照片說：「這是日本時代的公學校，後來才變成你讀書的瓜山國小。」又說：「以前的聯合運動會，就在學校旁的大操場舉行。」

「金瓜石好漂亮，」孫子邊整理繁富新拍的照片，邊說：「原來以前我們住在這麼漂亮的地方。」繁富笑了笑，把整理好的照片收到孫子幫他買的防潮櫃中，說：「改天你放假，我們一起回去吧。」

附錄 老金瓜石人的回憶地圖

曾繁富的金瓜石之旅

這不是旅遊地圖，這是本書主人翁曾繁富曾經的生活足跡。雖然日式宿舍、煉金樓等已經劃入黃金博物館園區，太子賓館不復昔日繁華，礦山醫院已遭拆除，絕大多數礦坑皆已崩塌，但百年間本地的繁華與衰頹，仍透過人們口語的、文字的、圖片的記錄傳遞至今，成為一個個的故事、一幅幅的圖畫流傳後世。

這是曾繁富的故事，也是金瓜石的故事。期待你以閱讀小說的心情，與我們一同遊歷這裡百年間的記憶……





祈堂路的店家



黃金瀑布的水主要是廢棄坑道內流出來的礦水



四連棟前的清水磚道
以前又叫紅馬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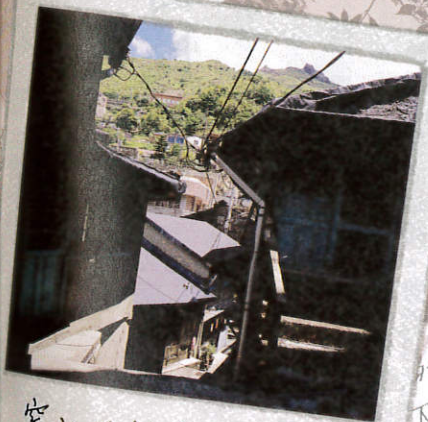
原本是公車站，改建為
遊客服務中心



人字砌駁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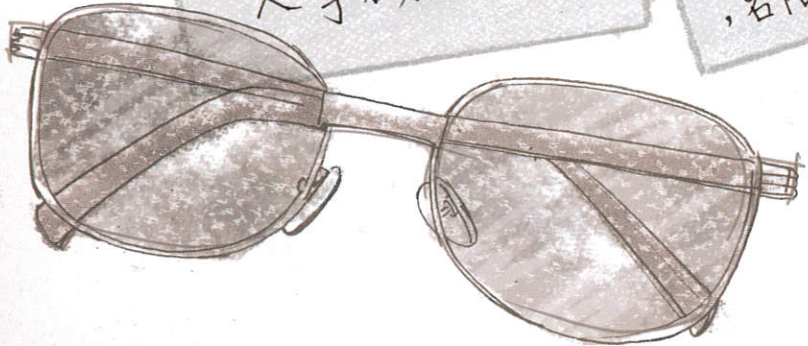
以前礦山醫院旁的石階，
石階既寬又低



窄小的祈堂路，當年
熱鬧得很



日式宿舍內部，復原成
日本時代的擺設模樣



展示的金礦擴張

祈堂路這一路
全以石砌為祖法



新堂路上的柑仔店，
剩下最後的一家了



日式宿舍內日式餐具
的擺設



金德發雜貨舖，在新
堂路的入口處，以前常來
買東西



颱風過後的八角亭，
只剩下八角的地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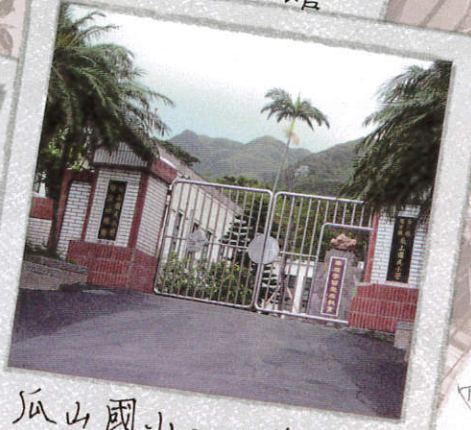
最初的公學校所在，現在
變成停車場，照片中是
「金瓜石教育發源碑」



銅加工廠，台金後期改
為各類銅板的加工廠
現在是中學的體育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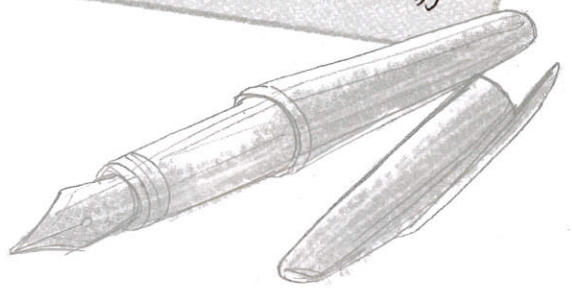


三毛所長的宅邸，以
前視野很好



瓜山國小，以前的公校
校門的正對面就是大操場

館展示的金礦礦脈



金瓜石迎風
新堂路



黃金博物館內的坑道模型



纜車間遺址，原本用來停靠通往六坑的索道



已經半淹在水面下的七坑坑口



灌力濟堂頂的關公像，是後來才蓋的



金泉寺前的石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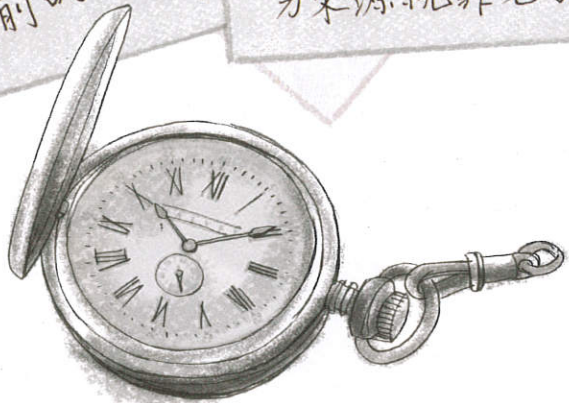
壓風機，坑道內的動力來源就靠它了



本山四坑旁的纜車間，四坑坑口因雜草叢生已經無法靠近



以前的本山露頭所在地，現在改為地質公園



博物館展示的金礦礦脈



煉金樓，光復後，曾
幾年，在裏面煉金



戰俘營紀念碑

戰俘營入口
北門柱前牆壁是台灣第一戰俘
營的遺跡保存的遺址。戰俘營
於1942年11月至1945年5月設
於此。
P.O.W. CAMP
ENTRANCE
THIS GATE POST AND WALL ARE
ALL THAT REMAIN OF THE
FORTIFICATION OF TAIWAN
PRISONER OF WAR CAMP NO.1.
LOCATED ON THIS SITE FROM
NOVEMBER 1942-MAY 1945



風鑽機留下的孔洞



金泉寺，目前還有一些
溫州人的骨灰壇在寺內
，以前連日本人的也有



太子賓館整修後的模
樣，以前旁邊還有總辦公
室



三宅所長蓋的選礦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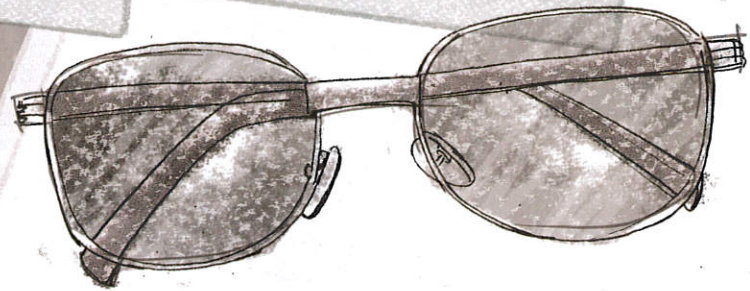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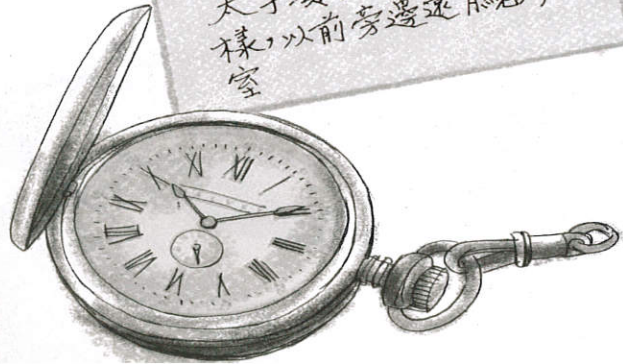


青草祭採製青草丸的過程，一般都給女性負責



青草祭採草藥的過程

金瓜石迎女媽祖
祈堂殿



館展示的金礦礦脈



博物館入口的警衛室



金瓜石神社的本殿與拜殿
都只剩下地基，地基上放
了一塊「奉納」的石碑



黃金博物館內的金泊牆面



金瓜石迎媽祖活動，走
祈堂路這一段是最辛苦的



廢煙道，當時主要用
來排放銅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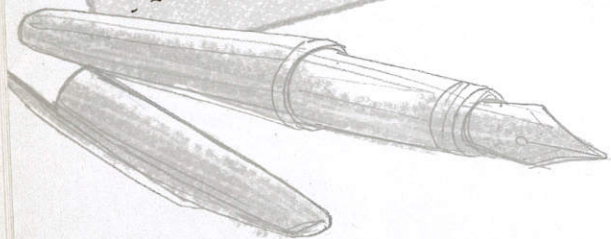
博物館的環境館，二
樓原本為台金公司企劃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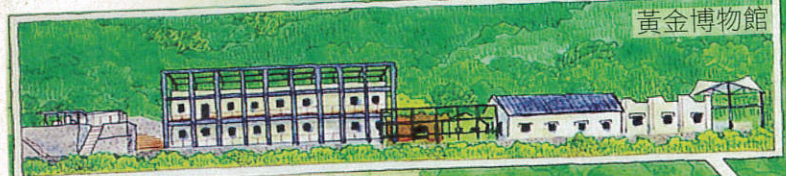
金瓜石神社的本殿與
拜殿，都只剩下地基



博物館展示的金礦礦脈



古 VS. 今
金瓜石景點地圖



黃金博物館



黃金神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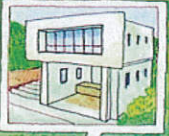
戶外壓風機展示區



輕便車道



遊客服務中心



瑞金公路



環境館

太子賓館

日式宿舍區

煉金樓

四連棟

金瓜石車站

三毛菊次郎宅

醫院舊址

祁堂老街

勸濟堂

瓜山國小

戰俘營(温州)

勸濟堂牌樓

纜車間遺址



後記

在一九七〇、八〇年代，電視上常報導不少關於礦坑礦災的新聞，透過畫面，看到礦災造成的家庭悲劇、死難者家屬哭泣哀傷的神情，儘管當時自己年紀尚小，也不免跟著難過起來。當時曾不懂事的問外公：既然危險，為什麼他們還進礦坑去？外公沒有多作解釋，僅簡單告訴我：他們為了生活，必須賺錢養家。

長大後讀史，才了解臺灣在日本統治期間曾有過一段「礦業臺灣」的風光歲月，煤礦與金銅礦業的規模都是在這段時期奠下的基礎，同時有不少人投入這些礦業活動，並以此為生。國民政府來臺以後，許多礦坑仍繼續運作，礦災的新聞亦時有所聞，直到最後一座礦坑關閉為止。

礦業臺灣的過去，慢慢的沈澱成為歷史，但卻未被遺忘。往往與人閒聊時，偶而就會有人談及，他的祖父或外祖父曾是礦工，或曾從事跟礦業有關的工作，以及他小時候幫忙推礦車的往事。原來這一段少再被提起的歷史，卻可能已成為許多人集體記憶中的一個部份。

但我們對跟礦業有關的那些人的生活了解多少？除了採礦以外，礦區居民過著怎樣的生活？對於礦業，我們或許尚可侃侃而談，但對於礦區人們的生活，卻可能所知不多了。

二〇〇六年間我曾在金瓜石這座山城生活了約一年的時間，這座群山環抱的山城，彷彿獨立世外的小鎮，讓人很難想像在此曾有過大規模的礦業活動，也很難想像過去這裏曾是東亞第一金都。

由於在當地博物館服務的緣故，有機會接觸到不少尚未對外公開的口述歷史資料，以及許多的老照片。口述歷史資料是館方一年年累積下來對金瓜石居民的訪問記錄，而老照片則是許多耆老所熱心提供的。把這些口述歷史資料細細讀過，把一張張的老照片與當地地景一次次的比對過後，才使我對

金瓜石居民的生活史有一些片片斷斷的印象，也才能慢慢組織出一些比較具體的圖像。

此外也曾親身訪問過一些當地的耆老，他們有的是礦工，有的是職員，有的是醫院的護士，無論是生於此，或從他處遷來，他們都從此定著下來，守著一份工作，一做就是三、四十年的時間。在歷史上，三、四十年也許只是很短的剎那，但卻已是一個人的大半生，而在訪談中濃縮成為幾段深刻的記憶與故事。

一位阿媽談到，她在當地的供應社關閉後，就不曾再回去過那個地方。即便後來供應社在幾次颱風來襲時倒塌，她都只是從朋友口中耳聞，而不會去印證這個消息。當時聽後只感到十分的驚訝，因為她所住的地方跟供應社之間只有一小段路的距離而已。

在一次參與當地的迎媽祖活動中認識了一位阿伯，他當了大半生的礦工，如今已搬往外地與兒子同住，但每逢週末他總會回金瓜石，一個人到處走走停停。站在勸濟堂的廟埕上，他一再的指給我，山谷祈堂路上的某間房子，是他住的地方，是他的家。

也有一位耆老，總會三不五時便來博物館一趟，帶著他所整理的許多資料與老照片。每一頁，滿滿的，密密麻麻的都是他親手寫的文字，一張張的紙，累積成厚厚的一疊，他把記憶都投注到這些資料與照片上。

當耆老談到過去時，即使是講再沈重的事，神情都總是淡淡的。已習慣都會生活步調的我，對這些生活在山城數十年的耆老的心情，只能慢慢體會，但在這段過程中，仍常會浮現感動的心情。

儘管金瓜石的礦業已成明日黃花，山城的人口也隨著礦業的衰落而慢慢減少，但這些過往的歷史，生活在其中的人，他們的情感與生活卻真實的發生與存在過。也是這個緣故，讓我想把這些記憶寫下來，同時也希望讓更多人能夠認識金瓜石的歷史、地景，以及感受當地居民的生活記憶。

史家的責任就是說故事。接受了多年的史學訓練後，我當然不能忘記這個責任。所以也希望以一種說故事的方式，讓有意了解金瓜石的人，不只是得到一些零碎的資訊或資料，而能夠透過更容易的

方式了解金瓜石的過去。這應該是一件有意義的事吧！

在此有一點想補充。在過去的一百年間，金瓜石經歷了不同政權的統治，日本人把金瓜石從一無所有，慢慢建設成一座繁榮的山城，而在政權交替後，國民政府所扶植的臺金公司，卻在一些事上讓山城居民產生矛盾的心情，可能是這個緣故，所以不少耆老對日本的統治都存在著好感與懷念。如實呈現當時人的感想與心情既是這本書寫作的初衷，所以我對此都未作改動。但其實不論日本統治的功與過，侵略或殖民仍是不應該的事。

最後十分感謝黃金博物館對本書的支持，駱淑蓉小姐與編輯王志光先生的大力幫忙，以及士華為本書所下的副標題。尤其在本書付梓前夕，大家仍不惜犧牲週末假日，聚在一起討論到深夜，才各自帶著疲累離開。都是難忘的回憶。

孤寂的山城——悠悠百年金瓜石

作者／張藝曦

繪圖／滿腦袋

策劃／黃金博物園區

編輯／王志光

美術編輯／張正燁

封面設計／吳聲玟

總經理／陳慧慧

發行人／涂玉雲

出版／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

電話：(886) 2-2356-0933 傳真：(886) 2-2351-6320、2-2351-9179

發行／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104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2樓

客服服務專線：(886)2-2500-7718；2500-7719

24小時傳真專線：(886)2-2500-1990；2500-1991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9:00~12:00；下午13:00~17:00

劃撥帳號：19863813；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readingclub.com.tw

網站／城邦讀書花園

網址／<http://www.cite.com.tw>

麥田部落格／http://blog.yam.com/rve_field

香港發行所／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35號3樓

電話：(852)2508-6231 傳真：(852)-2578-9337

E-mail：hkcite@biznetvigator.com

馬新發行所／城邦（馬新）出版集團【Cite (M) Sdn. Bhd. (458372U)】

11, Jalan 30D / 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6-3833 傳真：(60)3-9056-2833

印刷／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2007年10月1日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978-986-173-302-9

售價：NT\$240

Printed in Taiwan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照片提供：黃金博物園區口述歷史報告書1、11期所有

耆老、鄭春山先生、陳盛豐先生、高城初子女士、莊

天一先生、王騰崇先生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孤寂的山城／張藝曦著，滿腦袋繪 -- 初版。
-- 臺北市：麥田，城邦文化出版：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民96.10
面；公分

ISBN 978-986-173-302-9(平裝)

1.

857.7

96017802